



安全理事会

第七十二年

临时逐字记录

第七九三八次会议

2017年5月12日星期五上午10时30分举行

纽约

| | | |
|-----|--------------------------|-------------|
| 主席: | 坎塞拉先生/罗塞利先生/贝穆德斯先生 | (乌拉圭) |
| 成员: | 玻利维亚多民族国 | 略伦蒂·索利斯先生 |
| | 中国 | 吴海涛先生 |
| | 埃及 | 阿布拉塔先生 |
| | 埃塞俄比亚 | 阿莱穆先生 |
| | 法国 | 德拉特先生 |
| | 意大利 | 卡尔迪先生 |
| | 日本 | 南博先生 |
| | 哈萨克斯坦 | 萨迪科夫先生 |
| | 俄罗斯联邦 | 扎加伊诺夫先生 |
| | 塞内加尔 | 巴罗先生 |
| | 瑞典 | Hultqvist先生 |
| | 乌克兰 | 维特恩科先生 |
| |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 里克罗夫特先生 |
| | 美利坚合众国 | 西松女士 |

议程项目

妇女与和平与安全

冲突中的性暴力

2017年5月5日乌拉圭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给秘书长的信
(S/2017/402)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文本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更正应只对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送交逐字记录处处长(U-0506) (verbatimrecords@un.org)。更正后的记录将以电子文本方式在联合国正式文件系统(<http://documents.un.org>)上重发。

17-13476 (C)



无障碍文件

请回收



上午10时40分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妇女与和平与安全

冲突中的性暴力

2017年5月5日乌拉圭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给秘书长的信（S/2017/402）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7条，我邀请阿尔巴尼亚、阿根廷、孟加拉国、比利时、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博茨瓦纳、巴西、柬埔寨、加拿大、智利、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科特迪瓦、克罗地亚、捷克共和国、刚果民主共和国、爱沙尼亚、德国、加纳、危地马拉、匈牙利、印度、印度尼西亚、爱尔兰、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以色列、列支敦士登、立陶宛、马来西亚、马尔代夫、摩洛哥、墨西哥、荷兰、尼日利亚、挪威、巴基斯坦、巴拿马、秘鲁、菲律宾、波兰、葡萄牙、大韩民国、卢旺达、南非、西班牙、苏丹、瑞士、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突尼斯和土耳其等国代表参加本次会议。

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我邀请下列通报人士参加本次会议：副秘书长/秘书长关于冲突中性暴力问题代理特别代表/秘书长防止灭绝种族罪行问题特别代表阿达马·迪昂先生和妇女难民路线组织创始人兼执行主任米娜·贾夫女士。

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我还邀请下列通报人士参加本次会议：欧洲联盟欧洲对外行动署性别平等问题和执行安全理事会关于妇女与和平与安全的第1325（2000）号决议首席顾问Mara Marinaki女士和非洲联盟常驻联合国观察员泰特·安东尼奥先生。

我提议安理会根据暂行议事规则和这方面的先前做法，邀请观察员国罗马教廷常驻联合国观察员参加本次会议。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其议程上的项目。

我谨提请安理会成员注意文件S/2017/402，其中载有2017年5月5日乌拉圭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给秘书长的信，转递一份关于所审议项目的概念说明。

我谨热烈欢迎副秘书长阿米娜·穆罕默德女士阁下，我现在请她发言。

穆罕默德女士（以英语发言）：请允许我首先赞扬乌拉圭，特别是赞扬副外长主持本次重要的活动。我还赞扬安全理事会努力打击冲突中性暴力，包括最近通过第2331（2006）号决议，其中强调了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武装冲突中贩运行为与暴力和极端主义之间的联系。还请允许我感谢并欢迎伊拉克的米娜·贾夫女士。今天，她将在安理厅代表作为我们在联合国工作的重要伙伴和指针的民间社会发声。

今天的辩论会是在一个紧要关头举行的。一方面，一直掩盖性暴力罪行的沉默终于被打破：现在有了更高的可见度、更多的政治意愿和更强的势头。全球对这一祸患的了解正在加深。冲突中性暴力已不再只是被视为一个妇女的问题或是将侵犯人权虚假地分为等级行为中较轻邪恶的罪行。相反，它被正确地视为对安全和持久和平的真正威胁，除了确保为此类罪行幸存者提供多层面服务外，还需要在行动、安全和司法等方面予以应对。

安东尼奥·古特雷斯秘书长将预防列为优先事项。通过历任特别代表的战略领导、会员国的参与和联合国大家庭与民间社会之间的合作打击冲突中性暴力的任务授权，证明及时和可靠的信息和分析有助于预防。

现在有一个强有力的立法框架，包括一系列有针对性的安全理事会决议，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推动变革和进步的新工具。我们开始在国际和国家层面看到某种程度的问责制。在冲突中强奸妇女、儿

童或男子却不必付出代价的情况正在逐渐向任何实施、下令实施或宽恕此类罪行者都将面临后果的局面转变。我们看到更大的国家自主性、领导力和责任心。更多政府正式承诺采取行动。区域组织正在与联合国协调一致，以便对这一努力形成补充。这一切都是急需的好消息。

但是，实际上，我们必须解决造成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的深层次原因，其根源是严重的不平等和各种背景下对妇女的歧视。太多妇女在日常生活及其家庭和家族中与暴力的幽灵相伴。武装冲突只会加剧这些普遍状况。这种状况为世界各地冲突局势发生广泛和有系统的性暴力创造了有利环境，其中包括南苏丹，性暴力在那里是一种可选用的武器以及用来恐吓和迫害民众的战争手段。

正如秘书长的报告（S/2017/249）所明确指出的那样，我们也面临着新挑战。性暴力越来越多地被用作恐怖主义的策略，被伊拉克、也门、叙利亚、索马里、尼日利亚和马里等国的极端主义团体所利用，以推动其军事、经济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目的。从被达伊沙所俘虏的雅兹迪人，到从博科哈拉姆组织手中逃走的尼日利亚女孩们；从在青年党手中被解放的索马里妇女的故事，到马里北部妇女在极端主义团体安萨尔埃丁统治下的生活描述——一连串的恐怖如出一辙。这些团体正在使用性暴力达到战略目的。他们通过承诺配以妻子和性奴隶，下流地激励招募年轻人。他们公然推动通过销售、交易和贩卖妇女和女孩获利。因此，在反恐怖主义和反对暴力极端主义的框架内，考虑保护妇女和女童并赋予其权能至关重要。

我们未来面临一些重大的挑战。其中之一是强制非国家武装行为者遵守国际法。秘书长在其关于性暴力和武装冲突中的儿童问题的报告中，特别注意加强推进获得每年列在报告中的各方具体的保护承诺。当然，我们面临前所未有的政治和行动上的挑战，需要会员国和整个联合国系统的协同努力和支持。

世界各地长期冲突造成大规模移徙危机和人口大量流离失所，加剧了性暴力的风险。我们看到难民和境内流离失所者不仅在难民营或定居点内，而且在流离失所的每一个阶段都具有严重的脆弱性，并且性暴力可能是驱使弱势群体离开家庭和社区的重要因素。

让我们也承认，联合国的应对行动受到有关维和人员从事性虐待和性剥削的不可接受的指控和事件的破坏。正如最近关于防止性剥削和性虐待特别措施的报告（A/71/818）所反映的那样，秘书长和我们所有人都决心迎头应对这一挑战，该报告概述了使零容忍成为现实的战略。

性暴力是一个独特的令人痛心的罪行，因为往往是受害者而不是肇事者承受污名。那些犯下这些可恶罪行的人往往逃脱法律制裁。与此同时，其受害者往往被迫蒙受遭到强奸的耻辱，受到家庭和社区的拒绝。最糟糕的是，因强奸而出生的许多儿童终生受到歧视、排斥和羞辱。诸如抑郁症、痛苦回忆、重建亲情的困难以及恐惧等心理健康问题，都是这种犯罪的长期心理后果。怀孕和性传播疾病，包括艾滋病毒/艾滋病和其他健康挑战是常见的，幸存者经常发现自己是双重受害者。

上个星期，我与尼日利亚和世界各地的人民一起欢庆有关82名女孩在被博科哈拉姆组织扣留三年之后获释的消息。这些女孩是2014年4月在奇博克被绑架的270名女学生中的一部分。然而，世界各地还有数以千计人失踪，我们必须继续坚持不懈地要求让他们返回家园。把我们的女孩接回来还不够。我们必须在一个充满支持、平等和机会的环境中给予她们尊严和尊重，并确保为她们提供社会心理咨询、紧急生殖保健及其他重要援助，帮助她们重返家园和社会。

冲突中的性暴力的受害者也有权获得全面赔偿。这是为幸存者伸张正义的关键因素，也是恢复的重要途径。重新融入社会和经济是必不可少的，这必须成为我们重建工作、过渡期司法和冲突后发

展框架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也是我们在可持续发展目标中提出的核心承诺之一，以便加强妇女和女童的权能并消除对她们的一切形式的暴力。

安理会发挥了关键作用，使我们走上问责制和预防性暴力的道路，但如果我们要一劳永逸地消除这一罪行，就需要作出更大努力。秘书长在其报告中提出了全面的建议，包括在安理会支持下与各冲突方接触以获得其具体的保护承诺，加快部署妇女保护顾问等专业人员，从而推动在实地，即最重要的地方，执行该议程。

我们有责任把几百年来的有罪不罚文化转化为问责制和威慑文化。我们不能自满或失去焦点。我们必须面对眼前的这些新挑战，我们必须把国际关注的焦点放在这种罪行之上，这种罪行在历史上一直不见阳光。如果违法行为在实践中不受惩罚，如果我们不履行关爱幸存者的神圣职责，那么我们的所有言论、法律和决议都是绝对毫无意义的。

让我们在言行上保证声援幸存者和脆弱社区，用希望代替恐怖。这是考验我们关于保护最脆弱人口免遭最恶劣的侵犯人权行为的承诺和责任的试金石。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感谢常务副秘书长的通报。

我现在请迪昂先生发言。

迪昂先生（以英语发言）：我们今天在会议厅里不仅仅是为了谴责一个问题，而是要想办法改变它。本着这种精神，我谨真诚感谢乌拉圭召开这个重要辩论会，并感谢常务副秘书长阿米娜·穆罕默德、妇女难民路线执行主任米娜·贾夫女士，以及所有今天将为寻找解决办法发表意见的人。

我们为把这一罪行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和纳入和平与安全政策的核心所作的努力，已经产生了强大的规范性和业务性影响。但只有当安全理事会、各国政府、民间社会和联合国系统采取一致行动并抱着共同目的，才有可能产生这种影响。

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秘书长的年度报告（S/2017/249）令人痛心描述了性暴力如何被当作战争和恐怖主义的手段、非人化和耻辱的工具，以及惩罚和迫害的武器。该报告揭示了这一祸害的新层面，其中包括将遭受性奴役的妇女和女童作为自杀式炸弹和人盾，或作为一种货币来补偿战斗人员和维持军事行动，好像妇女是恐怖主义机器中的消耗性资源。

在报告中提出的每一个数字背后都有一个故事、一张脸和一个名字。例如，纳西马是一名伊拉克女孩，她在被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伊黎伊斯兰国）囚禁之后非常害怕被自己的亲属杀害，以致她试图吃老鼠药自杀。萨迪娅被博科哈拉姆组织绑架，因强奸而怀孕。在她获释后，当地的本族民兵说，一旦孩子出生，他们就会回来杀死她的“博科哈拉姆组织宝宝”。来自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的让曾被反叛分子轮奸。他受到自己社区的嘲笑和讥讽，被指控是同性恋。还有很多像他一样的人，特别是在仍然没有为男性强奸受害者提供法律保护的62个国家里。

来自中非共和国的玛丽感染艾滋病毒，因为她感到非常羞耻，不能及时向健康诊所报告强奸，以接受接触后预防疗法。像许多其他受害者一样，她真的由于感到耻辱而面临死亡。还有一个四岁的男孩，他被其社区称为Tonkotonko——当地人对上帝抵抗军的称谓——因为他是在其母亲被上帝抵抗军指挥官强奸后生下的。

性暴力是一种可以将受害者变成社会弃儿的犯罪行为。它可以造成家庭破裂，并腐蚀维系社区的结构。恐惧和文化耻辱使绝大多数幸存者永远不会出面揭发。无论是造成荣誉犯罪、自杀、未受治疗的毛病、不安全的堕胎、极度贫困还是社会排斥，后果都可能是致命的。简单地说，耻辱致人于死地。许多受到强奸折磨的妇女、女孩、男子和男孩都幸存下来，但是经不住其社会影响。她们往往放弃寻求医疗和法律帮助，以避免再受耻辱及受害者反遭指责的伤害而雪上加霜。耻辱和污名是将强

奸用作战争、酷刑或恐怖主义策略的逻辑的核心所在。侵犯者知道，这一罪行攻击个人和集体身份、社会关系和地位。正如常务副秘书长指出的那样，有必要将性暴力的污名从受害者转向施害者。有必要确认，幸存者理当然是冲突和恐怖主义的受害者，有权获得救济、赔偿和法律面前的平等地位。

安全理事会已经断然拒绝接受强奸是战争不可避免的副产品这一想法。让我们今天补充指出，污名不可继续成为强奸不可避免的副产品。必须将它不仅作为一个长期问题，而且作为一个紧急情况予以处理，因为事关生命。这既是一个人权问题，也是一个安全问题。污名会造成社区四分五裂。它会使暴力、弱势和剥削恶性循环持续不断，从而阻碍复原。例如，当因强奸而出生的儿童在社会上被边缘化并沦为无身份和无国籍者时，他们可能没有前途可言，只有加入加剧动乱的武装或极端主义团体。

因此，我们的目标必须不仅要污名减至最低限度，还要增强幸存者的权能并恢复对他们的尊重。这要求调动起传统和宗教领袖的道德权威来改变有害的社会规范，包括依照性别不同所持的荣辱观念。通过以这种方式转变观念，我们能使强奸这种武器失去威力。

污名和指责受害者的风气因历来缺乏追究这些罪行的机制而加剧。正如报告指出的那样，如果每项判决都启发另一名幸存者挺身而出，而且每项判刑都吓阻另一名潜在作案者并促使指挥官予以注意，司法就能产生连带效应。随着时间推移，这能将有罪不罚文化变为吓阻犯罪文化。

但是，我们需要的是伸张正义，而不只是制定法律。这包括帮助受害者恢复正常生活和获得赔偿。这是幸存者最想得到但却得到最少的帮助。当受害者有机会讲述自己的故事、看到施害者被判刑以及得益于声援和支持，包括物质性和象征性赔偿时，这能抵消孤立和自责。它告诉社区，所发生的一切并不是受害者的过错。

为增强可信的吓阻，正义必须得到伸张，并要人们看到正义得到了伸张，不仅在法庭，而且在社区。必须将这些罪行载入官方历史记录，以便发出一个信号，即，没有任何政治或军事领导人可凌驾于法律之上，也没有任何平民不在法律保护范围之内。

过去一年来，我们看到了标志性定罪，例如本巴案。该案侧重于追究性暴力行为中指挥人员所负的责任，其结果是国际刑事法院作出了刑期最长的判决。尽管如此，强奸仍然属于受到谴责最少的罪行。从全球看，与任何其他形式的人身攻击相比，强奸案远为更不大可能被报警。

对于仍然生活在袭击她们的人的环境中的幸存者来说，拖延正义不只是剥夺正义，而是恐怖和不安全状态的持续。换言之，缓慢伸张正义就是没有正义。在罪犯逍遥法外和受害者等待正义之轮转动的同时，又会发生多少起强奸？让我仅强调诸多此类例子中的三个。

第一，有叙述称，作为消灭整个雅兹迪族群进程中的一个步骤，广泛和有系统地实施了性暴力，包括性奴役、逼婚、强迫怀孕以及贩运妇女和女童。这表明，可能发生了灭绝种族罪行。然而，在世界任何地方，没有任何一名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战斗人员因性暴力犯罪而受到了审判。军事办法不足以解决问题。战场上的子弹无法消灭一种意识形态。我们必须依法伸张正义。我们必须确保起诉强奸罪行不在起诉其它罪行之后。

第二，在南苏丹，有罪不罚比比皆是，令极端的暴力形式，包括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司空见惯，实施这种性暴力的战略方式反映出更广泛的政治和族裔危机的错误路线。

第三，报告指出，刚果民主共和国境内标志性的大规模强奸事件的某些肇事者 在2016年继续实施强奸和其他暴行。在瓦利卡莱有387名平民遭强奸这一臭名昭著的事件发生七年后，没有任何肇事者受到审判，也没有任何幸存者获得赔偿。负有责任的

叛军指挥官Sheka继续侵害地方民众，干扰建设和平与发展努力。在建立起能够伸张正义和吓阻犯罪的制度和机构之前，会继续发生着一个地方军阀取代另一个地方军阀的不幸。

在这方面，国家政府对保护本国人民负有首要责任。联合国能够支持、但绝不可能代替它们的努力。对付性暴力必须采用多部门齐下、整体施策的办法，历任秘书长特别代表作为联合国行动网络主席都确认了这一点，该网络统筹利用联合国13个实体的专门知识。然而，冲突造成的基础设施和专门知识的损失大大削弱了应对能力。在秘书长特别代表办公室之外开展工作的法治和冲突中性暴力问题专家小组为加强体制能力提供技术支助。报告述及该专家小组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几内亚和科特迪瓦等环境中促成的进展。

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尽管某些反叛战斗人员继续逃避逮捕，但政府已在一定程度上重新重视这些罪行，并承诺予以处理。2013年以来，该国武装部队有400多名成员被起诉就显示了这一点。

在几内亚，有17名高级军事和政治官员因2009年9月作为政治镇压工具而实施的性暴力罪行而被起诉，审判不久将开始。

今年还根据这项任务授权进行了第一次除名，即将科特迪瓦武装部队除名。在满足第1960（2010）号和第2106（2013）号决议所提出的要求方面，这为其他军队树立一个富有教益的榜样。它们包括通过行为守则、培训、迅速调查被指犯罪以及建立监督机制。这样做是为了改变安全机构的风气，确保所有人都能寻求它们的帮助，它们能够迅速响应所有人的要求。

我们现在需要与国家和区域安全机构合作，推进第2331(2016)号决议的执行，以便更有效地发觉和制止冲突局势中贩运人口进行性剥削的活动。这将要求加强信息共享和司法合作。由于性暴力已成为冲突和恐怖主义的影子经济，应当在我们的全球讨论中和在遏制资金流向恐怖团体的行动中处理该

问题。我们还必须认识到民间社会行为体行动空间不断缩小，特别是在受到暴力极端主义影响的情况下，并确保这些行为体能够获得资源，提供挽救生命的服务。

常务副秘书长强调了预防的重要性。我们的确必须在一切预警和早期反应努力中更多关注冲突中性暴力的风险因素或是危险信号。此外，我们必须研究此类犯罪的根源或其助长因素，其中包括经济不安全与人身不安全的联系。多数幸存者来自生命和生计受到战争破坏的边缘、赤贫或流离失所群体。因此，社会经济再融入支持，包括向逃离“伊黎伊斯兰国”、“博科哈拉姆”、“青年党”和其它暴力极端主义团体的魔掌的妇女和女童提供这种支持，必须成为我们所有建设和平和恢复努力的一部分。

和平始于内心的平和。从性奴役中获得解放的人永远都不应再次遭受污名的内心纠结——一些人将这种命运形容为“活死人”。他们应当获得社会心理、生计和法律支持，应当被承认为受害者，而不应受到回避，被视为劣等血统的附属分子或后代；国家不应将它们视为情报资产。建设和平与和解取决于增强幸存者及其家人参与国家经济和社会复原的能力。我们拥有工具。我们拥有决议。我们现在需要拥有与这一挑战的严峻性相称的政治决心和资源。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感谢迪昂先生的通报。

我现在请贾夫女士发言。

贾夫女士（以英语发言）：我生下来就是难民，当时库尔德斯坦正遭受化学武器袭击。幸亏有我的妈妈，我生下来也就是女权主义者。我在营地和庇护所里度过了生命中最初15年，现在则把生命奉献给帮助难民妇女和女童以及提高其地位的事业。我今天是以“妇女难民之路”创始人和主任身份，并代表关于妇女与和平与安全非政府工作组发言。我今天在此发言是完全安全的，但很多流

离失所的妇女和女童没有那么幸运，特别是因为她们当中五分之一的人遭受过强奸或其它形式的性暴力。

性暴力是一种性别犯罪，旨在制造耻辱、显示力量和强化性别规范。它令恐惧和不安全感得以维持。性暴力造成的耻辱感令很多幸存者无法报告虐待行为、获取医疗和生活心理服务以及伸张正义。我要着重谈谈为难民提供对性别问题具有敏感认识的支持的必要性，以及增强难民妇女权能问题的重要性。我也愿强调，急需开展各项方案，照顾到所有弱势群体，包括残疾难民、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变性人和两性人以及男子和男童。

世界各地有6 500多万人因为迫害、冲突或侵犯人权行为——武器流动常常会加剧这些现象——而流离失所。在危机期间，妇女和女童遭受各种形式性别暴力的风险加大，这些暴力行为包括强奸、攻击、家庭暴力和早婚以及人贩子的剥削。流离失所的妇女和女童的教育和生计也遭受影响，常常不得不为求生采取极端措施。妇女告诉我，她们只是为了几个欧元而从事卖淫，目的是要养活家人。特别是有一位妇女一直留在我的心里——她和我是同样的年纪，不得不卖身，为她的小宝宝买牛奶。

我成立我的这个组织时，认识到对于难民人口所作出的国际人道主义反应基本上没有考虑到女性。比如说，我曾在一个难民处理中心共事过的一位妇女想报告对其拳脚相向的丈夫。我和她一起去了，帮她做翻译，但收容所坚持要求她使用收容所方面提供的翻译，而那人男子。她感到这样做不舒服，就取消了见面。在我工作过的每一种难民环境下，都严重缺乏训练有素的女译员、志愿者和专业服务提供者，来处理性暴力和性别暴力的受害者，而且也不了解要使服务照顾到女性必须进行怎样的调整。

担心污名化和泄密也令求助问题复杂化。我见到一名17岁女性，她逃离了“伊拉克和沙姆伊斯兰国”，但在边境处遭士兵强奸。她离开家人是不

想告诉他们发生的事情，继续独自生活。她太害怕了，而且感到很羞耻，以致于不敢报告强奸事件，因此一直没有接受过医疗救助，直至她抵达北欧最终目的地生下孩子。而发生这种情况的背景是，国际人道主义法规定，必须一视同仁地提供捐助者的捐助，其中包括像堕胎这样的性和生殖健康服务。在希腊，我敦促过来自阿富汗、16岁、无人陪伴、曾遭到轮奸的一位未成年人报告轮奸案，以便获取服务。她予以拒绝，问我如果制度不能保护她，报告又有什么用。

我们还亟须处理那些面临危险群体的保护需求。最近，我见了一位坐轮椅的难民女性，她甚至连保持基本个人卫生都有困难。浴室门在她的轮椅进入后无法锁住，而门开着她又太害怕而无法洗浴。保护流离失所妇女和女孩免遭性暴力与性别暴力的各种工具与指南现已存在。我们需要始终如一加以执行的政治意愿。

与大多数难民相比，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变性人和两性人难民因其性取向、性别认同或者性特征而面临更多被歧视的危险与暴力。许多人逃脱迫害后却由于害怕成为更多暴力的受害者，而并不向服务提供方说明自己的性取向、性别认同或者两性身份。此外，大男子主义理念阻止那些被虐待和面临风险的男性承认他们面对性暴力的脆弱性，使其无法寻求支助。我从事男性难民工作的同事也谈到让遭遇强暴的男性报告的挑战。他们说，他们得“继续当男人。”

我一次又一次看到，人道主义机构不是根据幸存者的关切与需求来调适其对策，而是力图执行那些标准化的方案。然而，并非所有难民营和保护方案都如出一辙。那些在设计和执行保护战略过程中征求难民女性意见的难民营要安全得多。女性难民是坚韧的。她们在难以想象的苦难中幸存下来。当她们的权能得到增强、为自身疾呼并且成为提供安全环境与就业机会方面决策的一部分时，女性难民便成为和平与可持续社区的栋梁。对妇女和那些支持增强妇女权能的妇女组织进行投入至关重要。

冲突中的性暴力并非发生在真空中。它是国际社会系统性地不处理冲突根源、性别不平等以及有罪不罚的结果。这种情况必须停止。我呼吁安全理事会和所有会员国做到以下方面：倡导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和女孩权能，将其作为防止和处理冲突中性暴力、支持奋战在一线的各种妇女组织的各项工作的根本；加入并且支持“紧急状况下防止性别暴力的行动呼吁”；确保将于2018年完成的《难民问题全球契约》逐步满足女性难民和女孩的需求；维护所有难民的权利，通过人道主义签证、增加对难民的重新安置、拓宽信息渠道以及增加公平的听证会等方式，紧急改善获得国际保护的渠道；确保援助符合国际人道主义法，而非受制于捐助方的限制条件，包括拒绝提供性保健和堕胎等生殖保健；承诺实施那些以性别分析为指导的方案、满足所有幸存者需求并且纳入以性别和年龄分列的统计数据，这必须包括对所有外勤工作人员进行与幸存者接触的对性别有敏感认识的培训，使幸存者参与就其个人保护战略进行的会商；以及最后，批准《武器贸易条约》并通过加强国内的法律规章来执行《条约》，从而制止小武器的流动。

仅仅谴责冲突中的性暴力行径是不够的。今天在座的各位都有责任制止这种暴力，把所有施害人绳之以法，把妇女放在各种预防性暴力应对工作的前沿与核心。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感谢贾夫女士的通报。

我现在以乌拉圭副外长的身份发言。

今天，我荣幸地主持本次辩论会。乌拉圭愿感谢各位今天来到这里，讨论一个需要我们不断关注的作为妇女与和平与安全议程一个根本组成部分的主题。我们赞同该议程，赞同加拿大将以妇女与和平与安全议程之友小组所作的发言。

乌拉圭决定召开本次公开辩论会是因为它坚信：性暴力是对人类尊严最严重的侵犯之一。根据国际人权法，性暴力也是对尊严的直接攻击。它是

对自由与荣誉权的攻击，当然也是对生命权的攻击。我们应该回顾，根据在《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中的定义，国家本身实施的性暴力将被视为酷刑。

根据第1325（2000）号决议和其它决议以及各种补充性文件，我们加强了规范性框架，以便处理该问题。然而，尽管做出这些努力，读到秘书长最新报告（S/2017/249）的内容，即指出了当前恐怖团体、暴力极端分子、非国家武装团体以及某些国家行为体所实施性暴力的性质，仍令人关切。

系统使用性暴力已成为一种战术和一种恐怖主义行径，表现为包括强奸、性奴役、卖淫、强迫婚姻、怀孕、堕胎以及强迫绝育等在内的各种卑劣做法。我们知道，在冲突局势下，系统的有组织甚至是有预谋的对特别是平民中最脆弱的群体使用性暴力的做法是如达伊沙、博科圣地组织、人民胜利阵线以及青年党等恐怖团体实施野蛮暴行的工具。作为战争和恐怖主义手段的性暴力已成为致命的战争武器。性暴力导致身体伤害，但更糟糕的是，性暴力打击的是对人来说最珍贵的东西——他们的尊严。性暴力摧毁妇女、女孩、男孩和男人，使他们遭受非人待遇。

遭受突如其来性暴力影响的受害者在可能情况下，需要长期和耗资不菲的休养，对社会结构、经济发展、家庭生活以及依靠民间社会发展的一切事物产生直接影响。冲突中使用性暴力的长期代价比起初看起来更严重，也更复杂。我们在联合国再次确认，预防和预警是我们必须努力的重点，以防此类不良行为的出现及其各种代价高昂的影响。

出于这些原因，考虑到问题的严重性和复杂性，国际社会必须作出迅速、协调和全面应对。乌拉圭支持秘书长关于与冲突相关性暴力问题报告所载建议，我们认为这些建议是适当的。

第一，增强妇女权能是关键所在。性暴力的共同特点是，它们在业已存在基于性别的结构性歧视模式的地方找到滋生沃土。因此，妇女必须能够接

受教育，获得就业，并且参与决策进程，从而重申她们作为人的完整性和价值。

我们重申，正如第1325(2000)号决议所强调的那样，必须增强妇女在调解、预防和解决冲突等领域的参与。妇女在这些情况下和解、谈判、谅解和同情的能力早已得到证明。乌拉圭坚信这一点。在乌拉圭参与的维和行动中，妇女人数的增加提升了特遣队的质量。在诸如联合国组织刚果民主共和国稳定特派团等特派团中，我们能够见证，出于上述原因，妇女在建立当地社区的信任和成为性暴力受害者个人的信任方面，发挥着有效作用。

第二，正如在一开始提到的那样，必须关注受害者康复和重新融入社会的问题。受害者需要的最起码支持包括医疗护理和社会心理关怀，包括性健康和生殖健康保健。尽管我在一开始提到，性暴力的主要受害者是妇女、女孩、男孩和青少年，但成年男子也是受害者。整个民间社会是易受这种不正常行为伤害的群体。强奸、强迫绝育、传播艾滋病、残割女性生殖器的暴力和阉割，这些都是被用作战争和恐怖主义武器的各种形式的性暴力。受害者遭受的羞辱和社会排斥是各国政府、民间社会组织以及社区和宗教领袖必须牢记的责任，务必采取一切适当手段来加以处理，以便能够有效修补社会结构。

同样，由于战争和性暴力——妇女遭强奸——出生的男孩女孩是隐形受害者，他们从一出生就被剥夺了另一项基本人权——拥有姓名的权利。正如今天提到的那样，许多情况下，因强奸而生的男孩女孩被视为敌人的孩子，终生不被接受，遭受排斥。他们的基本权利继续遭到剥夺，无法获得保健和教育等基本服务。但是，这些男孩和女孩也是社会的一员，必须采取步骤，使他们接受教育，融入社会，得到接纳和社会的接受，从而预防导致暴力持续存在的暴力循环。

第三，我们认为，必须谴责这些罪行，因为问责是确保这些罪行不会不受惩处之关键所在。这些

罪行不能再逃脱惩处。我们不能忘记，除其他外，记忆、真相、正义和作出新的法律、文化和社会改变，是唯一能保证导致冲突的事件不再重现，同时恢复受害者尊严的链条的一环。

我们各国必须增强努力，以确保在国内和国际一级把犯下这些罪行的人绳之以法。在这方面，国际刑事法院发挥着至关重要作用，对《罗马规约》确认为战争罪、危害人类罪，甚至灭绝种族罪的罪行作出判决。此外，请允许我们回顾，冲突中使用性暴力在《暴行罪分析框架》中也被视作一个风险因素指标，《框架》是联合国防止灭绝种族罪行和保护责任问题办公室在2014年公布的一份文件。因此，安全理事会有责任确保把性暴力犯罪提交国际刑事法院审理，并且继续监测这些案件。安全理事会还必须确保其所有相关制裁委员会处理性暴力问题，并且有系统地把被控实施性暴力的人的姓名列入制裁名单。

在维和行动方面，我们认为，应对冲突中性暴力是保护平民工作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是此类行动任务的一个基本方面。因此，必须采取一切现有手段促进和捍卫这些任务。

乌拉圭谨表示，我们支持负责冲突中性暴力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办公室的工作，特别是为结束有罪不罚现象所作的努力。我们深为赞赏妇女署和司法快速响应提供的法律专家名册产生的积极影响，他们与联合国机构和各国合作，促进追究性暴力和性别暴力案件中的责任。

可以得出的结论是，零敲碎打的做法并不适于应对在冲突中将性暴力用作战争和恐怖主义手段的做法。不论是一个国家，还是数个国家集团、民间社会或本组织各机关和机构单打独斗，都不足以消除这一问题。只有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我们才能有效应对这一可怕的祸患。

我现在恢复行使安理会主席职能。

我请瑞典国防部长发言。

胡尔特奎斯特先生（瑞典）（以英语发言）：
首先，我谨感谢阿达马·迪昂先生和米娜·贾夫女士的出色介绍和通报。

在冲突背景下发生的各种邪恶行径中，性暴力留下的阴影也许最难以消除。受害者的生活被永远改变。除了身体上遭受创伤，受害者还将终身与内心的创伤和污名为伴。我们可以看到，在冲突中使用性暴力的行为摧毁社会、家庭和社区结构，因为其目标是主导和控制有关社会。因此，必须采取一切努力制止冲突中性暴力，我感谢乌拉圭就这一问题组织本次公开辩论会。

我们还谨感谢副秘书长和秘书长代理特别代表介绍冲突背景下性暴力的情况，他们的介绍很深入，但不幸的是，也很令人不安。

我还要对即将离任的负责冲突中性暴力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班古拉女士在任内发挥强有力的领导作用向她表示感谢，并欢迎即将到任的特别代表帕滕女士。她将得到我们的鼎力支持。我们还要感谢冲突中法治和性暴力问题专家组。任何情况下的性暴力都是犯罪行为，但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也是必须保留在安理会议程上的一项核心安全挑战。为什么？因为将性暴力用作战争和恐怖主义手段的行为一直没有停止。相反，世界各地移徙途中的性暴力、贩运人口以及通过现代奴隶制剥削弱势群体等行为呈日益增多之势。

我们必须从表示愤慨转为采取果断行动。以下是安全理事会和每个会员国可以采取的一些具体措施。

第一，他们可以采取重视受害者需要和遭遇、基于权利的全面做法。确保人权，特别是免遭暴力的权利以及性健康和生殖健康及权利，依然至关重要。武装冲突中一切形式性暴力均为国际人道主义法所禁止。必须将犯罪分子绳之以法。

第二，他们可以使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成为监测安全理事会所定任务执行情况的一个优先问题。为此，我们需要改进数据，包括按性别分类的统计

数据以及准确的报告。正因为如此，我们非常欢迎民间社会向安理会通报情况，如米娜·贾夫女士今天所作的通报。我们也欢迎采用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工作组提出的结论以及妇女与和平与安全问题非正式专家组的总结。

第三，安理会和会员国可以利用安理会的所有工具——包括制裁——来打击冲突中的性暴力。关于中非共和国的第2339（2017）号决议首次在制裁制度中就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采用单独的指定标准。我们要努力将类似标准纳入所有相关的制裁制度。

第四，应增加女性维和人员、警察和狱警的人数。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应当这么做。在增加女性维和人员和警官后，我们可以接触到冲突地区的所有人口，并提高行动效率。增加行政岗位上女性领导人的必要性显而易见。瑞典正努力于2017年12月前使其特遣队中的女性军事观察员和参谋人员达到15%的目标。瑞典积极推动妇女与和平与安全议程，自2006年以来一直在实施旨在执行安全理事会第1325（2000）号决议的国家行动计划。在其工作中，瑞典力求积极确保将性别观点纳入所有在冲突和冲突后国家开展的国际行动。必须将这一崇高目标纳入所有的和平与安全努力。

妇女与和平与安全是所有瑞典军队部署前准备工作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所有已部署的特遣队都配备了经过特别培训的性别问题顾问。此外，联合国必须得到信任才能发挥作用。正因为如此，在这方面，迅速实施秘书长旨在杜绝联合国男女工作人员犯下性剥削和性虐待行为的办法至关重要。

第五，根据安全理事会第2242（2015）号决议，应在开展反恐工作时始终纳入性别平等观点。性暴力——无论是出于政治还是宗教动机——在任何情况下都完全不可接受，是一种犯罪行为。此外，第2331（2016）号决议强调，性暴力和性别暴力行为已成为某些恐怖主义团体的战略目标和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并被用作恐怖主义策略。

各级明确的政治领导是改变社会规范所必需的。它可以鼓励性暴力的女性受害者发声。的确，我们只看到了冰山一角。报告数量少是耻辱和系统性失败的迹象。数量多是朝着解决问题的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重要的是我们打破在冲突中性暴力问题上的沉默，提高其能见度和去除耻辱感，并将其作为和谈、和解与过渡期司法的一部分。

政治领导人、军事指挥官、长老、法官、社区领袖、教师和同行辅导员也必须提供真正的领导和进行参与。我骄傲地成为一个女权主义政府的部长。所有领导人都有责任挑战性别歧视观念和针对妇女和儿童的暴力行为和态度。对于我们在男性主导的部门、如防务和安全部门的人，处理和发言的责任更大。我们正在瑞典武装部队内部积极工作，教育我们本国部队和其他国家的部队。我们准备分享我们的经验。

我们要不遗余力地打击这些邪恶行为。只有让世人关注这个问题，我们才能为幸存者驱散冲突中性暴力极大的阴影，防止另一代人成为受害者。我们都能够而且必须做得更好。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感谢Hultqvist先生阁下的发言。我现在请安全理事会其他成员发言。

西松女士（美利坚合众国）（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常务副秘书长穆罕默德和代理特别代表迪昂今天上午强有力的通报。我们也很荣幸，贾夫女士今天出席安全理事会，我们非常赞赏她代表在冲突中遭受性暴力的妇女、男子、女童和男童发表动人和鼓舞人心的证词。作为民间社会的代言人，她的声音对我们所有人都很重要。

安全理事会于2016年12月通过了第2331（2006）号决议，谴责恐怖分子和武装团体所犯的性暴力和贩运人口罪行。该决议反映了今天冲突的一个冷峻的事实：强奸是战争武器。战斗人员不仅在战斗中使用枪支、迫击炮和火箭弹，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有系统地利用强奸来摧毁社区，迫使他们投降或逃跑。这是一个病态和扭曲的现实。

来自冲突地区的关于强奸和性暴力行为的报道令人震惊，但尚未促使安全理事会采取行动。这就是为什么报告说冲突中的性暴力持续发生，甚至逐年增长。为了充分执行第2331（2016）号决议和帮助结束这些暴行，我们安理会应该重点关注三件事。

首先，我们应该一致确认和谴责性暴力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影响。例如在南苏丹，2016年12月联合国人权调查员说，强奸被用作族裔清洗的工具，南苏丹的性暴力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2017年1月，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报告说，从南苏丹赤道州地区到达的难民将针对妇女和女孩的强奸和性虐待列为逃离的主要原因之一。甚至有报告说，民兵和武装团体正在把强奸作为对逃离该国的女性难民的一种征税。

强奸被用作战争手段，它通常是在广庭大众，包括家庭成员和儿童面前公开犯下的行径。一名来自南苏丹的难民描述了在逃离冲突时发生的事情，他说：

“我们雇用一名司机带我们到奥拉巴边界。当我们到达金巴时，那里有两名士兵。他们叫妇女下车，脱下衣服后躺下。孩子们看到他们的母亲遭到强奸”。

显然，这些可怕的公开强奸的动机是恐吓整个社区，伤害子孙后代。毫无疑问，在南苏丹，强奸和性侵犯行为的肆虐加剧了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

其次，正如其他发言者所指出的那样，在应对性暴力时，安全理事会必须设法使责任人为其行为负责，并呼吁会员国确保受害者和幸存者得到全面照顾。不幸的是，我们知道绝大多数受害者和幸存者可能永远不会得到正义。正如武装冲突可以破坏社会一样，它也可以摧毁那些应该负责追究责任的

机构本身，在某些地方，本应调查性暴力的警察实际上据报是肇事者。

重建法庭和改革执法机构从来不是轻松的任务，但我们需要让性暴力受害者诉诸司法。否则武装冲突中的强奸所造成的深刻伤疤难以愈合，甚至不可能愈合。我们赞赏的是，联合国冲突中性暴力问题特别代表的团队尽管人数较少，但还是前往冲突地区与政府接触，并谈判旨在遏制这种袭击的协定。这项工作虽然可能需要时间，但却是至关重要的。

我们还感到鼓舞的是，安理会认识到受害者和幸存者在获得重建生活所需的医疗、社会心理和经济支助方面所面临的挑战。例如，3月份我们关于乍得湖流域冲突的决议强烈呼吁各国政府和人道主义伙伴迅速为性暴力受害者提供医疗和社会服务（第2349（2017）号决议）。幸存者需要这种治疗机会并重新融入社会。

第三和最后，我呼吁安全理事会成员通过在国内外参与行动中促进妇女与和平与安全议程，为国际社会树立榜样。正如安理会主席所指出的那样，我们知道防止性暴力的一个基本要素首先是加强妇女权能，使其成为建设和维持和平的领导者。

就我们而言，美国不会动摇其对结束冲突中性暴力、照顾受害者和追究肇事者责任的承诺。我们将继续与我们的朋友和盟友合作处理这一祸害，我们呼吁联合国所有会员国加入我们这项重要努力。

我同意米娜·贾夫的观点，仅仅谴责冲突中的性暴力行为是不够的。她说得对，今天在座的每个人都有责任结束这一祸害，并把肇事者绳之以法。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们也非常感谢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今天上午能够参加我们的会议。

德拉特先生（法国）（以法语发言）：我谨首先感谢乌拉圭今天召开安全理事会的辩论会。这个议题当然对于冲突中的国家来说至关重要，但对我们所有国家也是如此。我也谨感谢常务副秘书长阿

米娜·穆罕默德和副秘书长阿达马·迪昂的通报和他们堪为表率承诺。我还要特别感谢米娜·贾夫女士使我们能够强调民间社会代表参加安理会的重要性，特别是在妇女与和平与安全议程方面。实地利益攸关方的声音确实不可替代。

今天的辩论会使我有机会表达法国对扎伊娜卜·班古拉女士的真诚感谢。过去几年来，她一直精力充沛、富有激情和矢志不移地履行其作为秘书长负责冲突中性暴力问题特别代表的职责。我们还欢迎任命普拉米拉·帕滕女士担任这一职务。我们指望她执行这项不可或缺的任务授权。特别代表的任务授权是法国外交优先事项之一。我们重申，我们支持特别代表办公室，特别是其法治和冲突中性暴力问题专家小组。该专家小组为加强打击性暴力的国家能力所做的工作不可或缺，既有助于预防和打击有罪不罚现象，也有助于支持此类暴力的受害者。

自开创性地通过第1325（2000）号决议以来，安理会在法国全力支持下，一直将妇女参与管控危机与复原摆在其各项关切的核心位置。除关于妇女与和平与安全的议程外，冲突中性暴力问题在我们的工作中正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去年12月，根据西班牙的倡议，我们还通过了第2331（2016）号决议。该决议充分考虑到贩运人口行为、性暴力和恐怖主义之间的联系，是安理会向前迈出的一大步。

尽管我们作出了这些努力，但在许多冲突区内，妇女仍然是大规模、往往是有系统的性暴力的主要受害者。达伊沙或“博科圣地”组织的所作所为显示的是此类暴力的最极端形式，特别将妇女和儿童作为目标。对这些恐怖主义团体来说，性暴力是战争武器，也是资金来源和招募工具。在叙利亚，强奸、逼婚、性奴役和卖淫特别对妇女和青少年构成威胁，在达伊沙控制地区尤其如此。在伊拉克，达伊沙设立一个市场，出售来自雅兹迪人和基督徒等少数群体的妇女和女童供性奴役。在西非，特别是在尼日利亚，“博科圣地”组织大规模绑架

女童和妇女，同时还有系统地实施性暴力，最常见的是强奸。2014年春季，“博科圣地”组织绑架奇博克女学生——其中有82人于一周前获解救。该事件将该恐怖主义团体及其他团体的常见做法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它们不仅将此用作恐吓、宣传或招募战略，而且还用作表现它们意识形态的首选手段。

“博科圣地”组织、达伊沙以及索马里的青年党等其他团体将这些做法纳入它们的理论和战略。这些在道义上冒犯人类良知的行为，依法可被归为战争罪、危害人类罪乃至灭绝种族罪。组织和实施此类行为的恐怖主义团体成员应被适当追究责任。我们不能接受此类罪行不受惩罚现象。

除恐怖主义团体外，武装团体或武装部队也大规模地将性暴力用作战争武器，例如，在南苏丹和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以及在中非共和国北部，情况就是如此。在许多区域，性暴力远非个案或道德沦丧士兵所为，而是恐吓民众的手段，或者是对族裔或宗教群体实施集体惩罚的工具。其主要目标是妇女，但也被用来侵害儿童和男子。

面对这些恶行，愤怒是不够的一一我们必须采取行动。国际社会并非注定无能。国家当局对消灭性暴力负有主要责任，能够而且必须有所建树。因此，我赞扬科特迪瓦政府采取果断行动，使该国得被从秘书长关于冲突中性暴力问题的报告（S/2017/249）所附名单除名。这第一次除名必须为其他各方开辟道路。我知道，秘书长特别代表的各个团队正继续在这方面作出努力。

有关各国的国家司法机关起诉性暴力实施者或责任人——在几内亚，情况就是如此——也是令人鼓舞的迹象。同样令人鼓舞的是，国际刑事司法机构越来越多地动员起来，包括去年6月21日国际刑事法院在一起涉及中非共和国的案件中对2002年和2003年实施的行为作出了第一项判决，认定将强奸和性暴力用作战争武器构成战争罪。但是，在打击冲突中性暴力斗争中，这些成功仍然太罕见。我们

必须加强努力，采取更有系统的行动，围绕几个具体优先事项动员起来。

第一个优先事项是打击有罪不罚现象。必须作出一切努力，使那些对性暴力负有责任的人受到国家主管司法机关起诉，否则就由国际刑事司法机关来起诉。在这方面，当短期内不可能起诉时，我们必须确保建立一个机制来记录此类罪行。在叙利亚，国际独立调查委员会以及协助调查和起诉自2011年3月以来在阿拉伯叙利亚境内犯下国际法所规定最严重罪行者的国际公正独立机制能够发挥这一不可或缺的作用，因为后者还寻求协助调查和起诉涉嫌犯下此类罪行的人。

同样，正如第2331（2016）号决议所强调的那样，有关制裁制度可以更有效地将对性暴力负有责任的团体和个人作为目标，当恐怖主义团体将这些行为用作资金来源或招募手段时尤其如此。还应赞扬其他倡议，例如妇女署与司法快速响应机制之间伙伴关系倡议，该倡议寻求培训性暴力问题专家，作为可在调查机制框架内立即部署的人才库。

第二个优先事项是预防。必须将性暴力风险充分纳入任何预防危机的机制。这种暴力往往是一个特定地区或国家政治和安全局势恶化的迹象。因此，就需要快速作出反应。这意味着，我们必须有适当的侦查手段，包括在维和行动中这样做。

第三个优先事项是支持国家当局努力预防、打击和起诉性暴力，以及向性暴力受害者提供医疗和社会支助。加强有关各国的能力意味着必须开展双边合作，并加大对秘书长特别代表的支持力度。在维和行动框架内考虑到这一层面也应有所帮助。我们在延长任务限时时必须铭记此事，但也要确保配备性别暴力和性暴力问题咨询员并为他们提供充足资金。

我还指出，在支持国家当局的同时，必须更多地支持民间社会中那些打击性暴力和帮助性暴力受害者的人。Gildo Byamungu Magaju医生上个月在南基伍被暗杀事件可悲地提醒我们注意这一点。在这

方面，我们紧急呼吁联合国组织刚果民主共和国稳定特派团继续切实确保Denis Mukwege医生的安全。

第四个优先事项是确保经安全理事会授权的维和行动和国家行动成为表率。法国无保留地支持秘书长对性剥削和性虐待实行零容忍政策。对法国来说，这项政策不可违反。我们欢迎秘书长在这方面继续施展抱负，他的3月份报告（S/2017/249）中提出的关于加强联合国对策的建议就证明了这一点。

在国家层面，我们制定了积极预防政策，特别是培训我们的部署人员并建立有效的调查机制。在作出指控的情况下，国家主管司法机构会有系统地立即加以处理。此外，我们积极支持国际刑事法院在这方面开展工作。

最后一个优先事项是，下决心将打击性暴力工作纳入综合处理冲突中性别平等问题的办法之中。我们不能将性暴力与相关社会的妇女处境，或是妇女在危机应对工作中的存在割裂开来。因此，我们必须将我们预防和打击性暴力的努力纳入安理会妇女与和平与安全议程所规定的更大框架。这要求加强妇女在预防危机和维和机制以及调解和解决危机的政治进程中的作用。

国际社会面对性暴力被用作战争和恐怖主义手段的现象，必须表现出决绝态度。请大家放心，法国也将这样做。

维特恩科先生（乌克兰）（以英语发言）：乌克兰赞赏乌拉圭倡议举行本次非常重要的公开辩论会。主席先生，我们赞扬你主持辩论会，并欢迎你再次来到联合国。我们愿感谢常务副秘书长阿米娜·穆罕默德的介绍。我们同样感谢另外两位发言者的宝贵见解，特别是民间社会的看法。我也高兴地赞扬瑞典国防部长与会。

我借此机会祝贺普拉米拉·帕滕获任负责冲突中性暴力问题的秘书长特别代表。我们祝她一切顺利。乌克兰也重申其对冲突中法治和性暴力问题联合国专家组的这一重要授权和工作的支持。乌克兰也重申，它坚定支持对于一切形式的性暴力采取零

容忍政策，并对此类罪行的受害者和幸存者给予声援。

虽然我国代表团赞同欧洲联盟今天晚些时候将作的发言，但我愿以本国代表身份谈几点。

在世界各地冲突中，妇女和女童以及男子和男童遭受骇人的性暴力行为之害。这些行为——性奴役、强迫婚姻、性酷刑——是侵犯人权和人类尊严的可憎行为。然而，正如秘书长最新专题报告（S/2017/249）所言，其影响面仍令人震惊之广。

这一可怕现象无所不在，使得我们国际社会必须加倍努力消除该祸害。制定预防政策、确保犯罪人被追究责任以及为受害人提供支持并使其恢复正常生活，必须成为任何冲突解决努力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在这方面，乌克兰作为带头在人权理事会处理预防问题并发起相关进程的国家，完全支持秘书长的做法，即“预防性暴力是更广泛的预防冲突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S/2017/249,第4段）。

我们也坚信，追究冲突中性暴力的责任不仅是为了满足伸张正义的要求，而且也是为了帮助各国社会打破暴力循环。性暴力的实施者无论属于何种派别和何种级别，都必须被追究责任。

在司法部门运作不灵的情况下，经历过性攻击创伤的幸存者常常面临更多风险，如遭到家人和社区排斥、国家当局造成二次伤害以及获取卫生服务受限等等。不幸的是，这个清单很长。我们绝不能让他们遭受这一切。

也非常需要采取一种综合办法，处理根深蒂固的性别不平等现象，因为冲突和冲突后局势中的性暴力反映出相关社会更大范围的性别不平等关系。

在暴力冲突中，强奸常常被用来制造伤害、屈辱和羞耻。正如有人已经谈到的那样，性暴力独特之处在于这种暴行的受害者而非施害者常常被污名化。由于这一点和其它因素，这些罪行仍被严重低报。由于联合国的努力，众所周知，每报告一起与

冲突有关的强奸案，仍有10起至20起案件可能没有得到记录。我们应当制止这一可耻趋势。

必须为受害者重返社会经济生活提供支持。因强奸而出生儿童需要得到特别关注。我们必须支持遭受过性暴力、留下终身创伤的男子和男童。因此，应当满足受害者在法律、心理、社会、医疗和其它关键领域的需要。

不幸的是，乌克兰也受到俄罗斯持续侵略造成的冲突的影响。我们看到的严重后果包括性暴力事件增多。我手中的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人权高专办）关于冲突造成的乌克兰境内性暴力问题的37页专题报告特别报告了这一点。

报告称，在俄罗斯支持的武装团体控制的地区，性暴力被用来迫使被关押的人交出财产。性交常常是获释的公开条件。报告载有针对乌克兰政府、非法武装团体、俄罗斯联盟和国际社会提出的、旨在防止性暴力、改进应对措施和确保为幸存者伸张正义的具体建议。乌克兰当局承诺就这些建议采取行动。比如说，我们愿加强与有关国际组织和机制首先是联合国在这方面的合作。我们也将充分利用我们的国家人权战略及其行动计划以及关于妇女与和平与安全问题的国家计划。所有这些文件的通过得到了人权高专办的高度赞扬。

我还愿告知安理会，我们已邀请并正在期待姆兰博·努卡执行主任率妇女署代表团下个月访问乌克兰。此外，我们再次呼吁负责冲突中性暴力问题的秘书长特别代表在其法定活动范围内关注乌克兰受冲突影响的地区的局势。

俄罗斯及其控制和支持的恐怖分子在我国又做了些什么呢？不幸的是，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欧安组织）乌克兰特别监察团5月6日报告的其一名女性巡逻人员最近在非政府控制的顿涅茨克地区遭到性骚扰的案件很能说明问题。

我谨简要援引欧安组织相关报告的节选。

“[监察团]继续在Stanytsia Luhanska、Zolote和Petrivske附近的脱离接触地区开展监测活动。其在那里和其它地方的进入仍遭到限制，其中包括发生这样一起事件，即一名武装男子对一名女性巡逻员进行了性骚扰……一名配备有冲锋枪（AK-47）的男子对一名女巡逻员实施了性骚扰，威胁要阻止巡逻队向东前进……直至他的要求得到满足。”

我们感到震惊的是，这些武装分子的领导人和支持者对于这起令人作呕的事件没有作出任何反应。这表明了他们对虐待行为的通常做法。对于击落欧安组织无人驾驶飞机没有作出反应，对于限制欧安组织行动自由没有作出反应，现在是对性骚扰欧安组织工作人员也没有作出反应。有罪不罚的大环境给侵权者壮了胆，使其觉得可以为所欲为。

我们与参加欧安组织及其特别监察团的各国一道，坚决谴责该事件，并要求做出迅速和明确答复。如果此类事件甚至发生在国际观察员身上，那么人们就可以想象无法无天的程度和针对生活在非法武装团体及其俄罗斯支持者所控制领土上的普通居民的虐待了。

消除性暴力之路漫长而崎岖。但是我们依然相信，世界能够变化，并且从看待和理解犯罪的方式、我们应对的方式以及我们如何对待和支持幸存者的方式来说，世界已经发生变化。联合国、特别是安理会必须主导这种努力。

阿莱穆先生（埃塞俄比亚）（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感谢你举行本次公开辩论会，并再次来到这里强调今天会议的重要性。我谨感谢常务副秘书长阿米纳·穆罕默德、副秘书长阿达马·迪昂以及米娜·贾夫女士富有见地的通报。我还高兴地欢迎瑞典国防部长，并感谢他参加本次会议。在这样一个遭受武装冲突各方和恐怖分子性暴力迫害人数越来越多的时候，本次辩论会对于努力动员各方采取协调一致的有效国际行动以防止和应对这个日益严重的问题来说再合适与恰当不过。

上月发布的秘书长关于冲突中性暴力的年度报告（S/2017/249）透彻地分析了当前把冲突中性暴力作为一种战术和恐怖主义手段的各种趋势与新问题，显然为我们的讨论提供了一个有益的框架。性剥削与性虐待确实在各种冲突中和冲突后行动中变得猖獗，并且常常与杀人、征募及使用儿童兵等其它严重犯罪相关联。它还被武装团体、特别是如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博科哈拉姆组织和青年党等极端团体与恐怖团体用作一种战术，以恐吓平民，实现战略目标。冲突中国家的难民、寻求庇护者以及移徙者、包括儿童多次遭到冲突带来的性暴力。应该铭记的是，根据国际法，此类行径被视为战争罪。

秘书长的报告及其中所载各项建议可成为处理各种冲突中和冲突后局势下性暴力的一个重要基础。它们在审议具体冲突中或冲突后局势时将特别重要，安理会应探索各种办法与手段以确保相关建议得到执行，包括通过派遣保护问题顾问。安理会应酌情鼓励武装冲突各方或者向其施压，使其充分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特别是在保护平民方面。会员国落实防止、惩戒以及消除一切形式的暴力侵害妇女行为的各项相关区域和国际法律文书也将推动在国家、区域以及国际层面更好地对性暴力受害者作出回应。提高维持和平特派团的能力以防止冲突中的性暴力—特别是通过增加妇女在维和行动中的参与、提供对性别问题有敏感认识的防止性剥削与性虐待方面的部署前培训的必要性已得到确认，妇女和其它弱势团体参与预防冲突、解决冲突以及建设和平的必要性也得到认可。

一旦发生了严重侵权行为，对此类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负有责任的个人或团体当然应该被追究责任，因为允许有罪不罚现象存在无异于犯罪。必须加大建设和平的力度，以期恢复国家的能力，并且重建国家机构，特别是安全部门和司法部门打击有罪不罚、把肇事者绳之以法的能力。但是，要可持续地防止性剥削与暴力，就必需处理冲突的根源。当然，这适用于常常伴随暴力冲突而来

的各种犯罪与非人道行为。此外，正如常务副秘书长所强调的那样，在我们努力确保成功打击性剥削与暴力的过程中，绝不能忽视在家庭和社会一级发生的情况，因为这为暴力时期以更加可怕的方式发生的情况打下了基础。

我们认为，在打击冲突中性暴力的斗争中加强全球及区域伙伴关系应该成为应对冲突中和冲突后局势的国际对策的一个重要部分。在这方面，非洲联盟证明了对打击有罪不罚和对冲突中性暴力责任人进行问责的承诺。联合国与非洲联盟不仅亟须在打击冲突中性剥削与暴力的斗争中共同努力，而且要联合努力支持妇女与和平与安全议程在该大陆的落实。联合国秘书长特别代表同非洲联盟委员会主席特使的密切合作与协调十分重要，而这两个组织间合作框架的落实将为确保更好地协调努力发挥重要作用。

最后，关于对联合国维和人员提出的性剥削与性虐待指控，我们再次强烈谴责联合国系统上下所有此类行径，并重申我们致力于支持联合国对性剥削与性虐待行为零容忍政策的执行。我们欢迎秘书长对防止和打击此类虐待行为的承诺。我们支持他正采取的各项措施，包括任命特别协调员和成立高级别工作队，以制订改进联合国对策的战略。

阿布拉塔先生（埃及）（以阿拉伯语发言）：
主席先生，我愿首先感谢你举行本次重要的辩论会。我们还感谢常务副秘书长阿米纳·穆罕默德和各位通报人的宝贵意见。

今年秘书长关于冲突中性暴力的报告（S/2017/249）是在去年12月通过第2331（2016）号决议之后发布的，该决议是安全理事会首项关于武装冲突局势下人口贩运问题的决议。报告谴责了包括性剥削在内人口贩运活动的种种意图，其中大多数是那些寻求恐吓平民和/或通过奴役妇女和女孩、特别是那些少数族裔或种族者以及在市场上像物品一样出售这些女性来创收的极端恐怖团体所为。在这方面，埃及愿发表以下意见。

第一，至关重要的一项是，秘书长关于冲突中性暴力的报告要遵循安理会所赋予冲突局势和冲突后局势中的任务授权限制与期限。

第二，我们支持努力倡导妇女在决策和政治进程中的贡献，为此应当对培训和能力建设方案进行投入，并且记录和宣传妇女能为维和行动做出的贡献。2009年以来，埃及通过我们部署在苏丹和西撒哈拉特派团以及非洲联盟-联合国达尔富尔混合行动中的女性维和人员，作出了政治和军事上的贡献。

第三，在各国对维和人员的培训中必须铭记性暴力问题。在这方面，开罗区域中心与埃及国防部协调，努力促进解决冲突，维护非洲的和平。该中心在把埃及人员部署到联合国维和部队之前为他们举行会议，讨论打击冲突中性暴力的问题。自这项内容被纳入培训课程以来，已有3600名各级人员接受培训。中心还组织了12门关于维持和平和建设和平中的性别平等概念的基础课程。为约3600名军事、警察和文职人员提供了这些课程。

第四，我们欢迎联合国采取措施解决武装冲突中的性暴力，包括在实地增加妇女保护问题顾问。至关重要的一项是，我们应巩固并进一步发展我们的国家机构能力，并且启动联合国的打击性暴力倡议。

第五，我们致力于执行秘书长对性剥削犯罪的零容忍政策。我们正在与安全理事会和维持和平行动部一道推进工作，以便终结维和行动中一切侵害妇女的暴力。我们也期待新任秘书长特别代表在特别代表授权范围内继续推进其前任的努力，解决联合国人员或以联合国名义部署的其它部队从事的性剥削和性虐待行为问题。

第六，我们欢迎法治和冲突中性暴力问题专家小组开展的工作，特别是在加强处于武装冲突中或冲突后阶段国家的能力，以便开展刑事调查、实施军事司法、保护证人以及为受害者提供赔偿方面。同样重要的是应汇聚国际努力，帮助宗教领袖和国家领导人提高各个社区的意识，让他们认识到必须抵制陈规定型观念，并且消除对性暴力受害者的污

名化，由此确保恐怖分子和极端分子无法赢得这场意识形态斗争，他们从宗教观点出发把强奸合法化的企图也将以失败告终。我们知道，宗教领袖能够发挥作用，反对恐怖组织发出的侵害冲突地区妇女地位的“教令”。

最后，秘书长关于与冲突相关性暴力问题的报告要实现所述目标，就必须尊重安全理事会相关决议所确立的任务授权。埃及重申，必须加深各国对于把性暴力作为战争和恐怖主义手段这种现象的认识，从而正式确认性暴力受害者确实是受害者，需要一项反恐战略，并且应为受害者提供必要补偿。

吴海涛先生（中国）：中方感谢乌拉圭倡议举行今天的公开辩论会，欢迎坎塞尔副外长主持此次会议。中方感谢阿明娜·穆罕默德常务副秘书长、迪恩副秘书长的通报，认真听取了民间社会代表的发言。

近年来，在国际社会共同努力下，安理会关于妇女、和平与安全相关问题相关决议落实取得了积极进展。另一方面，当前国际安全形势仍复杂严峻，恐怖主义活动猖獗，广大冲突中国家的妇女儿童受到性暴力威胁。国际社会应对冲突中性暴力问题加大重视，采取切实举措，全面提升对冲突中妇女等弱势群体的保护。

一是通过和平手段预防和化解武装冲突，从根源上消除冲突中性暴力行为。国际社会应坚持政治解决热点问题的大方向，通过谈判、斡旋和调解等手段，和平解决争端。在推进和平进程的各个阶段，确保妇女享有充分的参与权和决策权，重视发挥其独特优势，切实解决其安全关切，推动妇女成为缔结和平的主要力量。

二是增强当事国打击冲突中性暴力的能力。当事国对预防和打击冲突中性暴力行为、保护本国妇女儿童负有首要责任。国际社会应尊重当事国主权和意愿，尊重当事国政府根据本国国情采取的各项措施，积极向当事国提供建设性帮助，增强其安全、

经济、治理等各方面能力建设,推动其落实好有关妇女、和平与安全问题安理会和联大决议。

三是加大打击恐怖主义和跨国组织犯罪。国际社会应高度重视恐怖组织实施性暴力行为的新动向,坚持统一标准,加强合作,有效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特别是打击利用互联网及社交媒体从事以性犯罪为目的的恐怖活动、资金筹集、人口贩卖和极端思想传播。相关国家应加强边境管控和执法合作,分享反恐情报资源,切断恐怖分子流动通道。

四是确保联合国各机构形成合力。安理会应充分发挥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首要职责,同联大、经社理事会、建设和平委员会和联合国妇女署等相关机构加强协调,共同处理妇女、和平与安全领域问题。联合国维和行动应继续对维和人员性犯罪采取“零容忍”政策。维和行动出兵国和出警国应继续加强对维和人员相关培训,增强维和人员保护妇女儿童的意识,扩大妇女参与维和行动。

中方愿继续同国际社会一道,共同营造和平、安全、稳定的国际环境,为早日消除冲突中性暴力行为、推进全球妇女事业的不断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巴罗先生（塞内加尔）（以法语发言）：首先,我要感谢常务副秘书长阿米娜·穆罕默德和负责冲突中性暴力问题秘书长代理特别代表兼防止灭绝种族罪行特别顾问阿达马·迪昂先生所作十分详实的通报。我还要特别感谢米娜·贾夫女士令人感动的通报,使我们了解了当地的情况。我还要感谢乌拉圭代表团组织这次公开辩论,并编写了关于武装冲突中性暴力这一重大问题的概念说明(S/2017/402,附件)。正如扎伊纳布·班古拉女士在安理会所说的那样,“性暴力毁掉个人,破坏和平与发展的前景,对我们的集体人性造成阴影”。请允许我向班古拉女士致以她当之无愧的赞誉,她过去五年来一直向性暴力受害者提供宝贵的支持,履行了负责冲突中性暴力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的职责。我们希望她的继任者普拉米拉·帕滕女士在新的工作中取得圆满成功,并向她保证,我们将全力支持消除冲

突中性暴力这一罪行,这种罪行只把妇女作为战利品或改变人民族裔性质的手段。鉴于性暴力对受害者的心理影响及其对安全的有害后果,我们认为打击性暴力的成功必须要求我们首先要防止冲突。这也意味着保护平民,向这种现象的许多幸存者提供援助,最后是必须追究责任。

几十年来,甚至几个世纪以来,冲突中的性暴力受害者往往被剥夺了伸张正义的权利,而社会在将这种行为定为犯罪或向受害者提供必要的心理和(或)医疗保健方面,也是动作迟缓。不过,今天我们高兴地看到,安理会已经采取行动,直截了当处理这个问题,包括在过去十年中通过了旨在执行有关妇女权利的国际人权法的标准。然而,正如秘书长的最新报告(S/2017/249)所强调的那样,暴力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大规模移民、为性剥削目的贩运人口和使妇女成为武装冲突情势中经济的一部分,这些令人不安的现象愈演愈烈,使我们的集体良知备感震惊。考虑到这些新的祸患,我想在今天的发言中侧重谈三点,我认为这些要点在我们打击这一罪行的后果的共同斗争中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在预防性暴力罪行方面,我们都同意防止性暴力是广义上预防冲突的组成部分。正如秘书长在本会议厅第一次发言中明确指出,这不仅仅是一个优先事项,这就是优先事项。防止性暴力行为必须从执行国际法律文书所载的相关法律规定开始,并将此种犯罪的预防机制纳入和平协定和停火安排。还需要加强国家机构确保预防性暴力的能力,包括为此进行培训、提高认识和采取适当的法律措施。在预防方面,我们与妇女团体以及传统和宗教领袖合作也是至关重要的,他们可以在建立战略沟通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但是,我们必须牢记,镇压对于预防来说同样至关重要,因为它阻止潜在的施暴者实际实施这种行为,有助于恢复人们对法治的信心,并表明没有任何政治或军事领导人,也没有任何男人、女人或儿童高于法律之上。

我想强调的第二点是需要改善对平民的保护,并向性暴力受害者提供支助。在这方面,我

欢迎在联合国特派团中包括越来越多的保护平民任务。从1999年联合国塞拉利昂特派团到2013年联合国马里多层面综合稳定团——谨提及这一时期——联合国维持和平人员担负起这一既危险又必要的责任，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我想在这里向他们表示崇高的敬意，感谢他们为整个人类作出贡献。我们必须保护他们的成就，不能让少数人的行为损害几代勇敢和有原则的男女维和人员的名誉。在这方面，我国代表团欢迎并全面支持秘书长采取零容忍政策，在蓝盔部队中打击这种现象。本着同样的精神，我们必须适当处理非国家行为体所实施的行径，在发生大规模性暴力袭击的局势中，这些非国家行为体往往对这种罪行负责。他们也不能逃避法律的充分制裁。除了维和行动提供的安全之外，妇女受害者还需要援助，特别是心理援助。在这方面，我们同意，对性暴力案件必须首先实施最严格的保密，因为惧怕报复或进一步暴力可能阻碍受害者站出来。此外，鉴于性暴力也构成医疗紧急情况，受害者必须迅速而畅通地获得优质的保健服务。然而，除了心理和医疗方面的考虑之外，还需要提供与当前任务范围相称的人力和财政资源，以采取一致的反应，支持应对犯罪行为的快速反应措施，而对此种犯罪行为长期以来一直保持缄默。还有必要制定一个战略框架，以便优先考虑受害者的权利和尊严，结束有罪不罚现象，并确保对性剥削和性虐待采取监测、控制和预防措施。然而，各级需要作出更大的努力，以确保幸存者无歧视地获得全面的生活、医疗和法律服务。第三，最后一点，我想谈谈有必要追究这些行为的肇事者的责任，并确保受害者能够诉诸司法。在这方面第一个关切的问题是确保和平协定和停火安排明确地反映与性暴力有关的关切。如果我们想确保幸存者能够在冲突后局势中获得必要的服务和赔偿，撤销这种暴力的肇事者的职务，并确保对他们的行为追究责任，上述措施是至关重要的。作为后续步骤，我们必须努力进一步消除幸存者的污名化和边缘化，因为污名化和边缘化的后果通常是致命

的。此外，这种污蔑现象只会导致受害者的边缘化进一步加剧，同时阻碍她们得到社会的全面接受和重新融入社会。各国社会、包括传统和宗教领袖还必须帮助幸存者。我们必须传达一种明确的信息，即感到羞耻的应该是施害者，而不是受害者。

最后，我必须强调，在支持打击武装冲突中的性暴力和恢复持久和平的整个进程中，某些先决条件至关重要。首先是要在各个层面扩大妇女在和平与调解谈判的参与。她们作为这种罪行主要受害者的经历具有极大的价值，不能忽视。因此，应该增加妇女参与维和特派团以及各国武装力量和警察队伍的人数。最后，我国代表团坚信，对已举报的武装冲突中性暴力事件进行有效和透明的调查并将其记录在案，有助于确保受害者有机会诉诸公正的司法，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表明我们在这方面的决心。对于塞内加尔来说，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除非我们打击性暴力的意愿、国际社会成员的这种意志战胜军阀使用这种暴力的意愿，否则，我们肯定无法击败性暴力现象。

略伦蒂·索利斯先生（玻利维亚多民族国）（以西班牙语发言）：玻利维亚感谢主席国乌拉圭召开今天重要的公开辩论会。主席先生，我们还欢迎你出席会议，并欢迎瑞典国防部长与会。我们感谢常务副秘书长、负责冲突中性暴力问题秘书长代理特别代表阿达马·迪昂先生和民间社会代表MinaJaf女士的通报。

今天，我们听到妇女和女童在武装冲突局势中所经历的令人痛心的故事。她们是性暴力、强奸、性奴役、强迫卖淫和绝育以及其他形式性虐待的受害者。对妇女的性暴力行为剥夺了她们最基本的权利，尽管存在应该保护妇女的国际法框架，但她们仍然受到虐待和欺凌。父权制度剥夺了妇女对自身的性和生殖权利的掌控，致使对妇女的性暴力行为持续不断。这种行为是冲突局势所不断加剧的父系制度的可怕表现形式。如上所述，在妇女和儿童的身心遭受凌辱，尊严被剥夺，并在战争或武装冲突

中被当作人体盾牌的情况下，父权制度得到进一步强化，导致无法有效巩固国际和平与安全。

鉴于此类犯罪行为对安全造成影响，加上受害者心怀恐惧或感到耻辱，此类罪行没有被举报或受到谴责，因此，很难估计冲突中性暴力受害者的人数。然而，在许多情况下，这些数字令人震惊。例如，卢旺达灭绝种族罪问题外联方案和联合国指出，在卢旺达灭绝种族行为期间，有10万至15万名妇女被强奸。秘书长最近关于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的报告（S/2017/249）指出，据报19个国家中发生此类行为。我们还看到2016年出版的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的数据，其中表明已经登记在册的有1500多万难民和3600万国内流离失所者，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指出，冲突国家的流离失所者中，妇女和儿童占80%。

目前的情况肯定没有改善。这个问题极为复杂，因此，我们认为必须重点关注五个基本方面，第一个方面是预防，其次分别是知晓真相权、诉诸司法权、赔偿权以及知晓此类侵权行为不会重现的权利。关于预防，我要援引秘书长的报告，其中指出

“预防性暴力是更广泛的预防冲突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不是优先事项之一，而是最大的优先事项。”（S/2017/249，第4段）

关于安全问题，我要回顾即将离任的负责冲突中性暴力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扎伊娜卜·哈瓦·班古拉女士的话，她在2014年度报告（S/2014/181）中指出，南苏丹妇女在田野中收获作物时，不得不在养家糊口和遭受武装人员袭击之间作出两难的选择。

其他受冲突影响的地区也存在这种情况，因此，我们必须努力加强现有的机制，不论何时何地发生此种现象，也无论妇女和女童处境如何，都要帮助她们切实享有安全。在这方面，性暴力与贩运人口之间密切相关，第1325（2000）号决议提及这种关系非常重要，这表明它们之间以及恐怖主义与

跨国有组织犯罪之间具有联系。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2016年全球贩运人口问题报告指出，贩运人口的受害者中，79%是妇女和儿童。恐怖主义团体，如伊拉克和沙姆伊斯兰国、基地组织和博科哈拉姆等团体，不仅将性暴力当作战争武器，还将其作为筹措活动经费的一种手段。有鉴于此，我们必须打击性剥削和强迫卖淫活动所产生的资金流动。

关于执行国际标准问题，我们敦促所有国家批准《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它是打击与性暴力有关的罪行的最适当机制，因为它确认这些罪行构成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在某些情况下，这也是灭绝种族行为。还必须执行安理会有关决议，包括第1820（2008）号、第1888（2009）号和第1960（2010）号决议。执行这些决议将使特别代表办事处能够建立一个可靠的系统来监测、分析和提供有关冲突中性暴力的信息，这些工具有助于促进冲突方之间开展对话，帮助他们保护平民，并制订打击性暴力的全面战略。

最后，如果我们要实现可持续的持久和平，那么，在任何时候都不能让任何级别的性暴力肇事者逍遥法外。绝不能认为这种行为是战争的必然结果。虽然我们不一定能阻止人们发起战争，但我们必须努力遵守国际法，谴责单方面行动、干涉主义和改变政权的政策，这是导致冲突的部分因素，必须制止这种做法，我们才能避免不仅是妇女和女孩、也是整个人类可能面临的悲剧性后果。

扎加伊诺夫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我们要感谢通报者参加今天的会议以及对讨论所作的贡献。我们赞赏地注意到扎伊纳布·班古拉女士的工作——她最近完成了冲突中性暴力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的任期——和她对消除这一邪恶现象所表现出契而不舍的精神。我们也祝愿新任特别代表普拉米拉·帕滕女士一切顺利。

我们认为，冲突中的性暴力是亟需加以解决的问题，在保护平民的范畴内这种行为成为冲突的

主要特点时，尤其是如此。与此同时，我们应避免试图人为地将性暴力与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 and 预防冲突联系起来。我们认为，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性暴力是武装冲突的根本原因之一。恰恰相反，我们在此讨论的是武装冲突造成的令人憎恶的后果。

我们研究了秘书长2016年关于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问题的报告（S/2017/249），其中包括联合国在这一领域工作的中期结论。我们支持关于必须加强预防冲突中性暴力的国家潜能和确保对性暴力追究责任的结论。我们只有与处于武装冲突局面中的各国政府合作并确保其主权受到尊重，才能在打击性暴力方面取得切实进展。同样重要的是，必须开展类似的对话，让宗教和其他传统领导人等参与其中，讨论关于性暴力受害者污名化、康复和重新融入社会的问题。

当然，我们感到关切的是恐怖主义团体成员持续实施性暴力的信息，尤其在叙利亚和伊拉克。我们强烈谴责这种犯罪行为。我们呼吁各国更积极地合作，共同摧毁伊拉克和沙姆伊斯兰国（伊斯兰国）的影子经济。伊斯兰国的收入来自人口贩运、性奴役、强迫卖淫和其他途径。这些罪行都不应该继续不受惩罚。切实将其记录在案并进行调查主要是相关当局的职责。至于报告提到的，在违反《联合国宪章》的情况下建立所谓的叙利亚调查机制，我国代表团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众所周知。

这已经不是我们第一次不得不详述所用术语的问题，这不仅仅是一个学术方面的问题。问题在于，概念的改变可能会产生重大的现实后果。我国代表团一再提请注意，有的国家试图扩大安全理事会在打击冲突中性暴力领域的工作范围，包括试图在最近的报告中“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这一术语方面的问题。我们认为，这种看似技术性的变化实际上非常可能违反安理会的任务授权，并干涉其他联合国机构或国家的职权范围。对属于战争罪的性暴力和属于犯罪行为而与冲突各方毫不相关的性暴力，我们必须非常清楚地加以区分。我们认

为，安全理事会处理的性暴力问题应该与武装冲突直接相关，而且发生于安全理事会议程上的局势之中。

由于伊黎伊斯兰国、博科哈拉姆组织、青年党和努斯拉阵线实施的暴行，性暴力问题在今天会议的概念说明（S/2017/402，附件）和秘书长的报告（S/2017/249）中得以强调是正确的。然而，出于某些原因，它们提到了一些“极端主义团体”或“暴力极端主义团体”。我们要再次强调，这些和其他类似的恐怖主义实体必须被称为“恐怖分子”；否则就可能降低犯罪的严重程度和打击恐怖主义的双重标准，这是不可接受的。正是为了打击恐怖主义行为，我们制定了一个国际文书框架，其中包括国际公约和安全理事会决议。我们不要在这里制造任何混乱。我们呼吁大家在编写有关这一议题和其他议题的下一组文件时考虑到这一点。

我想提到另一个最近越来越明显的趋势。性暴力常常被认为是侵犯人权，这当然是对的。但在武装冲突的背景下，我们首先需要谈及国际人道主义法，它不仅规定政府机构和代理人，而且规定武装冲突的非国家参与方必须确保遵守打击性暴力的规范和标准，使所有参与方都为违反这些规范承担责任。

这种重点的软化可能会削弱保护平民的现有框架和负责冲突中性暴力问题的秘书长特别代表的任务授权。这也可能导致联合国工作的重复。有些实体正在编写有关该问题的报告，但它们在方法或问题实质方面却不具备必要能力和足够的知识。举例来说，联合国驻乌克兰人权监察团最近关于与乌克兰冲突有关的性暴力的报告存在不专业和混淆不清的问题。而且，因为乌克兰代表团再次对俄方提出毫无理由的投诉并提及这份报告，我要指出，这份报告还包含了众多信息，阐述了被政府军剥夺自由的男子和妇女遭受殴打和酷刑，包括电击、威胁强奸、脱光衣服和其他罪行的许多案例。我们还可以为类似信息提供其他来源。我们不会向安理会成员引述各种信息，因为这将占用太多时间。

下个月，国际社会将第三次庆祝打击武装冲突中性暴力国际日。设立这一国际日旨在表明各国设法结束这一犯罪行为的决心和一致性。

最后，我们要重申，我们愿意在安理会的框架内，在安理会就该议题所通过决议的基础上，在这一领域进行合作。

里克罗夫特先生（联合王国）（以英语发言）：部长先生，我感谢你召开和主持这次重要的公开辩论会。我首先要欢迎米娜·贾夫和阿达马·迪昂再次来到安理会，并感谢他们今天上午非常重要的通报。我尤其要赞扬贾夫女士为我们提供强有力的证词，并将民间社会独特而宝贵的观点带入安全理事会会议厅。这是我们需要更经常听到的观点。当安理会成员就我们在会议厅讨论的问题倾听受其影响的妇女和男子介绍情况时，安理会效率最高。冲突中的性暴力问题也不例外。

正如我们今天听到的，结束性暴力是建设和平、预防冲突与和解的核心。这一信息不需要在安理会重复。我们访问南苏丹、乍得湖流域，以及最近访问哥伦比亚之前，都听过很多次。

我们也不能忘记我们在尼日利亚北部那个满是尘土的境内流离失所者营地听到的故事：妇女们讲述了女儿被博科哈拉姆组织绑架的故事，她们很可能被迫结婚和当性奴。然而，正如秘书长的报告（S/2016/361）清楚表明的那样，大家没有听到这些信息。做得还不够。妇女和女童，男子和男孩仍天天遭受性暴力：在马里，幸存者被迫撤回投诉，从而让作恶者可以逍遥法外；在叙利亚，没有一个人因为达伊沙的恶行而遭起诉；在南苏丹，我们看到有人继续令人憎恨地将强奸用作惩罚社区的令人憎恶的手段。

我们知道需要做什么。我们必须使结束性暴力成为停火协议的关键部分。我们需要少一些做饭的妇女，多一些参与谈判的妇女。而且我们需要更多女性成为军警人员，因为对众多幸存者来说，一名男性军警人员令他们感到恐惧，而不是信任。这是

各国政府、武装部队，以及联合国及其维和人员都需要留意的教训。

但我们不能感到气馁。我们都必须发挥我们的作用，尽我们的力量确保报告这些罪行、照顾幸存者，并追究作恶者的责任，无论他们是恐怖分子或国家行为体。正因为如此，联合王国与联合国专家小组和司法快速反应正在合作开展一项运动，以处理围绕着性暴力幸存者的污名化问题。正因为如此，我们与200多名民间社会专家合作制定了有助于记录这些罪行的国际议定书。正因为如此，我们现在正制定将于今年晚些时候由大会发起的全球行动原则。这是新工具，既是再次与民间社会，也是与联合国机构和会员国共同开发的工具，以帮助决策者和国际组织通过其工作处理污名问题。

最终，如果我们想要处理恐怖分子，而且实际上是国家行为体骇人听闻地使用性暴力的问题，我们需要从大处着眼，需要视野更广阔。我们必须认识到，是和平与安全遭到破坏，而且安理会未能维护《联合国宪章》赋予职责的情况使恐怖分子和国家行为体实施这些令人作呕的行径。无论投票赞成或否决，安理会发生的情况对这种不安全感局面产生非常切实的影响。那么让我们务必确定，处理性暴力问题不是我们在这一辩论会上每年只讨论一次的议题，而应该存在于每一个相关的安全理事会议程项目中，从即将展开的对基地组织制裁制度的审查开始。

我们同样无法躲避的是，这种骇人听闻的行径是性别歧视和不平等现象的直接结果。除非妇女得到平等对待，同工同酬并且受到同样的尊重，否则我们将不仅无法处理这个问题，而且无法实现不到两年前我们共同商定的全球目标。

最后，我要感谢扎伊娜卜·班古拉前任特别代表对这一重要问题付出的所有不懈努力和发挥的堪称典范的领导作用。我祝愿她今后一切顺利并期待着与她的继任者普拉米拉·帕滕进行合作。

卡尔迪先生（意大利）（以西班牙语发言）：
首先，我要祝贺乌拉圭召开今天今天重要的公开辩论会，讨论与国际和平与安全密不可分的议题。

（以英语发言）

我还要感谢阿米纳·穆罕默德常务副秘书长、阿达马·迪昂特别顾问和米娜·贾夫女士的通报。

意大利赞同将由欧洲联盟观察员，以及由加拿大代表以妇女与和平与安全之友小组的名义所作的发言。

在当今的冲突中，平民日益陷入交火之中。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被用于造成流离失所、影响生育和种族、遏制反对派、刺激部队并削弱社会和社区的凝聚力。近年来，对在两种具体情况下使用性暴力的关切有所增加。第一种情况是恐怖分子和暴力极端主义团体广泛而有系统地使用性暴力。第二种情况是，逃离冲突的人员流动增加，这提升了移民落入贩运人口者手中的风险，包括成为性虐待和性剥削的受害者。

正如第2242（2015）号和第2331（2016）号决议确认的那样，解决冲突和反恐战略必须包括保护和增强妇女和女童权能的措施。我们必须更好地执行已有文书，果断地预防性暴力，追究那些负责人的责任并向受害者提供援助。

性暴力和性别暴力并非不可避免。预防应从和平时期开始，建立强有力的法律框架和健全的机构。预防还要从有效使用现有工具开始，如暴行罪分析框架，该框架自设立以来就一直得到我们的支持，其目的是通过使用性暴力等预警指标来查明和预防暴行罪。

如果犯罪不承担后果，预防就没有作用。不能宽恕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国际社会正采取更多措施制止有罪不罚现象，而国际刑事法院对于这一努力至关重要。国际刑事法院规约明确列出了各种形式的性犯罪和性别犯罪，将其作为危害人类罪和战争罪的基本行为。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设立性暴力

责任追究制，将其作为主要战略目标之一，以及国际刑事法院对让-皮埃尔·本巴一案的历史性裁决，都是向正确方向迈进。当国家司法管辖机构未能或无法伸张正义时，我们必须继续增强国际刑事法律机构的权能。

同样，当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达伊沙实施性暴力和性别暴力、性奴役、绑架和贩运人口等有系统的严重侵害行为，比如对雅兹迪人的所作所为，我们必须加强追究责任。我们同意安全理事会在其相关的制裁委员会和附属机构中应扩大武装冲突或恐怖主义背景下的性暴力罪犯的指认标准。今年早些时候，我们在关于中非共和国的第2239（2015）号决议中成功列入了这一条款。

建设国家能力也是加强培训以处理这类犯罪的核心。这正是我们通过维琴察的稳定警察部队英才中心所做的工作。这个中心为维和人员预防和调查性暴力和性别暴力提供了高质量的培训和专门课程。这是我们与美利坚共和国共同开展的项目。

性暴力已经成为基于冲突、贩运人口和移民的新循环的常态。移民，尤其是妇女和女孩，极易遭受以性剥削和剥削劳动为目的的人口贩运。在管理地中海地区前所未有的移民流动方面，意大利最近通过了一项保护无人陪伴的外国未成年人的新法律，为未成年人提供具体援助，包括法律援助、文化调解服务和身份识别，以及帮助家庭团聚等。

最后，正如我先前所说，如果不追究作恶者的责任，预防和向受害者提供援助是不够的。只有当性暴力明显要付出更高代价时，我们才将向消除这一祸害迈出一大步。

萨迪科夫先生（哈萨克斯坦）（以英语发言）：
哈萨克斯坦感谢主席国乌拉圭召开今天的重要会议。我们还感谢常务副秘书长穆罕默德女士、副秘书长迪昂先生，以及非政府组织代表贾夫女士的通报。

现在，必须充分处理冲突中性暴力的各个层面，因为它与冲突的性质、作恶者的基本情况和这

种恐怖暴力的特性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冲突中性暴力的加剧已达到令人震惊和前所未有的程度。跨国犯罪和人口贩运加剧了性暴力，并使其成为战争的手段，这是恐怖主义团体思想的核心要素及其收入来源之一。

因此，这种祸患需要跨国干预。由妇女署为牵头机构的联合国制止冲突中性暴力行动的一切努力都需要与区域和次区域机构进行协调。这些努力必须与国际组织，特别是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以及刑警组织、议会及宗教领袖、非政府组织和民间社会进行协调。其目的不仅在于查明和监测这种虐待行为，而且要对犯罪者采取行动，改变极端主义的宣传，促进在各级进行教育，并提高对赋予妇女权能的认识。

国家在加强立法应对性暴力和其他残暴罪行以及加强执法和刑事司法系统方面负有首要责任。此外，世界各国的立法措施还应与联合国的标准协调，以便与跨区域行动保持一致。在这方面，我们赞扬冲突中性暴力问题法治专家组继续向会员国提供技术援助。

还应该协助各国执行第1325（2000）号决议和其他决议，包括第1820（2008）号、第1888（2009）号、第1960（2010）号和第2106（2013）号决议，在各个层面和社会各阶层打击暴力行为。我们需要确保对冲突中所有性暴力事件追究责任，结束有罪不罚现象。各国应该与安理会各制裁委员会合作，制裁委员会应将性暴力列为制裁以及冻结有组织的资产和资金的指定标准。信息共享不仅应在各委员会之间进行，而且还应在各国之间进行。

哈萨克斯坦呼吁所有国家都遵守法治和人权方面的国际原则，并充分执行安理会有关决议。我们还全力支持联合国对一切形式性剥削行为的零容忍政策，我们坚定地认为，预防维和人员的性虐待行为应该是绝对的优先事项。所有维和特派团都必须将保护工作作为其任务授权的基本要素，并部署更

多妇女军事和警察人员，而且在部署前开展充分培训。

哈萨克斯坦目前作出的贡献是向联合国西撒哈拉全民投票特派团派遣能够处理性别问题的高素质军事观察员，我们正努力在未来增加部署此类人数。

性暴力影响幸存者 — 不论是儿童还是成人 — 生活的各个方面。人口贩运和性暴力的受害者应该得到充分、有效和迅速的关注和支持，应该有更多机会获得保健、社会支持、法律援助以及重新融入社会经济。哈萨克斯坦与其他会员国一样，坚信妇女应享有尊严并获得权能，我们将与国际社会一道参与所有多边行动，以期为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新的和平议程而促进这些基本要素。

南博先生（日本）（以英语发言）：首先，我要感谢主席召开本次会议。我还要和其他人一道感谢通报者非常广泛和杰出的通报。

我还要衷心感谢扎伊纳布·班古拉女士过去五年来作为负责冲突中性暴力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充满激情地开展工作，我欢迎任命帕滕女士为新的特别代表。

日本欢迎秘书长关于预防工作的新愿景，新愿景强调平等权利和赋予妇女权能。我们期待联合国系统性别平等与平等问题工作队提出新的战略。

我们深感关切的是，恐怖主义集团继续犯下性暴力事件，并将此作为战争和恐怖主义的手段。这种行为涉及系统性的侵权行为，并将其作为战略目标，这可能相当于危害人类罪，因此，我们必须系统性、战略性地处理这些行为。毋庸置疑，安理会是联合国讨论和处理这一问题的适当机构，因为这与维持和平与安全直接相关；绝对不能将其视为安理会工作的附加要素。

我们欢迎秘书长报告（S/2017/249）中所载关于性暴力信息的质量有了提高，但我们仍然认为，有必要及时向安理会通报具体国家冲突中的性暴力

情况以及相关专题领域的工作。我们集体行动的质量有赖于充足和充分的信息。

我们赞赏秘书长决心在维持和平行动中尽可能实现性别平等的坚定意愿。具体而言，日本始终大力支持秘书长在整个联合国系统内对性剥削和性虐待的零容忍政策，并支持在实地全力落实这一政策。

同样令人鼓舞的是，联合国维和特派团妇女保护顾问人数有了增加。她们提高监测、分析和报告性暴力能力的作用至关重要；因此，应该保证专门的人力和财力来确保她们能持续开展工作。日本在这方面参与了集体努力，我们为联合国对这些顾问的能力建设培训提供了资助。

今天，我要强调日本认为特别重要的三点。

第一，我们必须认识到，与以往一样，国家一级处理性暴力问题的方法显然存在局限性。如第2331（2016）号决议所强调的那样，在贩运人口问题上，应充分强调跨界合作的重要性。应该促进国际司法合作，切实追究肇事者的责任，必须切断对恐怖分子的资金流动，以挫败他们的目标。现在，我们必须加大力度来讨论并制订新的国际合作框架。

第二，确认受害者应该成为我们考虑的重点。应该理所当然地将性暴力的受害者归类为并作为暴力、包括恐怖主义的受害者，目的是让她们有资格获得官方支持。今年，我们决定通过联合国“打击冲突中性暴力的行动”，在同一范畴内支持为叙利亚难民和约旦当地社区所实施的一个项目。此外，日本一直是国际刑事法院的积极伙伴，出资支持受害者信托基金，援助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共和国境内的性暴力和性别暴力受害者。

第三，日本自豪地成为负责冲突中性暴力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办公室工作、特别是冲突中性暴力问题法治专家组的主要支持者，支持它们向刚果民主共和国、中非共和国和索马里政府提供援助。我重申，我们继续支持专家组，并鼓励其他会员国与

我们一道努力为专家组提供支持，因为专家组的资金完全来自自愿捐款。

最后，随着这个问题的规模不断扩大并且日趋复杂化，日本日益感到关切。我们目睹出现新的脆弱受害群体，例如因强奸而出生的儿童、男子和男孩以及流离失所者。在这方面，我们欢迎特别代表和专家组分享关于这些新群体的更多信息。日本依然致力于打击冲突中一切形式的性暴力。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谨提醒所有发言者将发言时间限定在四分钟以内，以便安理会能够快速工作。敬请打算作长篇发言的代表团散发书面发言稿，在会议厅内则作简略发言。

我现在请西班牙代表发言。

萨纳夫里亚·巴尔德拉马先生（西班牙）（以西班牙语发言）：和在我前面的其他发言者一样，我谨感谢主席国乌拉圭组织今天的辩论会。这将有助于对系统性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和国际人权法的主要行为之一，即冲突中的性暴力给予关注。

我还要感谢常务副秘书长的通报，并感谢迪昂先生和贾夫女士的发言。他们为我们描述了非常艰难的现状，这需要我们拿出决心并采取行动。我还要借此机会，和其他人一样感谢扎伊娜卜·班古拉女士开展了出色工作。过去几年来，我们与她共同努力，以加强打击冲突中性暴力这一祸患所需的文书。我们对她的继任者普拉米拉·帕滕女士表示欢迎。在帕滕女士和秘书长的领导下，今后五年将为我们提供一个历史性机遇，将打击最恶劣剥削形式作为联合国所有优先事项的核心重点之一。

西班牙将坚决支持为防止性暴力和以性剥削为目的的贩运人口所作的一切努力。我们想要确保犯下此类罪行的人被绳之以法并服刑。我们希望为受害者重新融入社会和消除任何可能的污名化做出贡献。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些目标并非只掌握在某一方的手中，而是掌握在我们所有人的手中。只要坚定不移地共同采取行动，我们就能有所作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必须扪心自问，安全理事会这样

的机构在不久的将来能做些什么，联合国其他会员国能够做出什么贡献。

去年12月，西班牙促进通过了第2331（2016）号决议。该决议的许多内容丰富了已经十分广泛的有关打击性暴力的准则。新的途径正在出现，我们在不久的将来可以就此开展工作，例如，解决将性暴力作为一种战争或恐怖主义策略、暴力对男子和男童的影响以及打击污名化等问题。在此背景下，我谨强调四个要点。

在执行关于冲突中性暴力的各项决议的过程中，我们必须改进的重要方面是，充分利用各制裁委员会专家组、各国打击暴力极端主义的专家、和平进程的调解员和谈判人员、边境检查站工作人员，以及被派遣参加联合国特派团的军事和警察人员的专门知识。不论我们提到的是国家、区域还是国际各级，也不论我们提到的是人道主义领域、安全部门还是政治和外交领域，只有在所有这些领域协调一致共同努力，我们才能取得更好的结果。在与民间社会的持续对话中不断丰富的专门知识，也将有助于制定和更好地落实预警机制，这将帮助我们预防武装冲突的爆发。这无疑是我们能够为促进国际和平与安全所作的最佳投入。西班牙加强了对安全部门工作人员的广泛培训，同时为巴勒斯坦和哥伦比亚等国提供培训，并为联合国制止冲突中性暴力倡议作出贡献。

任何行动的第二大支柱都应以打击有罪不罚现象为指导。在此背景下，我们必须审视能够改善证据保全的所有机制，以便能够在国家法律机构或国际刑事法院确定责任。

第三，应将受害者置于所采取的任何措施的核心。我们必须在支助受害者及因性暴力所生儿童，并在帮助他们重新融入社会经济生活方面开展更多工作。我们必须确保他们不论身处何种环境，都能得到其理应获得的承认和赔偿。

第四，我谨强调，这不仅仅是依靠性别暴力和性暴力领域的培训和专门知识，以缔造和平的问

题。至关重要的是，应当让妇女平等参与和平与安全部门，加入被派遣的特遣队，并且坐到谈判桌前。

就在一周前，我们在阿利坎特举行了妇女与和平与安全协调人网络第一次会议，该网络是我们于9月份在纽约启动的。会上讨论的议题之一是在和平与安全领域实现平等的结构性障碍。没有一个国家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数字。西班牙坚信，扩大妇女的作用范围对于打击冲突中性暴力及性剥削和性虐待至关重要。为此，我们支持深入开展关于使妇女更多地参加所有领域所需的具体措施的辩论会。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今天这样的辩论会必须提醒我们关注这一事实，并且在在我们想要取得进步的情况下激励我们。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尼日利亚代表发言。

Enikanolaiye先生（尼日利亚）（以英语发言）：我感谢乌拉圭代表团组织今天的公开辩论会，并欢迎该国外交部副部长参加会议。我们还感谢常务副秘书长和其他通报者发表他们对这个十分重要的议题的看法。

我们还要感谢秘书长提交的十分全面的报告（S/2017/249），包括报告所载的意义深远的建议。这些建议如果得以全面落实，将会确保我们能够真正地开始有效纾解妇女和女童在武装冲突中的困境。显然，冲突中的妇女和女童遭受的痛苦大于男子和男童，她们极易遭受暴力极端主义的侵害。在世界许多地方，她们依然是受性暴力这一祸患影响最甚的恐怖主义受害者。我们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极端主义团体绑架、贩运和虐待妇女和女童的行为，包括博科哈拉姆在乍得湖区域、尤其是在尼日利亚东北部开展的可憎活动。

我们完全同意秘书长在其最新报告中确定的模式和趋势。事实上，将妇女和女童当作性奴隶的行为同样必须受到谴责。在这方面，我们欢迎联合国为改善机构间协调、知识构建、宣传和国家一级

的技术支持所作的努力。我国代表团认为，为了在寻求可行的解决办法以应对冲突中性暴力挑战时取得持久结果，必须将实现有利环境和解决贫穷、饥饿、践踏人权、不公正、失业、腐败、缺乏包容性和有罪不罚等冲突根源问题，作为优先事项。

必须追究犯罪者的责任，但由于薄弱的结构和机构普遍存在，必须增强各国追究犯罪者责任的能力。然而，除了执法做法之外，以更加全面的做法处理冲突的政治经济问题，对于在全世界找到冲突状况的潜在补救方法至关重要。在这方面，应当增强多边合作，以加强各国应对暴力冲突、犯罪和恐怖主义造成的威胁的能力。

今天的公开辩论会与博科哈拉姆在尼日利亚东北部实施的恐怖主义活动有很大关系，这些活动已导致大约200万人大规模流离失所，以及所有人广泛谴责的与冲突有关的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尼日利亚始终协调一致地采取行动，以确保追究性暴力犯罪的责任。我们还与联合国和其他国际伙伴合作，在妇女和女童寻求避难的社区和地区，改善服务提供并加强保护措施。我国军队已经在大力削弱博科哈拉姆恐怖主义方面取得了长足进展，应当在这一背景下看待尼日利亚政府所作的努力。

尽管面临艰巨挑战，尼日利亚仍一直站在促进妇女参与解决冲突及促进和平与安全的前沿。就在上周，尼日利亚政府启动了经修订的执行第1325(2000)号决议及妇女与和平与安全相关决议的国家行动计划。该计划反映出我们在确保妇女和女童在武装冲突期间的安全，以及使其更加积极、直接地参与预防冲突和建设和平方面的承诺。我们还采取措施，增强妇女和女童在境内流离失所者营地的安全，减少其脆弱性，促使她们安全返回家园，以及最终重新融入社会。

作为打击暴力极端主义的努力的一部分，尼日利亚正在采取各种步骤，使已定罪的恐怖分子放弃激进思想，为此培养一系列心理专家并聘请辅导员来开创康复工作，还利用伊斯兰学者反击极端主义

言论，并就对话和宗教辅导的各个方面对他们进行培训。我们还与受影响的社区一起作出巨大努力，设计针对受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影响最深的人的经济振兴方案。我们借此机会向安理会保证，在最近释放了82名被绑架的奇博克女学生后，政府已加紧努力，确保释放剩余的被绑架女孩，并将获释女孩从博科哈拉姆恐怖分子意识形态的禁锢中解救出来。这些女孩重新获得自由后，同样重要的是要重新获得自尊，并协助她们返回家庭和学校。此外，心理咨询师和卫生专业人员紧急小组已经派往我国东北部，以帮助最近获释的女孩建立受害者简况，以期为她们采取适当的治疗方法。尼日利亚认真积极考虑加入已签署《关于同武装部队或武装团体有关联的儿童巴黎原则和准则》和《保护被武装部队或武装团伙非法征召或利用的儿童巴黎承诺》的现有108个国家的行列。继尼日利亚于2月积极参加了在巴黎举行的今年的国际部长级会议之后，我们坚信，这一举措将有助于加强尼日利亚对全球框架的承诺，进一步阻止博科哈拉姆招募和使用女童作为儿童或女子自杀炸弹手。此外，尼日利亚政府已采取措施，救助博科哈拉姆恐怖分子实施的强奸和其他性暴力侵害儿童、绑架儿童和其他严重侵害行径的受害者，启动了若干司法补救措施。政府采取的一些法律和社会补救办法包括由主管法院对200多名被拘留的博科哈拉姆恐怖主义分子进行全力起诉，以及旨在满足每一名性暴力受害者需要的回归、调整和康复方案。我们注意到并完全支持正在审议的秘书长报告(S/2017/249)所载的建议。我们相信，联合国仍然是提高对冲突中妇女和女孩的困境，包括联合国和平与安全议程的认识的中心平台。我们还承认，联合国各机构迄今在解决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方面取得的进展。尼日利亚随时准备在这一重要努力中继续与联合国和国际伙伴合作。我们承诺确保妇女和女童享有充分的权利，并且根据我们的国家法律和国际义务处理实施性暴力的人。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瑞士代表发言。

许阿尔女士（瑞士）（以法语发言）：我代表瑞士发言有两个理由——首先是因为性暴力主要是一——虽然并不完全是一——影响妇女和女童；其次，瑞士通过其常驻代表和性别平等捍卫者倡议框架，致力于增加妇女参与包括安全理事会在内的联合国机关的审议工作。

瑞士感谢主席国乌拉圭组织这次及时的辩论，并欢迎秘书长关于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的最新报告（S/2017/249）及其建议。我们也感谢与会者的通报。首先，我想强调去年12月通过的第2331（2016）号决议的重要性。安全理事会这项首次关于人口贩运的决议最强烈地谴责这一罪行和侵犯人权行为，明确承认贩运人口是和平与安全的问题。今天我们讨论一个密切相关的话题，即武装冲突中的性暴力。在这方面，我将提到三点。首先，虽然性暴力影响到人口的各个阶层，但某些因素导致更大的脆弱性。强迫流离失所和移民增加了虐待和剥削的风险。抵达欧洲的难民和移民的报告表明，许多妇女和女童在逃离冲突局势时遭到性剥削。在去年关于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的公开辩论（见S / PV. 7704）中，我们提到需要保护那些强迫流离失所或沿着移民路线旅行的妇女和女童。可悲的是，这个关切仍然存在。一切形式的性暴力也是流离失所的驱动因素，是移民途中和流离失所者的风险因素。男童和男人也是如此。在接下来的两年中，联合国会员国将就全球移民治理的新框架进行谈判。安全、有序和正常移民的全球契约提供了一个机会，在全球移民的话语中包含这一辩论所涉的一些问题。将于2017年9月在维也纳举行的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主办的关于贩运人口和偷运移民问题的专题辩论是解决这些问题的众多平台之一。其次，我们欢迎秘书长的建议，按照第1820（2008）号决议，继续将性暴力列为制裁制度的指定标准。此外，我们需要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防止有组织犯罪，并切断通过人口贩卖、强迫卖淫和其他形式的性暴力向恐怖主义团体提供资金。这些措施的理论依据是承认性暴力和人口贩运是战争经济的要素。第三，我们高兴的是，秘书长的报告提及重要的性

健康和生殖健康问题。以前的辩论中我们已经讨论过这个话题，但今天这一问题依然十分紧迫。我们有责任确保受冲突影响的妇女和女童能够获得各种优质的性健康和生殖健康服务，包括预防和应对性暴力和性别暴力的服务。在这方面，瑞士除其他外目前在大湖区支持心理社会护理计划。其目标是在个人、地方和机构各个层面全面处理性暴力和性别暴力。该计划包括医疗、心理和法律服务，并帮助受害者重新融入社区。2011年至2016年期间，有近6万名妇女通过该方案获得全面的照顾和支持。

最后，瑞士感谢负责冲突中性暴力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扎伊纳布·班古拉女士所作有力奉献，并保证全力支持其继任者普拉米拉·帕滕女士。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卢旺达代表发言。

鲁格瓦比扎夫人（卢旺达）（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非常感谢你和你国代表团组织这次重要的公开辩论。我还感谢常务副秘书长阿米娜·穆罕默德和阿达马·迪昂先生的通报。我们希望，今天的辩论将有助于加强集体行动打击这一战争罪，因为在日益增加的冲突中使用性暴力作为打击平民的战争武器和恐怖主义武器，而此种冲突数目之多，令人震惊。性暴力和性别暴力并非不可避免。防止包括性暴力在内的大规模暴行，提供这方面的保护，是国家的根本责任。作为会员国，我们的确有责任实施必要的规范和法律框架以及执行措施，确保和平与战争时期对性暴力的零容忍。但是，众所周知，冲突时期打破的第一条规则就是法治。因此，我们有责任确保对遭受性暴力侵害的人以及在冲突期间最需要的人进行保护。由于许多地区的冲突局势继续恶化，妇女和儿童仍然是性暴力的主要目标，我们认为，联合国维和行动应该有强有力的保护平民的任务。在座许多成员均已签署的基加利保护平民原则是为此目的的有效指南。应优先保护有需要的人，确保我们采取一切措施，为平民提供更有效的保护，为人道主义援助提供便利，并对侵害和虐待案件进行调查。卢旺达感到高兴的是，

我们实现了所有被部署的维持和平特遣队中15%的人员为女性的基本目标。我们提到这一点，正是因为我们认为增加参加维持和平行动的妇女人数，将极大地帮助我们确保制止暴力行为。

卢旺达认为，会员国应系统培训所有维和人员处理性别问题、防止性暴力，以及保护包括妇女和女童在内的个人。卢旺达在部署前培训中开设了针对所有部队和警察的课程，其中包括性剥削和性虐待方面的课程。同样，我们呼吁所有会员国推动妇女参与所有特遣队和部队。更具体来说，我们呼吁会员国派遣性别顾问和女性官兵，并普遍增加女性维和人员的人数。

冲突中性暴力是一种我们能够消除的罪行。我们坚信，通过将预防措施与应对措施相结合，包括定向制裁所有类型的犯罪者、监测和系统报告、援助受害者、增强妇女和女童权能、增加妇女维和人员和顾问人数，以及为所有部队提供培训，我们的共同努力定能取得切实结果。这将极大地推动创造一个对作为战争武器的性暴力零容忍的环境。

我们将继续支持负责冲突中性暴力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履行其授权任务。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秘鲁代表发言。

Tenya Hasegawa先生（秘鲁）（以西班牙语发言）：首先，我谨感谢安全理事会主席国乌拉圭召开本次关于“冲突中性暴力作为一种战争和恐怖主义策略”的公开辩论会，以此强调在冲突背景下对人类实施的最严重的暴行之一。

用作一种战术的性暴力是广泛或系统袭击平民行为的一部分，它会加剧武装冲突并大大延长冲突时间。我们能够看到，武装团体实施性暴力和基于性别的暴力行为，以此作为其战略目标的一部分，从而严重打击整个社区，并直接影响妇女和女童的人权，以及她们的健康、教育和对公众生活的参与。正因为如此，秘鲁认为，冲突解决战略和打

击恐怖主义必须包括为保护妇女和女童并增强其权能，以及打击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所作的努力。

尽管国际社会作出诸多努力，但许多记录在案的冲突中性暴力案件依然存在。有鉴于此，本组织在实地开展的工作在收集信息和促进对话，从冲突各方那里得到保护承诺方面，至关重要。

我们不能忽视文化污名，以及受害者对施虐者包括对其家人或证人实施报复和恐吓的担心，这导致他们大多数人没有报告暴力行为。与此同时，人们对国家机构缺乏信任，而且这些机构本身也缺乏公信力，当性暴力由负责提供必要保护的部队实施时，尤其如此。

关于秘鲁在这一问题上采取的相关措施，妇女和弱势群体部设立了一个流离失所者登记处，这导致采取了在冲突中和冲突后局势下保护妇女和女童权利的措施。同样，2005年通过的一项法律为1980年至2000年期间的暴力受害者、包括遭受强奸等违反人权行为侵害的受害者制定了一个综合赔偿方案。此外，在防止暴力侵害妇女行为的措施当中，秘鲁通过了男女机会平等法、性别平等国家方案，以及包括武装冲突中性暴力问题的禁止暴力侵害妇女行为国家方案。

秘鲁欢迎在维持和平行动的任务授权中系统地纳入性别视角，以及使妇女作为参与者参与预防和解决冲突的趋势。这就是为什么秘鲁一直在增加其参与的六个维持和平特派团的女性工作人员的人数。目前，女性占实地工作人员人数的约15%。

秘鲁认为，促进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能通过转变有害的社会文化规范和打击暴力极端主义来解决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根源问题方面至关重要。从这个意义来说，我国一直在努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5，该目标旨在实现性别平等及增强所有妇女和女童的权能。

同样，秘鲁支持将性别视角纳入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根据这一认识，秘鲁派遣参加维持和平行

动的军警人员得到了武装冲突局势中保护妇女和女童及其特殊需要和人权等方面的部署前专门培训。

最后，我要说，秘鲁致力于与其他国家共同解决相关的未决问题，以营建一个所有妇女都能无一例外地充分享受生活、不受虐待的和平环境。正因为如此，必须全面解决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问题。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列支敦士登代表发言。

Nescher-Stuetzel女士（列支敦士登）（以英语发言）：我们感谢乌拉圭为我们提供就这个重要问题发言的机会。我们感谢穆罕默德常务副秘书长、迪昂副秘书长和米娜·贾夫女士作了十分重要和实质性的通报。我们还要感谢班古拉女士过去五年来作为负责冲突中性暴力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开展的出色工作。我们期待与新任特别代表帕滕女士合作。

秘书长关于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的最新报告（S/2017/249）几乎没有带来将性暴力作为一种战术的做法正在减少的希望。此外，报告强调在大多数情况下，幸存者的痛苦并未随着违法行为本身的结束而停止；污名和羞辱使她们的境遇更加恶化，通常导致其不愿举报此类违法行为，从而使犯罪者逍遥法外。

在我们为消除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所作的共同努力下，问责是一个关键组成部分。国际刑事司法机制大大推动了为打击有罪不罚现象作出的努力——例如，1998年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的阿卡耶苏判决，判决认定性侵犯构成一种灭绝种族行为；再者，例如2016年国际刑事法院（国际刑院）的Bemba判决，国际刑院援引长官责任原则，认定Bemba对其下属实施的强奸负有刑事责任。这些判决发出了明确信息，即对作为战争工具的性暴力不予惩罚是不行的。我们赞扬国际刑院检察官在其正在开展的许多调查当中，将性犯罪和基于性别的犯罪作为优先事项。

我们必须寻求在国际刑院不具有管辖权的情况下的其他办法。在叙利亚一案中，大会建立的问责机制目前提供了为叙利亚人民寻求问责和公正的唯一有希望的道路。其职权范围指出必须要有性暴力方面的专门知识。我们呼吁所有国家继续为该机制提供政治和财政支持。

在冲突局势下，妇女和女童更有可能成为性暴力的受害者，但男子和男童同样也会受到影响。

估计有三分之一的幸存者是男性。对这个问题的回应是不够的；向男性幸存者提供的社会心理和医疗服务有限；过渡时期的司法机制通常对性暴力采取性别二元解释，将妇女视为受害者，将男子视为施暴者。这使男人和男童不到赔偿和保健服务。我们赞扬西班牙在关于冲突中贩运人口问题的第2331（2016）号决议中采用性别包容的语言，并鼓励其他国家也这样做。

第2331（2016）号决议对列支敦士登尤为重要。它认明贩运人口、性暴力、武装冲突、恐怖主义和跨国有组织犯罪之间相互关连。决议也反映了我们与联合王国和联合国大学关于谴责和制止贩运和现代奴隶制以及保护受害者的联合研讨会形成的一些思想。列支敦士登今年三月与联合国大学举办了另一个讲习班，重点是制止与贩运和现代奴隶制有关的资金流动，它汇集了金融部门领导人以及会员国和民间社会。研讨会的产物预计将于2017年7月的高级别政治论坛和今年秋季的高级别周提出。

最后，我要强调，结束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的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确保它根本不会发生。列支敦士登赞扬古特雷斯秘书长注重于预防，并指出，当前会员国的一半以上已经签署了关于安全理事会打击灭绝种族罪、危害人类罪和战争罪行动的行为守则，承诺支持采取及时和果断的行动来预防或制止暴行罪的实施。我们呼吁剩余的会员国加入我们的努力，以确保安全理事会履行《联合国宪章》所阐述的任务，并承担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首要责任。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代表发言。

霍什鲁先生（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以英语发言）：首先，请允许我感谢主席国乌拉圭召开这次公开辩论会。我也要感谢通报人对这次辩论的宝贵投入。

妇女是促进和平与稳定的重要资源。关于妇女与和平与安全的第1325（2000）号决议侧重于武装冲突对妇女的具体影响，以及她们在预防冲突和加强地方、区域和国际各级的和平、稳定与安全方面可发挥的积极作用。

不幸的是，目前的危机，特别是中东的危机，已经呈现可怕的形式，对本地区的稳定构成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妇女是主要受害者之一，在暴力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祸害中挣扎。不尊重妇女的暴力极端主义在塔克菲里意识形态煽动下蔓延，威胁着妇女和女孩的生命和权利。她们遭受的苦难最多，一直是极端分子和恐怖主义团体系统的性剥削和奴役、强奸和其他形式的性暴力的对象。

伊朗强烈谴责达伊沙及其分支博科圣地等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团体的野蛮行径，以及对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平民的不分青红皂白的袭击。在充满仇恨、恐吓、仇外心态、种族定性和基于种族、宗教、族裔、来源国和语言的歧视的环境中，妇女容易成为性暴力和虐待的受害者。因此，她们的学术、经济、政治和社会进步的机会被这些令人恐惧的心态和局势严重削弱。

在一些地区，特别是中东地区，诸如外来干涉、军事入侵以及外国占领等破坏性因素，很大程度上造成家庭崩溃。因此，妇女和儿童在这些威胁中首当其冲，不仅破坏了他们的当今，而且使他们面临延续数代人的长期持续的痛苦。在这种情况下，妇女赋权和发展的空间所剩无几。

制裁对各国国内性别平等政策和预算的影响是另一个重要方面。制裁是一种集体惩罚形式，公然不分青红皂白地侵犯所有公民，特别是妇女的基本

人权。在以色列政权的残酷占领以及对加沙地带的非法封锁下，有系统地侵犯包括巴勒斯坦妇女在内的巴勒斯坦人民合法权利，大规模地剥夺了巴勒斯坦平民和妇女的权利。

不幸的是，在也门空袭受害者中，妇女和女孩的人数畸高。经证实的报告显示，沙特领导的联盟对也门的无理入侵导致一万多人死亡，一万七千多名平民受伤，其中至少有1,677名妇女和2,260名儿童。

最后，我要强调，我国代表团认为，安理会组织这样的辩论不应该损害联合国系统内审议与妇女有关问题的最相关机构的工作，即妇女地位委员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以及大会。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欧洲联盟观察员发言。

马里纳基女士（以英语发言）：我代表欧盟及其成员国发言。候选国土耳其、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黑山、塞尔维亚和阿尔巴尼亚；稳定与结盟进程国和可能候选国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以及乌克兰，摩尔多瓦共和国和格鲁吉亚都赞同这一发言。

略不到一年以前，我们都纪念了第一个消除冲突中的性暴力行为国际日。那时，欧洲联盟重申最坚决地支持对任何形式的性暴力的零容忍。那时和现在我们都说，性暴力是一种公然而且不能被接受的侵犯人权行为，我们同受害者、幸存者及其家属站在一起。

今天，我要特别感谢乌拉圭组织这次公开辩论会，也特别感谢常务副秘书长阿米纳·穆罕默德女士、副秘书长阿达马·迪昂和代表民间社会发言的米娜·贾夫女士的发言。还请允许我借此机会祝贺普拉米拉·帕滕女士被任命为负责冲突中性暴力问题的秘书长特别代表，并祝她在新的挑战中取得圆满成功。我们还要感谢即将离任的特别代表扎伊纳卜·班古拉女士在过去五年中的努力和坚定的服务，并祝她在今后的工作中一切顺利。

欧洲联盟赞赏科特迪瓦政府采取的措施，使得科特迪瓦武装部队从秘书长报告（S/2017/249）的附件中除名。我们欢迎秘书长提交的报告。欧洲联盟强调，鉴于性暴力和基于性别的暴力也是世界太多的地方性别不平等和妇女从属地位的结果，因而采取整体办法，将冲突中的性暴力作为更广泛的妇女与和平与安全议程的一部分来处理依然重要。

此外，应该在性暴力和性别暴力的更广泛背景下分析和解决污名问题，而不论其是否与冲突有关。

虽然性暴力和性别暴力主要针对妇女和女孩，男子和男孩也是这些罪行的首要和二次受害人。我们完全支持秘书长着重预防冲突。防止性暴力和基于性别暴力的努力符合欧洲联盟“外交与安全政策全球战略”的关键目标——早期解决冲突，同时将复原力的建设作为国家和社会的重中之重。欧洲联盟仍然决心以身作则，防止性暴力和性别暴力，并保护个人和社区免遭暴力。

我们知道问责制从本国开始。本着这种精神，我们在2017年发起了一系列行动，打击欧盟内部和世界上一切形式的对妇女和女孩的暴力行为。我们还高兴地告知安理会，上星期五，欧洲联盟部长理事会决定作为正式成员加入欧洲委员会《预防和打击暴力侵害妇女行为及家庭暴力的伊斯坦布尔公约》。

我们欢迎安全理事会注重武装冲突中贩运人口的问题。为了打击这一现象，我们已经建立了一个雄心勃勃的、有性别针对性的、全面的法律和政策框架。反贩运行动也是我们对外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自2015年以来，我们在地中海的海军行动拯救了超过24万人的生命。

欧洲联盟坚决支持秘书长对于性剥削和性虐待的零容忍政策，以及他处理这一挑战的领导作用。我们正在努力确保维护文职和军事行动中最高的专业和行为标准，并为加强预防、保护和问责措施奠定基础。我们还资助了国际移民组织，使其能够开

发出工具，以助人道主义团体预防和应对人道主义工作人员的性剥削和性虐待。我们希望它们也将有益于我们深受欢迎的、更广泛的联合国系统在这个问题上的改革。

我们坚决倡导和促进妇女公平而有意义地参与预防冲突、危机管理、解决冲突、调停和建设和平，我们的目标是在我们所有的文职和军事部署中提高妇女的代表性和参与程度。我们想看到采取切实步骤，解决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用强奸作为战争武器而不受惩罚的现象，并继续改变对待这种罪行的全球态度。问责和诉诸司法是必不可少的，必须确保受害者、幸存者和性暴力见证人有公正和对性别问题敏感的法庭和赔偿，包括作为过渡时期的性别公正的一种形式。

我们已经通过了一个过渡时期司法框架，确保性别是这些程序考虑的一个变数。打击冲突中性暴力的努力还应包括采取措施，通过适当的记载，确保充分的信息、实况调查、分析和数据收集，以及迅速和有效地调查此类罪行。我们承认民间社会组织在这一领域的关键作用，我们将继续与他们合作，共同努力。

我们强调必须充分利用安全理事会为打击和预防冲突中性暴力而建立的机制和工具，我们欢迎并鼓励在安理会制裁制度中进一步使用与人权和性暴力有关的标准。到目前为止，28个欧盟成员国中有18个已经按照第1325（2000）号决议采取了国家行动计划。我们继续以全面、多部门和多层面的方式，有系统地采取2014年“制止冲突中性暴力问题全球首脑会议”的后续行动。我们努力确保我们所有的人道主义援助有系统地将回应适配于所有年龄段各种男女有别的需求。

我想凸显世界各地一些预防和应对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的欧盟具体举措。Madad基金，应对叙利亚危机的欧盟区域信托基金，出台了欧盟对叙利亚难民危机的最大一揽子对策。除其他组成部分外，该

方案为至少70万叙利亚难民和邻国国内流离失所者加强了针对性暴力和基于性别的暴力的保护。

在索马里，我们一直在资助国际救援委员会向8个诊所和1个医院的性别暴力受害者提供综合救生保健服务。此外，5月11日在伦敦举行的索马里会议上，代表欧洲联盟的高级代表费代丽卡·莫盖里尼还宣布了追加的2亿欧元，以加强我们在支持该国发展、稳定与安全方面的主导作用；与欧盟成员国一起，我们已经为人道主义援助拨款4.6亿多欧元。在这方面，打击基于性别的暴力是我们人道主义努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十年来，欧盟一直在刚果民主共和国资助潘奇医院，它专门医疗战时轮奸的受害妇女。2014年，其创始人丹尼斯·穆奎盖博士因挽救数千名妇女的生命被授予欧盟的萨哈罗夫奖。我们还为联合国妇女署执行的一个项目拨出350万欧元，以确保科索沃、哥伦比亚和菲律宾的过渡时期司法程序处理对妇女的基于性别的虐待行为。总而言之，世界各国84个以上的不同项目已经使近350万人受益。

最后，为了加快执行我们的承诺，我们在2017年将优先具体支持最偏远和脆弱地区的妇女难民和暴力受害者。我们还在加紧努力，确保在逃离冲突、迫害、动荡或贫困之后抵达欧洲联盟的妇女和女童中，歧视或任何形式性暴力的受害者都可以获得医疗、法律支助、适当的创伤咨询和心理社会护理。虽然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我们也必须承认，仍有许多工作要做。欧洲联盟将继续与联合国共同努力，打击这些侵害行为，因为世界各地的所有妇女、男子、女孩和男孩都应该能够过上无恐惧和充满希望的生活。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巴基斯坦代表发言。

洛迪女士（巴基斯坦）（以英语发言）：我国代表团欢迎今天公开辩论会。性暴力是武装冲突中最恶劣的罪行之一，对妇女和女孩的影响也不成比例。太久以来，性暴力被认为是一个不幸的和不可

避免的冲突现实。太久以来，人类一直站在一旁，以闪烁其词的宿命感为其集体不作为开脱。但是，世界各地的冲突局势如此明确地显示出，对妇女和女孩的剥削不是冲突附带的副产品，而是广泛用于侮辱和恐吓平民的工具。对于其幸存者来说，性虐待的疤痕往往是不可磨灭的、持久的，远远超出其身体和生理痛苦的极限。社会耻辱和边缘化使任何寻求了结的努力更加复杂化。

在其关于妇女与和平与安全的议程范围内，安全理事会率领全球努力结束这种非人性化行径。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第1325（2000）号决议开启了冲突中的性别问题的新焦点并形成体制，将妇女的参与和权利推到政治辩论的前列。其后的安理会决议借此势头确认了性暴力是一种战术，也是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并制定了一些措施应对和防止发生此类暴力。

但迄今为止，所取得的进展参差不齐，各不相同。秘书长的最新报告(S/2017/249)表明，在战争的政治经济中，妇女和女童继续作为一种货币形式。世人惊恐地看到，一些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利用强奸和性虐待作为一项蓄意奉行的政策来慑服和压制全体民众。我们在巴基斯坦的邻国也看到这一现象。不幸的是，往往没有充分追究实施和纵容性暴力行为者的责任。

国际社会现在面临的关键挑战是把政治意愿转化为实际行动，并推动实地发生真正变化。我们集体行动的效力如何，将取决于一种包容各方、基础广泛和全面的做法。头等要务应该是遏制对这些罪行有罪不罚的现象。我们必须把幸存者蒙受的羞辱和性暴力的后果转移到此类行径的施加者身上。由于起诉工作对于预防工作至关重要，特别应当强调加强和提高面临武装冲突国家的国家机构和刑事司法系统的能力。

其次，还必须注意为性暴力受害者提供支助。司法正义意味着不仅要惩罚施暴者，而且还要为幸存者提供公道。幸存者不仅需要经济补偿，而且还

需要获得医疗保健、社会服务和法律救助的机会。另外，还必须为他们提供援助，帮助他们重新融入社会。

第三，移民妇女和女童的困境尤需受到关注。我们必须确保这些冲突的受害者在寻求保护和安全时不会沦为贩运人口和暴行的牺牲品。因此，我们支持秘书长的建议，即，应当将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视为寻求庇护的理由。

第四，性别观点应该完全纳入建设和平模式，以加强保护环境。这将不仅需要妇女更多地参与维和授权任务，而且还要求加强妇女在和平协议、实现稳定和冲突后复原的重建阶段的作用。

最后，消除与冲突相关性暴力的最佳方式是从一开始就预防和解决冲突。我们认为，秘书长强调预防冲突是全球和平与安全范式的核心，这与该做法完全一致。

在打击冲突和冲突后局势中暴力侵害妇女行为方面，拥有保护授权的多层面维和特派团发挥着关键作用。作为主要的部队派遣国，巴基斯坦仍致力于这项事业。对于我国而言，保护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弱势群体不仅是令人关切的全球和平与安全问题，而且也是人类的一项义务。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巴西代表发言。

杜阿尔特先生（巴西）（以西班牙语发言）：我赞扬乌拉圭召开本次公开辩论会，讨论如此重要的问题。

（以英语发言）

我要感谢阿米纳·穆罕默德常务副秘书长的发言，并感谢阿达马·迪昂特别代表和Mina Jaf女士的通报。

把性暴力当作战争和恐怖主义武器令人深恶痛绝，完全不能令人接受。这些罪行摧毁了社区的社会结构，造成长期的心理创伤。巴西一再谴责一切形式暴力侵害所有妇女与女童的行为，包括冲突中

的性暴力。在巴西2011年担任关于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第1533（2004）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主席期间，时任负责冲突中性暴力问题的秘书长特别代表——瑞典的玛戈·瓦尔斯特伦女士应邀向委员会通报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性暴力情况。这最终导致安全理事会会同刚果民主共和国政府，首次对冲突中性暴力行为实施制裁，并永久将该问题列入日程。

尽管因我们的集体参与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秘书长的报告（S/2017/249）所描绘的图景依然黯淡。受害者面临致命的报复、名誉犯罪、自杀、未得到治疗的疾病、不安全的堕胎、经济排斥和贫困。因强奸而出生的儿童特别令人关切，他们自身可能终生陷于社会边缘地位。必须将交战地带性暴力的幸存者视为理所当然的冲突和恐怖主义受害者。

我们支持秘书长呼吁传统的宗教和社区领袖消除有害社会准则，协助将受害者因遭到强奸而背负的污名转移给施暴者，并且必须追究施暴者的罪责。问责制是一种强有力的威慑，也是对遭受折磨者的一项道义责任。缺少充分的调查和起诉性暴力行径的国家能力和专业知识仍是确保追究性暴力和相关犯罪罪责的主要障碍之一。这一局面往往导致有罪不罚现象普遍存在，并影响幸存者诉诸司法的机会及其人身安全。国际社会应鼓励和帮助各国充分履行其责任。促进《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的普遍性对于结束有罪不罚现象也至关重要。

鉴于这些罪行的残暴性，我们必须尽己之力加以防止。除其他措施外，我们必须帮助加强国家能力，控制武器供应量，确保起诉施暴者，保护受害者，采取适当行动改变社区对他们的看法，并保护证人。

性暴力没有被充分看作是对和平的威胁，也没有看到其同更广泛的安全无保障问题的关系。和平协议鲜少提到消除一切形式暴力侵害所有妇女与女童行为的必要性。其中很少包括与追究性别暴力的责任有关的规定。冲突后的安排极少涉及冲突期间

遭受暴力的妇女的处境及这种暴力的后果。必须作出更多努力，确保妇女拥有发言权和积极参加和平协议以及冲突后和建设平安安排的谈判、设计和执行。

我再次强调，巴西重视安全理事会妇女与和平与安全议程，同时，我最后要提及去年3月份公布巴西第一项《妇女、和平与安全国家行动计划》，这是外交、国防和司法与公民部以及妇女署和民间社会共同努力的结果。保护妇女和女童免遭战争后果和防止性和性别暴力以及冲突中性暴力的政策，连同让妇女进行参与，包括担任领导职务、参加和平与安全倡议的措施，都是我们《国家行动计划》的重要内容。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请加拿大代表发言。

格兰特先生（加拿大）（以英语发言）：我高兴地代表妇女与和平与安全之友小组发言。这是一个由53个会员国组成的非正式网络，由加拿大担任主席，代表了联合国所有五个区域集团。

我们感谢乌拉圭组织举行今天的公开辩论会。我们还要感谢负责冲突中性暴力问题的秘书长特别代表扎伊娜卜·班古拉女士过去五年堪称楷模的服务。此外，我们欢迎普拉米拉·帕滕女士被任命为新的秘书长特别代表。她在履行授权任务时，可以指望我们的全力支持。

我们感到愤慨的是，如秘书长的最新报告（S/2017/249）所述，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在武装冲突中持续不断和普遍实施性暴力行为。性暴力日益被用作一种战术，是公然和不可接受地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和国际人权法的行为。我们都非常清楚，被举报的冲突中性暴力数量本已惊人，但与实际数字相比，只是一小部分。此外，冲突中的性暴力已成为强迫流离失所的原因和后果。

我们对恐怖主义团体犯下的性暴力行为，包括强奸、童婚、早婚和强迫婚姻以及奴役，感到震惊。还令我们感到震惊的是，第2331（2016）号决

议中称，这些行为已成为某些恐怖主义团体战略目标和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包括作为招募、筹资、恐吓和破坏社区的一种手段。必须制止此类令人发指的行为，必须将其实施者绳之以法，而且必须全面协助此类罪行的受害者和幸存者，以便他们从此类侵权行为中充分恢复并能重新融入社会。

我们强调，有罪不罚的氛围阻碍举报，削弱援助效力，并助长更多侵权行为。必须把处理冲突中的性暴力视为预防冲突的手段。因此，我们呼吁追究武装冲突中性暴力罪行的责任，包括已构成战争罪、危害人类罪或灭绝种族罪的罪行。对武装冲突中的性暴力进行切实调查和记录，有助于通过追究犯罪分子的责任，确保受害者能诉诸司法。我们已设立几个重要的问责机制。但是，追究责任也取决于起诉此类罪行所需的适当的法律和证据框架。有鉴于此，我们强调关于记录和调查冲突中性暴力的国际议定书以及冲突中法治和性暴力问题专家组的工作。

此外，我们建议，为国际问责机制和安全理事会自身的制裁制度提供调查冲突中性暴力的专门授权和资源。我们欢迎努力就达伊沙和其他恐怖主义团体的成员在冲突中犯下包括性暴力在内的罪行法办这些团体。但是，我们也必须牢记，在军事上击败犯罪分子，并不能代替起诉其罪行以及承认受害者遭受的苦难。

应将追究责任和预防性暴力纳入和平协议，其中酌情包括促进司法、真相和赔偿的过渡期司法机制以及防止其再次发生的措施。不应赦免性暴力行为的实施者，而且应当在停火协议与和平协议的条款中明确禁止性暴力。在联合国内，部队指挥官应更多地与民间社会举行会晤，部队和警察派遣国应部署更多女性军警，使其成为获取重要预警信息的渠道。

在追究责任的同时，必须为幸存者提供有效和多部门的支持，因为其内心的创伤可能在冲突结束后持续很长时间。各级需要作出更大的努力，确

保幸存者能获得全方位的生计、法律和社会心理服务以及各种非歧视性医疗服务。我们必须援助幸存者，不仅仅是在言辞上，还必须在行动中。此外，人道主义援助必须通过预防和应对措施来处理性暴力和性别暴力行为，并应以对性别问题有敏感认识的方案为基础。

此外，我们绝不能允许耻辱感加剧性暴力罪行，耻辱感造成的后果显而易见，而且往往是致命的。此类污名只会使幸存者更加边缘化，阻碍其全面恢复和重新融入社会。社会各界，包括传统和宗教领袖，必须联合起来支持幸存者。我们必须一劳永逸地宣布，耻辱属于凶手，而非其受害者。

最后，我要指出，不平等导致和加剧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只要导致此类行为的不平等现象持续存在，就会继续发生这种性暴力。由于这一原因，以及诸多其它原因，会员国有义务加倍努力，实现性别平等，使妇女和女童充分享有人权，并增强所有妇女和女童的权能，使其成为本国社会充分和积极的参与者。

现在请允许我以加拿大代表的身份再发表五点简短的看法。

首先，加拿大对冲突局势中性暴力的规模之大和范围之广感到愤慨。虽然我们在妇女与和平与安全议程的其它领域看到了一些进展，但是，冲突中性暴力这一祸害似乎正在恶化，变得越来越残忍、越来越普遍。

第二，必须对系统地把性暴力用作战争武器的行为作出有效和及时的应对。会员国不能只是谴责这种情况，却不在其权力范围内采取行动协助幸存者。正因为如此，加拿大向“司法快速响应”倡议捐款，以便帮助应对和调查性暴力。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承诺今年收容大约1200名“达伊沙”魔爪下的幸存者，特别是脆弱的雅兹迪妇女和儿童及其家属。我们欢迎秘书长特别代表和联合王国努力消除幸存者身上背负的污名。

第三，我们还将继续努力从一开始就防止此类行为发生。在这方面，必须重申让男子和男童参与预防的重要性。

第四，虽然男性在冲突中性暴力的实施者中占大多数，但我们应注意的是，男子和男童也是受害者。因此，联合国会员国必须确保任何性别分析除考虑到冲突中性暴力对妇女和女童影响外，还要考虑到对男子和男童的影响。

最后，联合国所有会员国都有义务成为冲突中性暴力解决办法的一部分，而不是成为一个问题。加拿大继续对联合国工作人员、维和人员和非联合国部队一切形式的性剥削和性虐待行为深表关切。会员国，包括安全理事会所有成员，必须对本国人员采取具体而有效的行动，以此兑现其零容忍承诺。重要的是，它们绝不能妨碍秘书长提出旨在帮助联合国消除这一毒瘤的各种关键倡议。安全理事会可以指望加拿大在解决这一重要问题方面尽一己之力。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匈牙利代表发言。

博焦伊女士（匈牙利）（以英语发言）：首先，我要感谢乌拉圭组织今天非常重要的公开辩论会。我们还要感谢扎伊纳布·班古拉女士作为负责冲突中性暴力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所作的出色工作，我们欢迎普拉米拉·帕滕女士担任这一重要职务。

匈牙利赞同欧洲联盟观察员所作的发言。我还谨作为本国代表发表一些看法。

匈牙利深感关切的是，在武装冲突中以性暴力作为战争和恐怖主义手段相威胁或将其付诸实施的情况十分普遍，而且日益增多。国际社会绝不能容忍任何形式或背景下的性暴力。我们感到震惊的是，性暴力不仅是暴力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团体意识形态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通过性贩运、性奴役、勒索赎金和强迫流离失所进行筹资和招募的一种冷血战略。

武装冲突中性暴力的影响对幸存者来说是巨大的，而且有害社区。个人不仅遭受严重和长期的身心伤害，还面临污名、双重受害、创伤以及被歧视和社会排斥的风险。对社区而言，性暴力意味着对族裔和宗教少数群体进行某种形式的集体迫害；意味着通过强迫改变和灌输信仰使其丧失身份；意味着通过强迫婚姻和污名化破坏他们的社会结构。

必须全面解决这一复杂且较严重的问题。必须在有效的调查、文件编制和报告机制的基础上，惩治此类骇人听闻的罪行，并追究其责任，以便防止有罪不究现象和今后此类暴力复发以及打破冲突周期。在这方面，我们高度赞赏联合国法治与冲突中性暴力问题专家组的工作。此外，匈牙利自豪地为妇女署和司法快速响应机制所部署的性别问题顾问的宝贵工作，以及为妇女署防止暴力极端主义的工作，提供财政支助和作出贡献。

幸存者需要立即获得对受害者和证人的全面保护和支助。妇女和男子，女孩和男孩，都应该视具体情况获得援助，以便在社会经济方面重新融入社区。为此，我们不仅需要自上而下的政策，而且需要在与传统领袖和社区领导人、宗教组织和家庭的合作下，采取自下而上的由社区驱动的反污名对策。

为了长期处理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我们应该建立一个强大的预防性架构，其中包括早期预警、加强国家法律和政策框架、司法系统以及对安全部门和维和人员的性别敏感性培训，并确保在所有维和行动中部署妇女保护顾问。

匈牙利是打击冲突中性暴力行为的积极捐助方。匈牙利外交与贸易部将于今年夏天为有关部委的专家、军队、警察、维和人员、有关的民间社会组织和学术界，组织一次关于妇女与和平与安全的讲习班。我们只有携手努力，才能解决武装冲突中的性暴力问题。这将是那次会议讨论的议题之一。我们必须竭尽全力，包括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解决冲突中性暴力的祸害。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爱沙尼亚代表发言。

于尔根松先生（爱沙尼亚）（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感谢你今天召开关于一个非常重要议题的会议，这个议题影响到冲突中太多的人、特别是妇女和儿童的生活，而冲突在许多方面本来就已经是够可怕的。

爱沙尼亚赞同以欧洲联盟和妇女与和平与安全之友小组的名义所作的发言。

这不仅仅是我们议程上的又一次辩论或另一个问题。处理冲突中性暴力问题的紧迫性再怎么强调也不过分。所有国家都有义务打击有罪不罚现象，并通过起诉那些对平民犯下可怕罪行的责任人来实行问责。性犯罪或基于性别的犯罪行为不得逍遥法外。然而，今天只有数量有限的性暴力肇事者被绳之以法。对这些罪行缺乏究责的现象，破坏了国际和平与安全，并阻碍了冲突后的建设和平努力。因此，我们欢迎秘书长在其最近报告（S/2017/249）中提出的建议，即安全理事会应对冲突地区的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施加影响以便促其遵守国际法，包括将问题提交国际刑事法院（国际刑院）。

此外，必须充分利用现有的工具和机制，并继续将性暴力作为制裁指认标准的一部分。此外，我们敦促那些正在经历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的国家寻求帮助，从成功解决这一问题的事例中，例如科特迪瓦的事例，吸取教训。这些例子表明，只要有坚强的意志并得到联合国和国际社会的支持，就能够及时取得良好成果。

然而，为了将肇事者绳之以法，冲突中性暴力的受害者报告这些案例是至关重要的，不要因恐惧、耻辱或污名而止步不前。这再一次强调了提高认识和改变社会规范和思维方式的重要性。必须以法律、医疗和其他相关服务来协助性暴力受害者，以避免他们被逐出社区和防止双重受害。

每个国家都可以在打击性暴力和基于性别的暴力的斗争中有所作为。爱沙尼亚已在国家和国际

两级采取步骤。在全球一级，我们支持秘书长冲突中性暴力问题特别代表，并定期向国际刑院的受害者信托基金捐款。同样，爱沙尼亚通过法治和冲突中性暴力问题专家组，支持打击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

在国家一级，爱沙尼亚在打击暴力侵害妇女行为和性虐待儿童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例如，贩运人口的受害者、无人陪伴的未成年外国人和受到性虐待的未成年人有权接受咨询服务和心理帮助。此外，爱沙尼亚认为，将冲突中的性暴力作为更广泛的妇女与和平与安全议程的一部分来解决是重要的。因此，我们将贩运人口和基于性别的暴力问题纳入我们所有任务前培训。

无论我们的共同努力取得了何种成就，在打击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方面仍有许多工作要做。爱沙尼亚希望这一议题将继续留在我们议程的优先位置上，并呼吁所有会员国全面合作打击危害人类罪。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观察员国罗马教廷常驻联合国观察员发言。

奥扎大主教（以英语发言）：教廷感谢主席国乌拉圭在本会议厅里，从而向整个国际社会，提出这个令人不安的话题，以进行公开辩论。

我国代表团谨感谢秘书长关于冲突中性暴力问题的最新报告（S/2017/249），其中描述了这些罪行对妇女和女孩以及整个社区产生的可怕的影响。

“冲突中的性暴力”一词涵盖范围广泛的性暴力，包括强奸、性奴役、强迫卖淫、强迫怀孕、强迫堕胎、强迫绝育、强迫婚姻以及在冲突中为性暴力或性剥削目的贩运人口。尽管这些形式的性暴力是令人震惊和罪恶的，但我国代表团谨特别提请注意把冲突中性暴力用作恐怖主义策略的做法。

秘书长报告中列举的这一特别令人发指的罪行背后的动机包含一系列邪恶用心，其中包括奖励招募恐怖分子，恐吓和驱逐人民，通过婚姻强迫改变宗教，压制妇女的基本权利，通过性贩运赚取收

入，向绝望的家庭勒索赎金，把妇女和女孩作为战利品补偿战斗人员（战斗人员随后有权转售或随意剥削她们），并把妇女和女孩作为人盾和自杀式炸弹。至今继续成为这种残暴行为受害者的众多妇女的不可估量的痛苦就像燃眉之火，促使我们大家采取行动。因此，罗马教廷通过安全理事会呼吁国际社会优先考虑这一特别可怕的暴力侵害妇女和儿童的行为。

不需要找更多的证据来表明，正在采取专门针对妇女和女孩的策略，以制造恐惧、压垮其意志，并为恐怖机器创造收入。教皇方济各提醒外界，我们绝不能忽视冲突中可怕的强奸罪，这是对妇女尊严的最严重侵犯，她们不仅在身体上，而且在精神上受到侵犯，留下难以磨灭的创伤，影响到整个社会。

面对这些令人发指的罪行，首先是国家，然后是国际社会，都要承担重大责任，保护那些遭受战争罪、危害人类罪、灭绝种族罪或族裔清洗的危害的人。我们呼吁国际社会鼓励并帮助各国履行这一责任。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特别是作为恐怖主义工具的性暴力，无疑属于这一紧迫而重大的保护责任的范围。那些犯下此类罪行的人不受惩罚的现象盛行，清楚显示履行这一职责是当务之急。

急需采取行动，使妇女和女童免遭冲突中此类残暴策略之害。因此，应伴随乃至鼓励各国共同努力，下定决心制止冲突，并通过对话和调解努力以及冲突后建设和平与和解措施，达成协调的解决办法。也无需回顾，妇女在此类努力中的作用不可或缺。这不应当是个事后想法，也不应仅被视为某种政治正确之事，而应被视为对我们旨在使世界免遭进一步的战争和暴力祸害的和平与安全努力的不可或缺的贡献。

一周前，方济各教皇再次告诫说，毁灭文化正在世界各地蔓延，男子、妇女和儿童正在遭受一场新屠杀，他们因战争和迁徙而遭受苦难和不幸死亡，或正在为别人的个人利益而受到剥削。为应对

这一暴力文化，世界，尤其是尊严遭到野蛮侵犯的妇女和女童，指望安全理事会带来希望和采取行动。让我们记住她们的面容，并以我们的行动向她们显示，她们的希望不会落空。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智利代表发言。

巴罗斯·梅莱特先生（智利）（以西班牙语发言）：我们感谢乌拉圭组织召开今天的辩论会，并欢迎该国外交部副部长何塞·路易斯·坎塞拉先生与会。智利借此机会表示感谢各位通报人的发言，并感谢扎伊娜卜·班古拉女士——她作为秘书长负责冲突中性暴力问题特别代表的任期即将结束——所做的工作。

正如秘书长关于冲突中性暴力的最新报告（S/2017/249）所描述的那样，这一祸患的深度和广度令我们感到关切。这一暴力的表现不单单限于强奸，还包括其他严重罪行，例如强迫卖淫、性奴役、强迫怀孕及其他可耻形式的性暴力。令我们感到特别关切的是，这一暴力是一种恐怖主义策略，不仅被用于恐吓民众，使之意志消沉，而且还被用作资助恐怖主义策略的收入来源。

必须更加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以便充分了解如何为预防、保护、康复和重返社会采取必要措施。在这方面，我们饶有兴趣地注意到各种倡议，例如联合王国提出的关于防止冲突中性暴力和污名化的倡议。同样，2014年6月秘书长关于冲突中性暴力赔偿问题指导说明提出了指导方针和最佳做法供我们考虑。我们还认为，我们必须促进和保护报道这些罪行的记者们的工作。他们不顾自身安危，努力揭发和打击有罪不罚现象。我们还欢迎在联合国特派团中部署保护妇女问题顾问。除其他外，这些顾问帮助增加获取信息的机会和提高所获取信息的质量。

如果受害者要得到一定程度的精神和物质赔偿，那么确保伸张正义就不可或缺。正因为如此，国际社会必须打击有罪不罚现象。此外，对这些罪

行不适用时效是确保公正赔偿的基本工具。为此目的设立的信托基金，例如多伙伴信托基金和国际刑事法院援助受害者信托基金，是朝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需要可持续的财政支持。

我们必须扩大和强化我们旨在预防的努力。必须在所有层面，特别是在武装部队中，包括为参加维和行动的特遣队，开展教育方案。执行第1325（2000）号决议和相关各项决议，以及各国起草国家计划，对于预防至关重要。智利第二项国家计划扩大了其在解决冲突和冲突后进程的任何阶段为警务和军事部门以及为参加此类行动的文职人员提供的关于将性别平等观念、性暴力和妇女人权纳入维和行动的培训和教育。我们向这一严重侵权行为的受害者表示声援，她们当中有许多人遭受嗣后的污名化之害。我们必须消除污名化，为此要尽一切努力揭发那些负有责任的人，即那些实施这些罪行的人和那些煽动他们实施此类暴行的人。

最后，我们要向这一严重祸患的受害者表示声援，并向所有致力于铲除这一祸患的行为体表示感谢，包括感谢民间社会及其在这方面所作的努力。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爱尔兰代表发言。

O' Toole先生（爱尔兰）（以英语发言）：我们感谢乌拉圭组织召开今天的辩论会。

爱尔兰赞同欧洲联盟观察员所作的发言以及加拿大代表以妇女与和平与安全之友小组的名义所作的发言。

我也向即将卸任的秘书长负责冲突中性暴力问题特别代表扎伊娜卜·班古拉女士表示敬意，并在新任特别代表普拉米拉·帕滕女士担任她的重要职务时祝她成功。

秘书长的最近报告（S/2017/249）强调了我们在应对冲突中性暴力方面所面临的各种挑战。爱尔兰要强调我们感到今天需要特别关注的三个方面。

第一，关于性暴力与贩运行为之间的联系，贩运活动中的性暴力是所有国家都必须处理的问题。然而，在战争期间，相关的预防和保护机制几乎全部遭到破坏，遂使恐怖主义团体和犯罪网络的活动肆意猖獗。第2331（2016）号决议是我们已有的最强有力法律文书，有助于彰显冲突局势中性暴力与贩运行为之间的关系。我们期待联合国会员国和本组织本身加强努力，执行这项与妇女与和平与安全议程互补的创新决议。此外，在会员国期待2018年通过两项全球契约时，我们希望，这些契约能有力反映移民和难民易遭贩运行为和性暴力侵害这一事实以及让妇女参与寻找解决办法的必要性。

第二，关于将受害者的需求和看法摆在我们工作的核心位置的必要性，秘书长的报告概述了冲突中性暴力受害者甚至在她们磨难结束之后如何会再次遭受受害的情况——妇女被作为极端主义团体的潜在附属品受到讯问，而不是被作为恐怖主义的受害者获得治疗和支持，因强奸而出生的儿童面临法律和社会歧视，男童和男子被排除在支助和补偿受害者的措施之外。我们赞扬即将卸任的秘书长特别代表及其团队努力为这些受害者发声。我们希望看到更多地邀请特别代表向各相关制裁委员会通报情况，以及更多地邀请民间社会和受害者代表在本会议厅通报情况。爱尔兰作为部队派遣国，也支持进一步努力在联合国和平行动中考虑到民间社会和当地民众的看法。

第三，关于强调预防的问题，我们欢迎秘书长报告重点突出问责与预防之间的联系。爱尔兰呼吁联合国特别是其会员国支持通过敏感和专业渠道，对冲突中性暴力追究责任——比如说通过司法快速反应和专家小组开展的工作。此外，如果联合国部署的维和人员未能防止性暴力，或者像我们震惊地看到的那样，实际上成为此类犯罪的实施者，就必须追究其责任。部队派遣国和联合国本身在这方面负有明确责任。

我们还必须通过了解和处理性暴力得以发生的条件来开展预防工作。我们若能执行《2030年可持

续发展议程》，其中包括目标5和16；我们若能作出明智、持续的投入，预防冲突和暴力极端主义；我们若能将妇女与和平与安全议程纳入我们在实地开展的各项工作；我们若能使我们的和平与安全架构转向加强保持和平；就会有助于防止今后冲突中发生性暴力事件。

最后，不幸的是，冲突中性暴力一直是我们的集体历史上一个反复出现的现象。然而，国际社会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了解情况和拥有法律和实际工具，来处理这一祸害。执行报告的建议将是根除冲突中性暴力现象的重大前进步骤。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危地马拉代表发言。

斯金纳-克莱先生（危地马拉）（以西班牙语发言）：请允许我首先表示，我们感谢召开本次重要的辩论会。我们也感谢提交概念说明（见S/2017/402，附件）。我还感谢今天通报者的发言。

自第1325（2000）号决议通过以来，危地马拉一直高度重视该问题。我们对性暴力被继续用作恐吓民众的战争工具感到特别关切。我们也不能容许使用性暴力从性奴役和贩运妇女卖淫中创收，更不能容许用妇女和女童来犒劳极端团体的战斗人员。

因此，我们大力谴责所有这些残暴行径，因为它们除了明显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和侵犯人权之外，还践踏了人类尊严。我们全力支持秘书长强调冲突预防和预警。正是在这个阶段，我们必须给予密切关注，以便防止最弱势群体——儿童、妇女和少年——的人权遭到侵犯。

所以，我们必须继续将性暴力列为实施制裁的一项认定标准，确保各制裁委员会和监测机制依靠冲突中性别暴力和性暴力问题专家开展努力。我们认为各位特别代表在必要时应及时与制裁委员会分享信息。

我们必须强调妇女能够而且必须在建设和平中发挥不可否认的作用。妇女全面、有意义地参与预防和解决冲突以及冲突后和解和重建努力，与此类努力的长期实效和可持续性存在着重要联系。在维护和促进和平与安全问题上，妇女必须平等参与。国际社会必须坚持要求消除妇女参与预防和解决冲突的决策进程以及建设和平的障碍——原因就在于她们是发展的驱动力——我们鼓励更多妇女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

危地马拉在武装冲突地区部署了部队。所以，它承认第1325（2000）号决议在为实地特派团考虑到性别平等问题奠定基础方面的重要性。我们呼吁执行秘书长的零容忍政策，赞扬维持和平行动部倡议确保部队派遣国向其全体工作人员发放名为“没有借口”的便携式卡片，明确规定与性侵害和剥削有关的行为规范和禁忌。

危地马拉目前正通过我们称之为妇女与和平与安全问题的机构间论坛，起草关于第1325（2000）号决议的行动计划。该草案将很快得到执行。

最后，安全理事会对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负有首要责任。然而，我们认识到，保持和平所面临的挑战的范围和性质要求联合国与各国政府以及其它关键利益攸关方结为战略行动联盟，唯此我们才能共同实现可持续和平。《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是最具进步意义的处理性别犯罪问题的国际法律框架。我们必须将其纳入本国立法，以便各国能够拥有调查国际性暴力和性别暴力犯罪的综合框架。

最后，我国代表团认为，本议题必须保留在安理会议程上，因为它与和平与安全、发展和人权这些支柱性工作存在着相互联系。我们手中掌握着两个重要工具——《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可持续和平。让我们使用这些工具，一起建设可持续、和谐的未来。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波兰代表发言。

威尼德先生（波兰）（以英语发言）：我首先要感谢乌拉圭适时召开本次辩论会。

波兰赞同欧洲联盟观察员所作的发言，但我愿以本国代表身份补充一些看法。

自通过第1820（2008）号、第1888（2009）号、第1960（2010）号和第2106（2013）号决议，承认强奸和其它形式的性暴力是战争罪行和危害人类罪行以来，在处理这些问题的过程中出现了若干积极情况。

首先，遏制性暴力一直被列入各项维和行动的授权，国际社会同时已开始部署性别平等问题顾问以及接受过性暴力问题培训的女性保护干事。

第二，性犯罪数据的搜集情况和质量得到改进，很多犯罪人已被绳之以法。哥伦比亚、刚果民主共和国、伊拉克和乌干达就是如此。

第三，提高认识运动以及国际社会加强介入对于受到冲突影响的、原先并未承认强奸是犯罪的国家开展立法改革起到了关键作用。

最后，2010年以来，国家行动计划的数量增加，很多国家执行了旨在向性暴力受害者和幸存者提供援助的国家战略。

然而，不幸的是，性暴力仍被用作战争武器以及实施恐怖主义和酷刑的系统性战术，而且在某些情况下继续大范围发生且未受惩罚。

对于某些冲突中的性暴力，仍然存在默许的情况，而这些暴力也依然被低报，主要原因是这种暴力会造成社会文化方面的污名以及整体缺乏认识，而且也是因为担心遭到报复以及机构和服务缺乏或薄弱。

亟需将犯罪人绳之以法，为受害者和幸存者提供基本服务，如保健、心理支持、资金帮助、法律援助以及社会经济再融入服务。

国际社会在冲突中性暴力问题上面临多重挑战。包括暴力极端主义和大规模移民增多在内的

新趋势可能引发贩运人口实施性剥削和性暴力的事件。此类事件不成比例地影响来自族裔和宗教少数群体的妇女和儿童。在这方面，请允许我感谢西班牙提出了第2331（2016）号决议，该决议确立了人口贩运与和冲突相关性暴力之间的联系。

事实上存在解决与冲突相关性暴力问题的政治意愿，但是，需要做更多工作来打击有罪不罚现象。打击冲突中性暴力是更广泛的预防冲突议程的组成部分，我们应不遗余力，统筹处理这个问题。提高对于冲突中性暴力规模及其对各国社会影响的认知是第一步。一个例子是阿根廷成功采取举措，推动通过了大会第69/293号决议，宣布把6月19日作为消除冲突中性暴力行为国际日。这一举措提请国际社会关注这个问题，同时纪念受害者和幸存者，并且对所有参与铲除这些罪行的人表示敬意。

第二，必须对医务人员、军警人员、律师、检察官和法官进行培训，培养他们的性别平等意识，并且了解如何更好地预防、确认和应对性暴力和针对平民的其它形式暴力。必须培训他们，以便促进报告与性暴力相关的犯罪。此类方案必须包括部署前培训、部署更多女性性别问题顾问，并且采取措施确保提高妇女在国家警察部门中的代表性，从而为幸存者报告性暴力案件提供便利。

分配充足的财政资源是另一重点。为证明我们的承诺，波兰政府去年为儿基会在伊拉克摩苏尔的行动捐助了250万兹罗提，为逃离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贩运、强迫婚姻和性奴役恐怖行径的数千名基督教和雅兹迪妇女和女孩提供援助。

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不能低估受冲突影响国家政府、民间社会和国际社会之间的合作。促进不同利益攸关方之间协作的一个最佳例子是联合国五年前发起的“防止性暴力倡议”。

最后，请允许我从积极的方面来结束发言，我要赞扬哥伦比亚建立了处理与冲突相关性暴力的示范性法律框架，科特迪瓦政府也制订了为幸存者提供服务、伸张正义和提供赔偿的政策。它们的承诺

可以成为来自其它受冲突影响地区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的榜样，表明如何解决这个困难问题。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孟加拉国代表发言。

穆明先生（孟加拉国）（以英语发言）：我们感谢主席国乌拉圭召开本次公开辩论会。我们也感谢各位通报人分享他们的真知灼见。我们还要赞扬扎伊纳布·班古拉女士作为负责冲突中性暴力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发挥了值得称道的作用。我们祝愿她的继任者一切顺利。

秘书长的报告（S/2017/249）十分清楚地证明，国家及非国家行为体日趋把性暴力用作其意识形态和行动的一部分，对此的关切也不断增加。孟加拉国与其它代表团一道谴责把冲突中性暴力作为一种战争和恐怖主义战术的做法。

我们赞同以妇女与和平与安全之友小组的名义所作的发言。

正如阿达马·迪昂先生今天上午所说的那样，冲突中令人发指使用性暴力的情况数不胜数。在我国的1971年解放战争期间对我国妇女和女童犯下了大规模性暴力，留下20万名受害者。在一个饱受战争蹂躏的国家，几乎不可能为如此多的受害者确保充分的保护、复原和重返社会服务。当时的重中之重是为因此类暴力而出生的儿童找到监护人和住所，这些儿童大多数情况下都被遗弃。我们用了40年时间来确保其中一些受害者得到正式承认和赔偿，这些人鼓起勇气表明身份，讲述出他们的经历。把犯罪者绳之以法的工作仍是一项未尽事业。

在我们作出微不足道努力来接受这一痛苦遗产的过程中，我们把妇女与和平与安全作为我们参与联合国工作的一个重要要素，特别是在我们担任2000年至2001年安全理事会成员期间。我们欣见，孟加拉国和世界各地成千上万妇女的痛苦至少为像纳迪亚·穆拉德和米娜·杰夫这样的勇敢青年妇女来到安理会慷慨陈词铺平了道路。

我们作出了集体努力，但冲突中性暴力仍然十分严重，而且似乎在一种几乎不受惩处和遭否认的环境下进行。最近，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和其它国际调查委员会访问了孟加拉国，收集有关从一个邻国逃入我国的群体遭受迫害和性暴力的第一手情况。我们希望，施暴者将被追究责任，而那些流离失所、沦为受害者的人将能够安全和有尊严地返回家园，他们的国籍也得到恢复。

不人道地把性暴力作为一种恐怖主义战术，也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应有警惕。安理会通过了第2331（2016）号决议，以便应对这一日益严重的威胁，该决议强调了人口贩运与恐怖主义之间的关联。孟加拉国响应这项决议，谴责恐怖分子和暴力极端分子利用性暴力来创造收入、吸引或招募新的人员，导致冲突和不稳定延续下去。

就我国的情况而言，在我们继续作出持续反恐努力的同时，我们看到一个比较新的趋势，即恐怖分子和暴力极端分子利用妇女和儿童来壮大他们的队伍，其中大多数是家庭成员。某些情况下，其中一些妇女和她们的孩子一起成为了人盾，造成致命的后果。我国当局十分谨慎，确保为从此类行动中获救的妇女和儿童提供应有保护，包括在监护期间，并且不致遭受耻辱。

我国总理谢赫·哈西娜已经呼吁所有妇女和母亲成为家庭中的卫士，为打击极端主义和激进化的全社会应对措施积极作贡献。我们继续坚定推动我国妇女的发展和赋权工作，以便击败暴力极端分子和恐怖分子的根本企图。

从今天公开辩论会得出的最重要信息似乎总体上是一致的，并且要求我们立即予以高度重视。我国代表团再次呼吁，第一，通过独立和不偏不倚的调查和起诉，打破在作为一种战争和恐怖主义战术的性暴力方面的有罪不罚现象。

第二，必须把耻辱感的负担从受害者转移到施暴者身上。必须确保为受害者提供充分保护、赔偿及法律和心理社会支持，同时投入资源建设国家司

法、执法和惩戒系统的能力，以便及时提供这种支持。

第三，必须使用安理会手中预防和解决冲突以及打击恐怖主义的工具，包括通过根据需要来运用制裁措施，同时应根据联合国其它相关机关和实体的任务授权，与它们进行协调。

第四，必须确保妇女和女童切实参与和平进程，包括调解和建设和平。

第五，我们必须加强接纳难民和移民的国家和社会对他们的保护，同时为性暴力和基于性别暴力的受害者提供内在支持。

孟加拉国认为，预防性暴力是赋予维和特派团的保护平民授权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们仍然致力于对我们的维和人员进行性暴力和基于性别的暴力方面的培训，加强女性维和人员在我们部队中的参与，并且鼓励我们的部队及部门指挥官与当地社区和民间社会行为体等保持定期接触。我们谴责维和人员或其它联合国人员被控犯下的任何性剥削或性虐待行为，我们强调，对受权保护脆弱者的人犯下的此类不当行为必须予以零容忍。

我们的妇女生来就具备韧性，因此我们深信，妇女有能力成为变革的催化剂，只要她们处于有利的环境中。在我们继续努力实现不使任何人掉队的目标过程中，我们必须加大我们集体努力的力度，消除阻碍我们妇女和女童充分发挥潜力的一切形式的不平等做法、歧视和障碍。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哥伦比亚代表发言。

梅希亚·贝莱斯女士（哥伦比亚）（以西班牙语发言）：主席先生，感谢你组织本次公开辩论会，并感谢贵国和安理会所有成员国代表最近访问哥伦比亚时所作的重要承诺。我确信，在安理会访问我国之后，各代表团得以亲眼看到性别问题在关于和平协议的谈判中以及在其后执行阶段是何等重要。

哥伦比亚赞同加拿大代表以妇女与和平与安全之友小组的名义所作的发言。我谨首先提及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哥伦比亚特派团的报告（S/2017/252）所指出的进展情况，以及班古拉特别代表办公室所给予的支持，她本人与妇女署执行主任姆兰博-恩格库卡一道前往哈瓦那，亲眼目睹了这一进程的发展，并公开承诺她们将为我国性暴力幸存者提供支持。值得强调的是，这一战略是由和平进程谈判者设计的，他们的团队中有许多女性成员；成立了性别问题小组委员会，确保商定的任何事项都将满足妇女和女童的特殊需要；在执行阶段，在安全理事会指定的特别政治特派团中，目前有20%的军事和文职观察员是妇女。

正如乌拉圭外交部副部长和其他成员今天上午所指出的那样，妇女必须积极参与和平进程以及目前的执行进程。根据秘书长报告（S/2017/249）中的建议，哥伦比亚致力于确保和平协议设立的各项机制特别关注受害者的权利，包括在我国武装冲突背景下的性暴力受害者，特别是妇女和女童。

我还谨强调建立真相委员会与和平特别司法机制，将武装冲突中犯下的性暴力罪行定义为不符合特赦条件的罪行。我们必须知道所有这些事件的真相，宣判其实施者，并为受害者提供赔偿。在立法领域采取的第二个重要步骤是，共和国国会本月批准了宪法修正案，设立和平特别司法机制和一个负责调查的单位，其中将包括一个调查性暴力案件的特别小组。

哥伦比亚国内达成的和平协议只是一个路线图，它使我们得以开始一个漫长的和解进程，而这可能更具挑战性，因为它需要恢复受害者的权利，并在农村创造体面的生活条件。在和平协议中，我们设想这一进程至少需要15年，妇女与和平与安全议程将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哥伦比亚承认民间社会提供的动力和帮助。在整个公开辩论会中，民间社会一再为人们所提及，尤其是妇女组织，它们在安理会最近的访问中发挥

了积极作用。安理会成员得以与妇女组织进行了互动，这为人权和建设和平议程增添了真正的实质内容，因为正是这些组织提出并帮助政府有效实施应对性暴力的预警和预防机制。

最后，我们认识到未来仍面临巨大挑战，我确信国际合作对于寻找解决办法和分享所吸取的经验教训至为关键，这些经验教训可能对其他国家有益。因此，我们将提供我们如何在向性暴力受害者提供补救方面取得进展的经验。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阿根廷代表发言。

加西亚·莫里坦先生（阿根廷）（以西班牙语发言）：阿根廷赞同加拿大代表团以妇女与和平与安全之友小组的名义所作的发言。

首先，我要感谢乌拉圭政府主动组织本次辩论会，并散发概念说明（S/2017/402，附件）以指导我们的讨论。我们还要感谢阿米娜·穆罕默德副秘书长、负责冲突中性暴力问题秘书长代理特别代表阿达马·迪昂先生、来自难民路线组织、代表非政府组织妇女与和平与安全工作组问题的米娜·贾夫女士所作的发言。

阿根廷坚决支持秘书长和冲突中性暴力问题特别代表办公室的努力。

我们欢迎秘书长的最新报告（S/2017/249），而且完全赞同其建议，其目的是防止、打击和消除武装冲突和冲突后局势以及恐怖主义团体和暴力极端主义分子行动中的一切形式的性暴力，并寻求为受害者伸张正义和提供赔偿。

有鉴于此，请允许我表示，阿根廷政府感谢即将离任的秘书长特别代表扎伊娜卜·班古拉女士在过去五年中所作的艰苦和执着努力，她在这期间取得了大量成就，包括在2015年通过大会第69/293号决议将6月19日确定为“消除冲突中性暴力国际日”。在这方面，我回顾，在6月20日，阿根廷将与负责冲突中性暴力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办公室和儿童与

武装冲突问题特别代表办公室以及一个会员国区域间组织一道组织第二次正式纪念该国际日的活动。我们也欢迎帕拉米拉·帕滕女士被任命为新的特别代表，我们祝愿她在执行未来复杂任务的过程中一切顺利，并向她保证，阿根廷将其在任务期限内坚定不移地给予支持。

非国家武装团体、恐怖主义团体和暴力极端主义分子以及其他国家行为体越来越多地把侵害妇女、女童、男子和男童的性暴力犯罪作为一种招募和筹资战略使用或以此种犯罪行为为相威胁，以达到恐吓、威逼和污辱特定群体即妇女、儿童、宗教少数群体、变性者、流离失所者等群体的目的，这构成了最严重的国际罪行。各国际法庭将性暴力定为酷刑、战争罪、危害人类罪和灭绝种族罪行为。必须依法防止和惩处此类罪行，我们必须运用现有的工具和机制，包括制裁以及将案件提交国际刑事法院。

我们必须继续加入所有有关行为体的努力，并加倍作出此种努力，这样才能在实地找到即时有效的解决办法，以期确保尊重国际法，防止、打击和消除冲突局势和冲突后局势中的性暴力罪行以及贩运人口行为。我们必须把此类战争罪行和危害人类罪行的制造者绳之于法；我们必须根据性别平等观点，提供包括补偿措施在内的多部门和多学科援助服务，以此保护、包容和协助此类侵权行为受害者并使之重新融入，同时保护这些受害者的尊严和人权。

防止冲突中性暴力的一个关键因素是解决使一些群体更容易遭受性暴力的潜在条件，这些条件加重了他们所受的伤害、创伤、边缘化和污名化。确保追究这种罪行肇事者的责任，同时提高记录和调查性暴力案件的能力，并在研究、记录、查明和协助受害者、引渡以及法律援助等领域中改进合作并交流信息和最佳做法，也是重要的。在这方面，我们谨强调联合国法治和冲突中性暴力问题专家组的工作以及妇女署和司法快速响应机制管理的性暴力和性别暴力问题的专家名册。

这些目标应该继续是我们的优先事项，并且安全理事会在确定维持和平行动和特别政治任务的授权时以及在建设和平努力中应考虑到这些目标，要把性别专家及性暴力和性别暴力问题的专家纳入其特派团和调解小组，在和平协议和停火协议中列入具体的相关规定和承诺，并增加维和部队以及军事和警察特遣队中妇女的百分比。

尽管如此，我们不应忘记提及维持和平特派团中继续发生的性剥削和性虐待案件。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情况，对这些特派团的合法性和未来以及对联合国的形象构成重大挑战。在这方面，阿根廷继续大力支持秘书长的零容忍政策，以及他报告中提出并列入第2272（2016）号决议、大会第71/278号决议及其他决议的各种措施，并支持“改进联合国应对性剥削和性虐待措施特别协调员”简·霍尔-卢特女士的协调和预防工作以及“支持性剥削和性虐待受害人信托基金”。

最后，我们重申，冲突中的性暴力是最恶毒和可怕的违反人的尊严的行为之一，也是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不可否认和持续的威胁。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继续共同努力，确保平等地保护和促进所有男子、妇女、男孩和女孩充分享有人权，加倍努力预防和消除这种罪行，把凶手绳之以法，并把受害者视为我们努力的重点。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挪威代表发言。

彼得森先生（挪威）（以英语发言）：我代表丹麦、芬兰、冰岛、瑞典和我国挪威作本次发言。

性暴力凶手持续不受惩罚的现象是不能容忍的。必须处理令人麻木的污名化。当人们逃到安全地点之后，我们应该优先重视确保他们不会受到新的虐待。必须在停火协议中处理性暴力问题。这个问题必须在和平谈判中提出来，在我们的人道主义工作中进行分析，并被置于我们维和行动的前列。

我们必须处理不一致的做法。强奸往往被视为妇女自己必须承受的负担，而枪伤是国家安全问题。

题。然而性暴力破坏了我们正在努力稳定和重建的社会。它破坏了人民的未来和现状，范围远超受直接影响的人。这个事实应该把我们整个和平与安全架构动员起来。如果我们真要维护和平，我们必须确保预防工作不仅是一个优先事项，也是主要优先事项。当我们无法防止虐待行为时，我们的做法必须注重这些罪行的受害者。我们必须打击污名化，并进行调查和起诉。

我们对冲突中性暴力的反应必须是坚定和全面的。有罪不罚现象是不可接受的，必须追究肇事者的责任。国际刑事法院在国际一级打击有罪不罚现象方面发挥核心作用，但国家当局的能力也必须得到加强。国家有责任防止、调查和起诉性暴力。

我们重视联合国法治和冲突中性暴力问题专家组的工作，以及与妇女署合作的司法快速响应机制的独特能力，该机制为调查性暴力和性别暴力提供了必要的专门知识。我们支持瑞典牵头的《关于防止紧急情况中性别暴力的行动呼吁》，并赞赏仍然至关重要的民间社会的工作。

此外，联合国维和行动必须有能力和应对其活动社区中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和其他侵犯人权的行为。因此，女性维和人员发挥了特别关键的作用，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在和平行动中增加妇女人数也是至关重要的。我们部署了许多女警察，并正在努力增加我们军事分遣队的妇女人数，因为不论性别为何，我们要获得最优秀的人才。多样化的团队表现更好。我们在部署前和部署后对我们的军事和警察人员进行有关性暴力和性别暴力的培训，并支持非洲联盟和非洲国家在该领域中的努力。

北欧军事行动性别问题中心是一项资源，瑞典关于将性别问题纳入行动主流的手册也是如此。挪威最近在与主要伙伴的合作下，开始制定一份关于联合国行动中军事人员预防和应对冲突中性暴力的手册。我们感谢秘书长的领导，努力确保在联合国维和行动中对性剥削和性虐待采取零容忍政策，我

们希望这将成为现实。北欧的妇女调解员网络正在发展，更多的这种网络正在形成。我们必须借鉴它们的经验和专长。

随着人们为寻找新机遇而背井离乡并面临新的脆弱性，对性别问题专长和区域间交流的需求正在增长。这种情况应该激发我们所有人采取更加战略性和更有力的行动。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谨提醒各代表团，我的名单上仍有30位发言者，因此，如果他们各位将发言限制在四分钟以内，我将不胜感激。

我现在请巴拿马代表发言。

弗洛雷斯·埃雷拉女士（巴拿马）（以西班牙语发言）：请允许我对乌拉圭共和国倡议召开今天及时的辩论会表示赞赏。

我们谨强调安全理事会一致通过第1325（2000）号决议的规范价值，该决议是确定妇女在冲突中的经历与国际和平与安全议程之间的因果关系，并提请注意冲突对妇女的不成比例影响的第一项工具。今天这项决议和随后的决议是特别重要的，胜过以往任何时候。针对妇女的暴力不断增多和加剧，特别是暴力极端主义团体将其用作战争和恐怖主义策略，以攻击她们的基本权利、人格尊严、人身完整和最高的生命权。

就增强妇女的领导作用和权利而言，根据第2242（2015）号决议的规定加大妇女在预防冲突、解决冲突以及联合国和平行动中的作用是一个令人鼓舞的新迹象。然而，当务之急是，我们要执行有效的战略，并将性别平等观念充分纳入我们的议程。

我们欢迎秘书长发出呼吁以及本组织作出努力，对联合国维和人员实施的性剥削和性虐待采取零容忍政策。在这方面，我们必须改进预防机制，缩短调查时间，最终根除这一不可接受的行为。

巴拿马坚定致力于促进和保护妇女人权。我们特别重视妇女署采取的各项举措，例如司法快速

响应机制和妇女追究性暴力和基于性别暴力责任联盟。

我们欢迎关于妇女与和平与安全的第2242（2015）号决议非正式专家组和负责冲突中性暴力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办公室所作的努力。我们还强调指出，作为安理会制裁制度的一部分，通过了个人或实体在促进或实施性暴力方面所起作用的认定标准。

我们所面临的多重武装冲突不幸显示，妇女仍然是尤其受到性暴力影响的群体。近些年，我们看到性暴力如何成为非国家武装团体、恐怖主义团体和暴力极端主义分子的意识形态、行动、战略目标和资金来源的组成部分。

2015年对妇女与和平与安全议程进行的审查突出表明，有必要让妇女大力参与打击恐怖主义和激进化。这使在这一斗争中实现性别平等具有新的含义。

暴力极端主义不断加剧，并演变成为针对妇女的最恶劣的暴力形式，将性暴力用作一种战争和恐怖主义策略，一种宗教和族裔迫害形式，一种讯问、筹资和招募手段。因此，各国在国家和国际层面加强集体努力以及预防性和矫正性措施。此外，这要求注重和平进程的所有阶段和冲突后重建。

我们必须在性暴力幸存者、包括因这种暴力而出生的儿童所在社区制定重新融入社会经济生活的计划，以使妇女和儿童不会沦为双重受害者。我们还必须考虑建立有效的司法机制来惩罚这些罪行的实施者，并支持受害者，确认他们有权得到真相、公正和赔偿。

我要强调指出，国际刑事法院的历史性裁决，例如2016年本巴案和2017年恩塔甘达案的裁决，具有重大意义。这些裁决巩固性暴力作为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的地位。然而，由于该法院的管辖权是补充性的，我们还必须促进在国家层面切实执行关于

这一问题的现有文书，包括采取强有力的内部措施来预防和打击武装冲突中的性暴力。

最后，巴拿马认为，妇女在预防和解决冲突以及可持续和平进程的建设和决策方面能够 and 必须发挥的作用至关重要。因此，平等和赋权议程具有更大意义，它们是全球承诺。我们打击冲突局势中针对妇女的性暴力的战略考量必须以国际法为依据，以全人类的最佳利益和福祉为激励。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土耳其代表发言。

Begeç先生（土耳其）（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我要感谢你组织召开本次辩论会。我还感谢阿米娜·穆罕默德常务副秘书长的通报。让我也祝贺普拉米拉·帕滕女士获任负责冲突中性暴力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我祝她在工作中一切顺利，并借此机会向她保证，土耳其坚定支持她履行职责。我们还赞扬法治和冲突中性暴力问题专家组的工作。

今天，各区域的冲突尤其给妇女和女童造成的严重影响，继续构成重大挑战。我们必须应对这一挑战。令人遗憾的是，秘书长关于冲突中性暴力的年度报告（S/2017/249）再次揭示一幅严峻的图景。目前，将性暴力用作战争和恐怖主义武器的行为不断增多，这一趋势引人关切，必须作出强有力的国际反应。我们欢迎并支持秘书长大力强调预防的重要性。我们还赞同他的做法，即预防性暴力是更广泛的预防冲突努力的组成部分。

性暴力被用作战争策略或蓄意针对平民的攻击而使用或实施时，大大加剧武装冲突的严重影响。肇事者继续实施性暴力，在多数情况下还同时实施其他罪行，例如杀戮、强迫流离失所、任意关押和酷刑。事实上，冲突中性暴力与恐怖主义、贩运人口行为以及有组织犯罪之间的联系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现实。

有鉴于此，达伊沙和“博科圣地”组织等恐怖主义团体针对妇女和女童实施的可鄙行为理应受到

一切谴责。在伊拉克和叙利亚，达伊沙将性暴力，包括买卖妇女和女童，用作恐怖策略，反映出该恐怖主义组织令人震惊的本性。土耳其继续以各种手段打击达伊沙，与此同时，我们认为，现在是国际社会一致行动起来，采取全面和包容的办法消除这一威胁的根源的时候。

尽管背景不同，但强调以下这一点也是适当的：恐怖主义组织库尔德工人党/民主联盟党同样动辄虐待和剥削妇女和儿童。它们的恐怖主义领导层以甚至对其招募的女性成员实施性暴力和性虐待著称。这包括强奸、强迫怀孕和堕胎以及实施与性虐待有关的处决。

我们目睹，冲突的性质呈现出新的复杂性。旷日持久的冲突、被迫流离失所和人道主义紧急情况不断增多，造成有利于贩运妇女和女童的环境。贩运往往涉及性暴力和性剥削。土耳其极为重视打击贩运人口行为，因为这种行为侵犯人权，损害人的尊严和完整。在这方面，我们回顾第2331（2016）号决议的重要性，土耳其是该决议的共同提案国。

在叙利亚危机进入其第七年时，各方继续将性暴力用作战争、恐怖主义和酷刑的系统性策略。数百万叙利亚人，特别是妇女和女童，继续生活在性暴力威胁下。在叙利亚政权运作的关押设施中实施的骇人听闻的性暴力行为已被载入联合国各份报告。在这方面，土耳其在阿斯塔纳会谈框架内促使冲突各方释放被关押者和囚犯的努力尤其相关。

此外，我们作为邻国，继续对逃离国内战争和暴力的叙利亚人奉行门户开放政策——现在有300多万叙利亚人生活在土耳其境内。增强尤其是叙利亚妇女和青年的权能并确保他们自力更生，不遭受任何性暴力和性别暴力侵害，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正因为如此，我们作出一切努力为他们提供安全保障。

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我要强调，土耳其极为重视加强旨在对联合国人员实施的性剥削和性

虐待实行零容忍政策的努力。在这方面，我们赞扬并支持秘书长致力于将零容忍落到实处。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立陶宛代表发言。

雅库博夫人（立陶宛）（以英语发言）：我们感谢主席国乌拉圭召开本次公开辩论会，讨论困扰和加剧当代很多冲突的一个问题。

首先，我们衷心赞扬负责冲突中性暴力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扎伊纳布·班古拉女士过去几年所做的辛勤工作和奉献。我们也祝贺普拉米拉·帕滕女士新近获任，并祝愿她工作顺利。我也感谢常务副秘书长阿米娜·穆罕默德和其他通报者——迪昂先生和贾夫女士——所作的重要贡献和发言。

立陶宛赞同欧洲联盟观察员的发言以及以妇女与和平与安全之友小组名义所作的发言。

安全理事会承认性暴力是战争手段已有差不多十年了。尽管国际社会作出种种努力，但冲突中性暴力问题仍是一个严重问题。它正变得越来越复杂，而暴力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冲突驱动的流离失所、大规模移民和贩运人口、劫持和强奸、强迫婚姻和怀孕、奴役和使用女童作为自杀式炸弹手的现象也日益严重。这些并非孤立罪行，而是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使用的恐怖主义手段，目的在于实现战略性目标，其中包括资助和招募、流离失所、破坏和迫害。切实处理这一祸害的唯一办法就是全面综合施策，融预防、预警、司法和问责、妇女参与政治进程以及增强妇女政治、社会和经济权能于一体。

我们大家都同意，保护平民不受冲突中性别暴力和性暴力之害的责任在于国家。为此，需要有一个适当的司法和刑法框架，还必须确保国家民事和军事司法系统完全达到国际标准。然而，多数受冲突影响的国家缺乏足够的国家能力和专门知识，来防止、调查和起诉性暴力。

有鉴于此，我们高度评价联合国法治与冲突中性暴力问题专家小组开展工作，向各国政府提供援助，加强各国政府能力，包括在刑事调查和起诉、军事司法、立法改革、保护受害者和证人、赔偿幸存者方面加强能力。我们赞扬“司法快速反应”倡议与妇女署之间的伙伴关系。从联合名册中向50个不同特派团派遣司法专家，大大有助于制止犯罪人逍遥法外的现象。

在国家尚未能够采取行动的情况下，包括国际刑事法院在内的国际司法机制可以发挥关键作用。安全理事会的定向制裁是另一项工具，可以更广泛地用来震慑冲突中性暴力现象和追究责任。在针对武装冲突局势采取或延长定向制裁时，性暴力和性别暴力应当被有系统地用作认定标准。此外，安理会应当更强烈、更全面地谴责冲突中性暴力现象，并要求就冲突地区犯下的一一属于政府的部队、武装团体或联合国自身维和人员犯下的一一所有性暴力指控开展可信调查。

在保护方面，增加女性维和人员、派遣妇女保护和性别平等问题顾问，以及开展人权和性别平等意识培训，都已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应当进一步予以扩大。在国家、区域和次区域层面，合作机制应当继续积极促进有效应对冲突中性犯罪，其中包括开展提高认识运动、行动计划及合作框架、能力建设以及采取共同的良好做法。

关心和保护性暴力幸存者是需要处理的另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克服创伤和恢复他们的尊严是制止其遭受污名化和更多凌虐这一恶性循环的重要内容。受害者必须要能够诉诸司法以及问责和矫正机制，以确保他们能够重返各自社会。

最后，我们需要承认，冲突中暴力现象的根源在于和平时期的暴力现象。性别不平等现象、歧视性文化规范以及男尊女卑的性别成见常常使贬低妇女的行为以及针对妇女和女童的犯罪得以强化。因此，所有会员国都有责任加倍努力，执行可持续发展目标5，即实现性别平等以及增强所有妇女和女童

权能，使其成为社会上的行动者而非受害者，而这将有助于打破暴力循环。取得成效要求在全球采取一致、持续和可信的行动，将性别平等认识全面纳入安理会乃至整个联合国的工作，并使之成为工作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墨西哥代表发言。

路易斯·卡瓦尼亚斯先生（墨西哥）（以西班牙语发言）：主席先生，我们感谢贵国政府提议适时召开今天的公开辩论会，讨论对于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最重要的挑战之一——将性暴力用作战争手段和恐怖主义团体使用性暴力问题。

武装冲突中的性侵害和性剥削行为近年来空前增多，的确令人感到震惊。因此，墨西哥响应安东尼奥·古特雷斯秘书长的呼吁，即立即处理该问题，提高各方对于数百万民众脆弱处境的认识，以便寻求切实解决这一现象。强奸、性奴役、卖淫、怀孕、堕胎、强迫绝育、强迫婚姻以及其它构成性暴力的可憎做法，给各个阶层和各种处境的妇女、男子、男童和女童都造成影响。武装冲突剧增以及包括恐怖团体在内的非国家行为体改变战术，加剧了使用性暴力的现象。尽管面临此类挑战，墨西哥仍愿赞扬所取得的一些成就。

通过第1820（2008）号决议后，我们完成了一项转变，从对这一现象保持沉默变为承认该现象的严重性，并认识到亟需加以处理。同样，第1888（2009）号决议和随后决议的通过加强了确保有效问责的规范性框架。第2242（2015）号和第2331（2016）号决议也确认存在恐怖团体将性暴力用作达到其目标的手段这一现象。然而，尽管取得了这一进展，仍须做更多工作，以确保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关于使用性暴力的悲惨故事不再重演。墨西哥愿提出一些建议，以加强制定处理、防止和根除此类暴力的综合战略。

第一，根据《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目标5，我们首先必须继续促进妇女全面参与公共生活各领域的决策，以便建立包容和公平的社会。

第二，我们必须促进妇女参与制定消除性暴力的战略以及和平进程，以便在尊重和性别平等基础上加强民族和解。

第三，我们必须重新制定政策框架，确保冲突局势中性暴力受害者被确认具有合法性，能够获得正义，而且获得全面救济，并适当获取性健康和精神健康服务。

第四，我们必须根据秘书长提出的建议，加强基础广泛的、支持性暴力受害者的方案。要实现这些目标，我们还必须继续提请安全理事会注意该问题，并努力确保我们的行动得到适当协调，以免资源被重复浪费。

考虑到我们面对不断升级的暴力，我们必须采取具体行动，确保充分尊重人权。出于这个原因，预防武装冲突和寻求可持续和平也应成为国际社会的优先目标。

我们呼吁本组织会员国拿出新的决心，并且承诺把性别平等观点作为联合国工作的核心方面之一纳入主流。我重申，我国致力于继续与国际社会一道应对这个严重破坏我们各国社会的可怕祸害。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苏丹代表发言。

El nou先生（苏丹）（以阿拉伯语发言）：首先，我国代表团要感谢乌拉圭作为主席组织本次公开辩论会，讨论把冲突中性暴力作为一种战争和恐怖战术的问题。我还应借此机会感谢常务副秘书长阿米娜·穆罕默德女士以及阿达马·迪昂先生和米娜·贾夫女士，他们今天上午为我们作了有益的通报。

我还要真诚感谢扎伊娜卜·哈瓦·班古拉女士在任职期间作出的努力。请允许我祝愿她和她的继任

者普拉米拉·帕滕女士一切顺利。我们仍然准备与她的办公室合作。

我国代表团谴责一切形式的侵害妇女的性暴力和以此作为一种战争或恐怖战术的做法。国际社会必须携手努力，处理这种令人发指的罪行及其根源，并且预防贩运妇女和女童行为。由于苏丹是此类犯罪的过境国，我们在2014年起草并通过了一项打击人口贩运的法律。此外，我国举办了一次有关东非贩运问题的会议，在会议上发表了《喀土穆宣言》，并与许多邻国签署了协议，以便打击侵犯人权，特别是妇女儿童等弱势群体人权的团体。

我国代表团强调指出，苏丹致力于作出一切可能努力来保护和提高妇女地位，特别是在冲突地区。这种承诺体现在我们作出的许多努力中，其成果是通过和执行了多项国家战略和计划。我国在巴黎原则基础上创建了一个独立人权委员会，对境内流离失所者营地妇女的处境给予了特别关注。这项工作是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联合国苏丹国家工作队人权部门合作开展的。最后，在这方面，苏丹致力于执行关于妇女与和平与安全问题的第1325(2000)号决议。

正如秘书长报告(S/2017/249)所述，苏丹最近采取了许多积极的立法和行政措施。这些措施显然与打击侵害妇女的暴力和打击冲突中性暴力和性别暴力密切相关。它们尤其以通过采取重要措施落实第1888(2009)号决议，促进法治和施行司法为目标。因此，总检察长的任务授权和职责范围已与司法部完全分离，以确保彻底独立，这确认了总检察长的司法作用。此外，去年，全国委员会修订了刑法，赋予总检察长新的权力。苏丹的刑法直接和明确谴责强奸罪。此外增补了一个条款，对性骚扰犯罪进行了界定。达尔富尔事件特别刑事法庭总检察长的职责现在也包括惩治强奸罪。

我国代表团还要在安理会就秘书长向其提交报告中与达尔富尔局势有关的段落和表述作如下澄清。

第一，我国代表团强调，报告第64段的内容没有反映达尔富尔目前的实际情况。此外，该段落不符合今年2月8日第2340（2017）号决议。我们认为，这显然是一个矛盾，特别是由于随着冲突减少，达尔富尔的安全和政治情况最近取得了显著改善。第2340（2017）号决议和秘书长先前各份报告以及非洲联盟—联合国达尔富尔混合行动的报告都强调指出，过去三、四年来，达尔富尔的安全和政治情况已有显著改善。

第二，报告第67段反映了我国政府提供的2016年期间据报发生的性暴力和性别暴力案件数字——共计112起。法院审理了40起案件，作出了13项判决，包括判处两名犯罪人死刑。请允许我指出，对这些案件，特别是年龄段和犯罪者与受害者之间关系的详细分析表明，大多数案件所反映的社会问题与冲突中性暴力无关。假如能与达尔富尔总检察长进行更广泛的磋商，或许原本可以提供更符合事实的数字。

第三，报告中直接指控苏丹武装部队和其他正规部队在达尔富尔省涉入性犯罪。让我强调，我们所有的部队都完全致力于执行关于这个问题的具体国家文书，并履行所有国际人权规则和国际人道主义法。自从上个世纪成立以来，苏丹武装部队非常专业。他们履行了非洲联盟—联合国达尔富尔混合行动（达尔富尔混合行动）方面的职责，努力保护特派团的成员和设备。此外，秘书长报告的多份报告都证明了我们的部队追捕和缉拿了袭击达尔富尔混合行动的肇事者。

政府的武装部队，像世界各国的武装部队一样，奉命战斗，打击那些为政治口号所鼓动的武装团体以恢复法治。在这方面，我们不需要深入探讨国际法在非法团体方面的观点和做法。但是，我们在这里审议的关于我国政府部队参与罪行的报告，甚至不能达到最低的证据合法性水平。

苏丹政府希望强调，它殷切促进妇女权利和保护妇女免遭暴力。在这方面，我们再次表示，我

们希望继续与负责冲突中的性暴力问题的秘书长特别代表以及与这个问题有关的所有其他机构进行合作。但是，我国代表团再次呼吁，秘书长的报告所用信息的来源要更准确，并在将其列入报告之前与有关国家分享这些资料。

我国认为，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需要仔细地全面地审查维持和平的支柱，因为它是打击这些可恨罪行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也认为需要预防性外交和直面冲突的根源。在大多数非洲冲突中，欠发达及其一切经济、社会和人道主义后果往往是冲突的根源。我们还认为有必要促进妇女的作用和地位，并建设各国的能力。

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做出必要的智慧努力来对付冲突中性暴力的意识形态根源。我们必须加紧努力，打击恐怖主义和非法移民，因为这些现象是紧密相连的。此外，需要加强联合国系统内的合作和连贯性，以打击冲突中的性暴力和基于性别的暴力，并将这种可恨的罪行的肇事者绳之以法。此外，受害者必须在心理、身体、社会和财政上得到补偿和协助，使他们能够重新融入社会、享受生活、建设他们的社区、社会和国家。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哥斯达黎加代表发言。

门多萨-加西亚先生（哥斯达黎加）（以西班牙语发言）：哥斯达黎加谨感谢乌拉圭主席国和坎塞拉副部长召开今天关于这一有关专题的公开辩论会。我们还感谢副秘书长阿米纳·穆罕默德和其他发言者的通报。

必须重申，性暴力是任何时候都不能接受的。然而，它作为恐怖主义策略以及战争和恐怖主义的武器的广泛使用，仍然是特别令人关切的，因为它是最残酷和最恐怖的社会胁迫形式之一，特别是作为控制和恐吓整个社区的战略的时候，并破坏最深层的人的尊严和自主。同样令人震惊的是，极端主义团体推动对妇女和女孩的权利施加越来越多的限制，而对这些权利的控制和限制已经成为冲突

的基本要素，和具体针对妇女和女孩的恐怖主义行为的借口。

此外，性暴力使冲突永久化，削弱了安全与稳定，妨碍了人们参与自己社会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生活的能力。联合国作为一个组织，以及我们作为国际社会，在这个问题上要付巨大的代价，因为我们一方面未能通过预防措施来解决暴力和性虐待的原因，另一方面也没有消除这些案件有罪不罚的现象。作为国家，我们对保护民众负有主要责任。作为国家，我们必须建立坚实的法律和体制框架，为预防和解决在保护受害者，特别是妇女和女童受害者方面存在的差距奠定坚实的基础。极为重要的还有，扩大措施的范围，来保护最脆弱群体，如少数民族和宗教少数人、农村妇女、与武装团体有关的妇女和女童、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变性人和双性人群、以及男孩和男人，他们也易受性暴力之害——而且发案率在上升。

我们必须采取一切措施，使冲突各方——不论是国家行为体还是非国家行为体——遵守国际法，敦促各国以最大的力度惩处一切性暴力行为，包括将案件转交给国际刑事法院，从而消除这种案件的有罪不罚现象。我们认为这些暴力行为是危害人类罪，我们将继续倡导对实施、命令或纵容冲突中的性暴力的人实行零容忍。我们坚信，问责制和最大限度地利用现有的国际法律机制是确保受害者正义的重要工具。它们也阻止未来的犯罪行为。

执行安理会的各项决议也是至关重要的，决议概述了预防冲突中性暴力的承诺和战略，并规定对其执行情况进行监测。同样，必须与有关的制裁委员会密切合作，将武装冲突和恐怖主义的背景下的性暴力作为实施制裁的标准。所有参与资助、规划或支持与性暴力行为有关的武装团体者都可纳入现行的制裁制度。要使这种做法有效，那么关键行为体必须协作监测这些案件。秘书长特别代表办公室也在这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确保畅通的沟通和信息交流。

预防是关键。有必要就性别问题进行适当的培训，特别注重预防，并有系统地将妇女保护顾问纳入政治特派团和和平行动的战略规划进程。还需要就性别问题进行充分的培训，以帮助预防或在最坏的情况下充分应对冲突地区的性剥削、性虐待和贩运人口。要使所有这些都起作用，那么旨在实现这些目标的方案必须得到充分的资助。

极其重要的是要确保所有这些努力都是以受害者为中心。应向所有人提供性和生殖保健服务。同样，必须设立支助方案，使受害者充分重新融入其社会结构，这将有助于恢复受武装冲突及其后果影响的人口和社会结构。

必须在国家一级建立法律框架，以便保护受害者——例如，通过为遭强奸后所生儿童提供合法身份的法律，打击性虐待与暴力所致的污名——并为其提供补偿与赔偿，同时铭记，不同形式的性暴力需要不同的对策与解决办法。

最后，妇女和女孩参与决策过程和担任领导职位极为重要，因为这将在各级参与中提倡一种性别视角。还必须确保机会平等、提供获取教育的渠道、增强妇女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权能，以期使妇女和女孩能够在冲突中和冲突后在其社区发挥重要的转型作用。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德国代表发言。

舒尔茨先生（德国）（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感谢你召开本次辩论会。我们欣见安全理事会日益把消除和预防冲突中的性暴力问题置于其议程的核心。秘书长的报告（S/2017/249）明确指出，性暴力是对人权不可接受的侵犯。诸如米纳·贾夫女士发出的这样的声音提醒我们，我们大家必需紧急行动起来，对此类行径采取零容忍态度。

请允许我与其他人一道，感谢扎伊娜卜·班古拉女士作为负责冲突中性暴力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所做的出色工作。德国与她和她的办公室密切合

作，为叙利亚境内暴行受害者的生活带来真正的变化。我们期待与她的继任普拉米拉·帕滕女士继续这种密切合作。我承诺，德国将坚定不移地支持她的办公室和任务授权。我愿就我们如何能够进一步改进冲突中性暴力议程的执行、特别是在纽约以外的执行发表几点意见。

首先，我们必需采取一种全面的支持性暴力受害者的做法。医务与心理护理、经济参与机会以及法律保护是这种做法的一些关键方面。例如，德国支持贩运和偷运领域的保护性措施。我们还接收了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冲突中有过创伤经历的1,000多名妇女和儿童，并为他们提供医务护理与创伤治疗。

第二，我们必需改变社会上看待妇女的方式。充足的榜样与充分的性别平等对于预防和打击侵害妇女的性暴力不可或缺。正如在我们最近通过的关于第1325（2000）号决议执行情况的国家行动计划中所概述的那样，我们正朝着该目标采取步骤。

第三并且同样重要的是，我们加倍努力，以摒弃有罪不罚的文化。在国际一级，使用制裁清单列出实施侵害妇女性暴力行为或侵犯妇女人权的个人，包括使用具体的列名标准至关重要，各国际法庭努力立案调查并提出与冲突中性暴力行为相关的指控也举足轻重。此外，就叙利亚问题而言，我们不仅在政治上而且作为主要的资金捐助方，支持建立协助调查和起诉2011年3月以来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境内犯下国际法所规定最严重罪行，包括性暴力犯罪者的国际公正独立机制。

第四也是最后一点是，执行妇女与和平与安全战略结果框架中的不足并非因为说的不够多，而是因为缺乏行动。必须在不同层面处理这些不足。

为加快该议程的执行，德国尤其介入支持各种区域努力的工作。例如，本月底，非洲联盟将在妇女署和德国的支持下，启动一个非洲女性领导人的网络。该网络旨在为活跃在该大陆政治舞台上的女性创造一个平台，以交流她们的经验与知识。

在国家一级，西班牙最近组织召开的妇女、和平与安全国家协调中心网络会议对于进一步讨论会员国的各种国家行动计划极具价值。德国非常高兴将在柏林主办明年的协调中心会议。

最后，请允许我保证，德国将继续致力于保护妇女和女孩免遭冲突中的性暴力。执行妇女、和平与安全议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迫，它将始终是我们的首要优先事项之一。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印度代表发言。

拉尔先生（印度）（以英语发言）：我们感谢主席国乌拉圭组织召开本次公开辩论会。我们仔细研究了概念说明（S/2017/402，附件）和秘书长报告（S/2017/249）中提出的问题。我们感谢常务副秘书长和其他通报人在这方面的有益发言。

我们还借此机会，欢迎秘书长任命普拉米拉·帕滕女士担任负责冲突中性暴力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并向她保证我国代表团对她执行任务的支持。我们还赞扬扎伊娜卜·班古拉女士的工作。

尽管妇女与和平与安全议程得到更多重视，规范框架在过去十五年中也有所发展，但是作为非战斗人员的妇女和女孩仍是主要的受害者。西亚的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或西非部分地区的博科圣地组织或东非的青年党等恐怖网络犯下的危害人类，特别是侵害妇女和女孩的可怕罪行严肃地提醒国际社会仍需应对的严重挑战。

我们也同意，有必要增加妇女在预防冲突和解决冲突中的参与，并使这种参与制度化。这不仅需要规范方面的意见，而且需要在实地的能力建设与机构建设。因此，妇女与和平与安全不能孤立于更为广泛的性别与发展方面的社会背景来理解。

妇女地位委员会及该委员会就会员国执行《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方面所取得的成果及遇到的障碍所做的工作继续在推进性别赋权议程方

面取得重要进展，而该议程本身就对社会具有转型式的影响——它带来更可持续的发展与繁荣。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还强调了可持续发展对于确保和平与安全的重要性。印度一直积极参与联合国各机构有关妇女问题的各种综合审议。印度还是妇女署五年前成立以来最大的捐助国之一。

从联合国维持和平这个具体背景来说，印度一直是主要的部队派遣国，参加了71个维和特派团中的近50个特派团和当前16个特派团中的13个特派团。尽管女性维和人员的整体人数仅有少量增加，近十年前的2007年，印度向联合国利比里亚特派团部署了有史以来的首个全部由女性组成的维和建制警察部队。这支部队在该国的服务一直持续到去年。利比里亚总统强调了这支部队做出的贡献，它

“激励利比里亚妇女，向其传授专业精神，并且鼓励她们参加保卫国家的行动。”

2007年以来，利比里亚妇女在该国安全部门所占的比例翻了三番。

印度还牵头主办对维和人员进行的有关武装冲突局势下性暴力的专门培训课程。它们特别侧重于妇女在冲突后局势中的作用。上月，新德里联合国维持和平中心与妇女署合作，在印度主办了第三次此类女军官专门课程。来自近30个国家的40多位女军官参加了课程。此类课程不仅为参加者提供了接受培训以做好部署准备的机会，而且也提供了互动和分享经验与最佳做法的机会。

印度是首个向秘书长支持性剥削与性虐待受害者信托基金捐款的国家。莫迪总理承诺，增加印度女性维和人员在联合国维持和平特派团警察部队中的人数。印度致力于实现到今年年底15%军事观察员为女性的诺言。印度还致力于再提供一支全部为女性的建制警察部队。

起诉对于预防至关重要。国际社会可发挥重要作用，帮助筹集足够的资源，以及建设这方面的能力。有鉴于此，印度最近为塞拉利昂余留事项特别

法庭提供捐款。该特别法庭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法庭之一，就包括使用儿童兵和强迫婚姻在内的罪行对一些人进行了审判和定罪。

印度依然随时准备在国际上进一步促进有关妇女与和平与安全问题的规范性和实际性方面。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非洲联盟常驻联合国观察员泰特·安东尼奥先生阁下发言。

安东尼奥先生（以英语发言）：我要首先赞扬乌拉圭主持本次关于冲突中性暴力问题的非常重要的辩论会，并赞赏乌拉圭外交部副部长今天上午与会。我还要赞扬阿米娜·穆罕默德常务副秘书长强调预防是应对这一祸患的最后关键所在。此外，我要感谢阿达马·迪昂副秘书长极有见地的通报，并感谢米娜·贾夫女士的通报。我还要和其他人一道，祝贺毛里求斯的帕拉米拉·帕滕女士出任下一任负责冲突中性暴力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

安全理事会承诺提高各方对妇女与和平与安全议程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的关注度，这充分证明我们有责任在处理破坏性武装冲突局势和寻找其长期解决办法时，把更加注重性别平等的观点考虑在内。我谨赞扬国际社会去年12月采取步骤，通过第2331（2016）号决议，该决议阐明了冲突局势中人口贩运与侵害妇女、儿童、国内流离失所者和边缘化社区的性暴力之间的相互关系。

在努力增强妇女与和平与安全议程以及处理冲突中性暴力问题的过程中，我们在应对一个错综复杂和动荡不定的环境。面对不断改变其运作方式的跨国行为体，除了迅速处理多种形式的冲突，别无他法。在非洲大陆一级，非洲联盟（非盟）通过采取基于比较优势的协作性做法，继续建设一个富有韧性的预防模式，其中包括次区域伙伴和像联合国这样的国际伙伴。

在这方面，非洲联盟展现了对执行关于妇女与和平与安全问题的第1325（2000）号决议和关于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的第1612（2005）号决议的不懈承诺和支持。虽然这两个关键议程激起了明显的势

头，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妇女和儿童仍然在冲突局势的伤亡人数中占多数这一事实。武装冲突期间性暴力受害者的已知人数依然令人震惊。非洲联盟证明，我们在武装冲突各方招募和侵害妇女和儿童并对其实施性暴力问题上所持立场坚定不移。在涉及冲突中的性暴力问题时，我们持零容忍立场。

在国家一级，若干非盟成员证明，它们致力于防止和威慑冲突中的性暴力行为，其做法是，通过禁止性暴力的行为准则，依靠司法调查追究犯罪分子的责任，以及培训警察部门更好地处理性暴力。虽然军队和警察部队中的女性军警人数依然有限，但是，非盟领导层仍认为，维和特派团应采取主动步骤，增加妇女担任的文职人员职位。

非洲联盟委员会继续处于妇女与和平与安全议程的前列。非盟主席早些时候认识到，我们可以通过将妇女纳入应对和平与安全所受威胁的实际和可操作的措施来取得宝贵进展。非盟已把保护妇女和儿童权利作为非洲大陆的优先事项，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非盟为此于2014年指定比纳达·迪奥普女士为非盟妇女与和平与安全问题特使，并将妇女与和平与安全议程以及儿童与武装冲突议程纳入《2016-2020年非洲和平与安全架构路线图》。

非盟主席在4月份于纽约举行的非盟-联合国首脑会议期间大力强调了冲突预防。非盟把这两项议程列入非洲和平与安全架构未来三年的五大战略优先事项，以此重申，性别平等、和平与安全是整个非洲和平与安全战略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迄今为止，非洲和平与安全架构一直在努力加强妇女参与非洲的和平、安全和冲突后重建，提高早期预警机制的质量和负责处理与保护冲突中妇女和儿童有关的问题的机构的效力。在这方面，非洲和平与安全架构路线图应被视为在把性别问题纳入非洲和平与安全议程的主流方面起了关键的推动作用。该路线图的具体目标是，确保妇女和儿童得到保护，使妇女更多地参与预防和解决冲突以及建设和平战略。

在我们努力促进妇女参与预防和调解工作的同时，我要高兴地宣布，如德国代表团已提到的那样，非洲联盟委员会正在通过与妇女署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合作，在5月31日至6月2日于纽约组织一个推动非洲转型妇女领导人高层论坛。这个为期三天的论坛将作为启动非洲女性领导人网络的平台，该网络是一项旨在加强妇女在治理、和平与安全方面领导作用以推动非洲转型的新举措。这项倡议是我们执行第1325（2000）号决议和非洲妇女与和平与安全议程的共同道路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非洲联盟委员会依然是各种旨在消除冲突中性暴力祸害，不让任何人掉队的预防战略的重要伙伴。我们制定了具体的法律文书。但是，现在显然是所有利益攸关方加快实际实施阶段的时候了。我们认识到，必须在和平与安全问题上为妇女提供资金和能力建设，并加强旨在打击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的举措和机制。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们欣见本次公开辩论激起各方兴趣。然而，我要提醒与会者，名单上还有21位发言者。我呼吁发言者予以合作，将发言限制在四分钟以内。

我现在请捷克共和国代表发言。

埃林格先生（捷克共和国）（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要感谢你及时提出倡议，召开今天重要的辩论会。

捷克共和国完全赞同以欧洲联盟的名义所作的发言。

我还要借此机会宣布我们坚决支持阿米纳·穆罕默德常务副秘书长的辛勤工作，并祝贺普拉米拉·帕滕女士被任命为负责冲突中性暴力问题的秘书长特别代表，祝她在今后所有的努力中一切顺利。我们还感谢扎伊娜卜·班古拉女士近年来所有的辛勤工作。

这一领域内各利益攸关方采取坚定的立场至关重要，在武装极端主义团体将妇女的从属地位

置于其议程首位的时代尤其如此。增强女童和妇女权能，同时对一切形式的性暴力保持采取零容忍政策，这是处理不平等和侵犯妇女权利问题的唯一途径。

即使在平时时期，我们也不应忘记，必须充分处理性暴力问题。捷克法律将这种行为定为刑事犯罪。2015年，捷克共和国通过了2015-2018年期间预防家庭暴力和性别暴力的行动计划，其目的是预防家庭暴力和性别暴力，并提高支助受害者系统的效率。这项行动计划处理家庭暴力，以及性骚扰、强奸、跟踪骚扰和其他形式的性别暴力。2017年初通过的捷克关于妇女、和平与安全的行动计划为打击针对妇女和女童的性暴力和其他形式的暴力行为提出了具体任务。我们还为军事和文职人员设立了培训班和培训方案的框架，与国防部关于妇女、和平与安全的行动计划一道，共同预防这种危险行为。

在发展合作和人道主义援助的框架内，捷克共和国在海外实施了若干项目，2016年总计1.3亿捷克克朗，十分注重性别方面，其中包括旨在防止性暴力与虐待妇女和女童的项目。我们还为被边缘化和受虐待的女童和/或境内流离失所者设立了保健和卫生中心。这些项目已在格鲁吉亚、塞尔维亚、科索沃、叙利亚、中非共和国和阿富汗实施。2017年，捷克共和国开始实施旨在打击古巴境内性暴力的项目。

请允许我向与会者保证，捷克共和国仍然绝对致力于加强相关联合国、区域和国家机构打击性暴力的努力。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比利时代表发言。

佩克斯坦·德布特韦先生（比利时）（以法语发言）：我感谢主席国乌拉圭召开这次辩论会，并为我们提供了参与的机会。

我国代表团完全赞同以欧洲联盟和妇女、和平与安全之友小组的名义所作的发言。

打击性暴力是比利时的优先事项。我们即将通过关于第1325（2000）号决议的第三个国家行动计划。危害妇女的性暴力问题，包括与冲突有关的暴力问题非常重要。对于比利时来说，追究责任对于打击性暴力犯罪的有罪不罚现象至关重要。正义是缔造和平和打破冲突循环的先决条件。我要简略地突出强调几点。

首先，我们欢迎秘书长报告（S/2017/249）中提到的各国积极设立立法框架并采取切实措施。我们赞扬法治与冲突中性暴力问题专家组的出色工作。该专家组支持国家努力，最终取得切实成果，例如在几内亚。

因此，我国代表团希望强调秘书长建议的重要性，秘书长建议安全理事会将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问题充分纳入制裁委员会的工作。在这一背景下通过的制裁具有不可否认的合法性，一定会加强打击这一祸患的集体努力。

至于叙利亚的性暴力，我们认为，大会第71/248号决议最近设立的国际公正独立机制也发挥着重要作用。该机制的目的是协助调查和起诉那些对在叙利亚犯下最严重罪行负有责任的人，其中当然包括本次辩论会中讨论的性暴力问题。同样，请允许我欢迎联合快速反应部队和妇女署的工作，以及叙利亚、刚果民主共和国和布隆迪的实地人员力求确保正义和追究责任所产生的实实在在的影响。

除了打击有罪不罚现象之外，使性暴力受害者重返社会至关重要。这些受害者一定不能因为其家庭和社区给她们带来的羞辱而第二次成为受害者。感到羞耻的应该是性暴力的施害者而不是受害者。因此，必须为受害者提供社会经济和社会心理支持。

在这方面，我要举一个例子，即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潘奇医院穆奎盖医生的杰出工作。不幸的是，性暴力在该地区常常被用作战争武器。穆奎盖医生的医院不仅为受害者提供医疗服务，还提供社会心理支持和律师服务，帮助受害者获得法律补救

措施。不幸的是，性暴力施害者应以威胁和报复行为，最近一位与穆奎盖医生密切协作的人士被谋杀就表明了这一点。因此，我们再次呼吁刚果当局和联合国组织刚果民主共和国稳定特派团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穆奎盖医生、他的团队和病人。

最后，我也要表示，我们感谢前任秘书长特别代表扎伊娜卜·班古拉女士及其团队的杰出承诺。我们欢迎她的继任者普拉米拉·帕滕女士获得任命，并向她保证，我们将给予全力支持。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大韩民国代表发言。

赵太烈先生（大韩民国）（以英语发言）：首先，我要和前面的发言者一道，赞扬主席提议召开今天的重要会议。

过去20年里，国际社会一直在积极打击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安全理事会通过了第2331（2016）号决议等关键决议，在制订规范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此外，自2010年以来，负责性暴力冲突问题的秘书长特别代表高效地协调了各机构的国际努力。同样值得注意的是，部署到维和特派团和政治特派团的保护妇女问题顾问已证明有助于提高实地监测和预警的效力。

然而，尽管取得了这一重要进展，秘书长的报告（S/2017/249）显示，冲突和冲突后局势中继续发生应受谴责的性暴力。此外，暴力极端主义的崛起以及大规模移民和持续不断的难民危机加剧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和复杂性。考虑到这一切，我愿强调以下四点。

第一，必须优先注重预防。众所周知，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博科圣地”组织和青年党等极端主义团体属于将性暴力用作武器来获取战略利益和传播意识形态的最令人发指的罪犯。因此，消灭极端主义团体应是预防冲突中严重性暴力的第一项任务，这样说是公平的。此外，鉴于性暴力和性剥削被用于招募和创收以维持这些团体，我们必须

根据安全理事会相关决议的授权不遗余力地消灭恐怖主义。

从长远看，应提请特别注意全球公民教育倡议。容忍并相互了解各种差异和多样性，包括族裔、宗教等，能够成为从根源上预防暴力极端主义的基本办法。预防冲突中性暴力还符合建设和平委员会（建和委）优先注重妇女和青年在建设和平与保持和平方面的作用这一方针。我作为今年建和委主席，将努力确保这一问题在建和委关于妇女和青年的工作中得到适当反映。

第二，我们必须杜绝有罪不罚文化。我们经常目睹各国缺乏追究施害者罪责的意愿和能力。在这方面，我要赞扬法治和冲突中性暴力问题专家组努力加强国家一级防范有罪不罚现象的体制措施。由于在我们这个深度相互联系的世界，国家边界内缺乏防范措施往往会引发跨国问题，这一点尤为重要。一个恰当的例子是，在地中海移民和武器航道沿线，性暴力和有系统贩运行为不断增多。此外，正如上述秘书长报告所建议的那样，当一个特定国家未追究施害者罪责时，国际社会应利用一切可用手段来应对冲突中的性暴力，包括将其移交国际刑事法院处理。

第三，我们必须坚持以幸存者为中心的办法对待受害者。应当优先帮助受害者重新融入社会经济生活，为他们提供可持续援助，包括医药、心理、法律及其他多部门服务。我们还必须更多地关注幸存者两度遭受创伤的风险。如果幸存者不是被充分接受和重新融入社区，而是蒙受污名、耻辱和猜忌，那么他们被进一步边缘化乃至受到激进化势力蛊惑的机率就远为更高。

第四，我们必须提升政府应对冲突中性暴力的能力。鉴于脆弱和受冲突影响国家往往缺乏处理这种罪行的能力，国际社会必须支持此类国家建设它们自己的国家能力。

大韩民国方面继续采取具体举措为脆弱和受冲突影响的国家建设政府以及妇女和女童的能力作出

贡献。特别是，我们开展了官方发展援助项目，旨在支持增强妇女权能和促进性别平等。2015年，我们发起了“让女孩过上更美好生活”倡议，在发展中国家采用注重促进性别平等的办法增强女孩的权能。我们还持续支持各种国际组织开展的对性别平等有敏感认识的建设和平项目，例如妇女署的“重建得更好”项目以及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关于性别平等和人权的工作。

在结束发言之前，我要重申，大韩民国致力于同国际社会密切合作，以根除全球各地冲突中的性暴力。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突尼斯代表发言。

希阿里先生（突尼斯）（以法语发言）：首先，我要祝贺安全理事会主席国乌拉圭采取主动行动，组织召开本次公开辩论会，讨论一个令人遗憾地再度出现并成为热门的问题，即作为战争和恐怖主义策略的冲突中性暴力。

我也要感谢秘书长提交其高质量的报告（S/2017/249）。在这份报告中，他先明确阐述了性暴力情况特别是冲突造成流离失所背景下的性暴力情况、暴力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崛起、为性剥削进行的贩运人口活动以及将妇女和儿童用作战争策略等问题，然后提出了一些非常相关的建议。

突尼斯参加本次公开辩论会，意在回顾指出它对这一问题特别感兴趣，再次表示它致力于保护弱势民众、促进他们的权利、提高对冲突时期将性暴力用作战争和恐怖主义策略的危险的认识，并重申它坚信妇女是并将仍然是任何预防、调解和解决冲突进程中不可或缺的积极伙伴。

2016年11月通过的突尼斯打击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国家战略基于四条基本路线，即预防、保护、后续跟进和作出反应。在预防极端主义方面，这项战略赋予妇女核心作用，并将她们作为会遭到恐吓和暴力侵害的脆弱目标加以保护，这并非巧合。5月3日，突尼斯根据宗教事务部的倡议举办了一次审

查研讨会，讨论恐怖主义团体对妇女实施的各种极端行为、保护妇女免遭蛊惑和骚扰的必要性以及妇女在预防和打击恐怖主义方面发挥的至关重要的作用。

安全理事会在2008年以来通过的包括第1820（2008）号、第1888（2009）号、第1960（2010）号和第2106（2013）号决议在内的各项决议中明智地认定，性暴力是一种战争策略，也是维护和恢复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障碍，使最弱势者尤其是妇女和儿童受到最恶劣形式的虐待。因此，我们今天和明天的会议具有重要意义。必须进行广泛和全面的动员。

2013年，突尼斯藉通过《关于建立和组织过渡期司法的组织法》，将揭示真相和制止有罪不罚现象作为其主要目标之一，以便检举、确认和谴责针对弱势者的一切形式的暴力和袭击。在这方面，为此目的成立的真相与尊严机构于2017年3月10日举办了一次专门讨论妇女问题的公开听证会。这是第一次此类听证会，打破了禁忌，超越了各种社会制约和要求。

最后，我要重申，我国随时准备继续开展这些努力和举措，以打击针对妇女的一切形式的性暴力。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阿尔巴尼亚代表发言。

Kadare女士（阿尔巴尼亚）（以英语发言）：我要感谢主席国乌拉圭召开本次公开辩论会，提高对冲突中性暴力这一严重问题的认识。我还要感谢各位通报人的翔实和颇有说服力的发言，特别是感谢米娜·贾夫女士向我们介绍民间社会的看法。

阿尔巴尼亚赞同欧洲联盟观察员所作的发言。我谨以我国代表的身份补充以下几点意见。

过去十年来，安全理事会充分查明，冲突中性暴力祸患是毁灭性的战争和恐怖主义策略，并确认此祸患是一个影响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问题。今天，

我们比以往更加了解该问题的影响面和根源。就国际法律和规范性文书而言，我们拥有采取重大行动所需的工具，其中包括安全理事会七项决议。

2013年9月，包括阿尔巴尼亚在内的144国共同签署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致力于终止冲突中性暴力行为宣言》，从而表明了空前强大的势头和政治意愿。

然而，令人震惊和不能接受的现实是，尽管我们作出了集体努力，尽管国际社会表明了认识和愤慨，但冲突中性暴力现象继续有增无减，而且基本未受惩罚。我们面临的真正挑战是，如何将我们的政治意愿化为实地行动；如何在真正的冲突中落实我们的目标，从而改变数百万处境脆弱的男女老少的生活。切实打击这一犯罪的挑战是多方面的：未能追究施害者的罪责、政府应对不力、事实没有得到充分报道、监测不力以及受害者没有得到适当的支持服务。受害者还必须面对遭受耻辱、污名以及有可能遭到报复的现象。

此外，国家缺乏阻止、调查和起诉施害者所需的足够能力和专门知识，仍属打击性暴力现象的主要障碍。联合国必须加强其增强各国能力的努力。有鉴于此，我愿和其他同事一样，表示阿尔巴尼亚支持法治和冲突中性暴力问题专家小组的出色工作以及“司法快速反应”机制与妇女署的伙伴关系，支持它们努力不让施害者逍遥法外。

阿尔巴尼亚欢迎秘书长的最新报告（S/2017/249）及其对于当前趋势及新出现关切的全面分析。最重要的是，我们支持执行其务实建议。我们赞扬负责冲突中性暴力问题联合国特别代表班古拉女士的不懈工作，并愿祝贺帕滕女士获任这一重要职务。

然而，虽然联合国可以发挥关键作用，但冲突当事方的承诺和行动对于改变实地局势仍具有关键意义。各国政府都有责任采取保护措施、建立调查机制以及制定能够保护其民众免遭性暴力的政策，无论这种暴力是政府自己的部队还是恐怖分子所

为，也无论是在冲突期间还是在和平时期。国家未能采取措施时，具有普遍管辖权的国际刑事法院能够而且必须发挥其确保问责的作用。

最后，我愿强调，阿尔巴尼亚认为，对于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发生的任何形式的性暴力应采取零容忍态度。我们会员国应当团结一致，努力通过全面综合施策，融预防、预警、司法、问责、援助和赔偿幸存者于一体，根除这一骇人罪行。

今天，我们在这个议事厅里向不知名和被遗忘的性暴力受害者表示声援，他们的权利和尊严很重要。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荷兰代表发言。

范·伍斯特隆姆先生（荷兰）（以英语发言）：部长先生，我谨感谢你这么晚仍在此开会。我对你重返纽约感到非常高兴，我们赞扬和钦佩乌拉圭在安理会开展的工作，它给今后当选的成员以很大启发。我们就你的团队在此所做的一切工作向你表示真诚感谢。

我们感谢乌拉圭召开本次辩论会，我们欢迎秘书长提交报告（S/2017/249）。我要借此机会感谢班古拉女士过去几年的出色工作，并表示我们期待今后与帕滕女士共事。

我们赞同欧洲联盟观察员所作的发言以及加拿大代表以妇女、和平与安全之友小组的名义所作的发言。

鉴于荷兰与意大利两国分享在安全理事会的任期——意大利是今年的成员，荷兰则是2018年成员——我也要强调我的意大利同事谈到的看法。

我将着重谈三个问题：一是查明问题；二是制止有罪不罚现象；三是采取行动。

关于查明问题，秘书长的报告正确地提请我们注意性暴力被用作战争和恐怖主义手段这一令人不安的趋势。暴力极端主义正在加剧。施害者常常对政治压力无动于衷，也不遵守协议、条约或国际

法。将强奸用作战争和恐怖手段是世界上最骇人听闻的侵犯人权行为之一。该问题是显而易见的，因此我们需要做更多工作。

所以，我要谈谈第二点，即制止有罪不罚现象。举报案件具有复杂性，而且会产生较高社会成本。羞耻、污名和根深蒂固的文化规范会阻止妇女和男子举报罪行。因此，安理会需要采取行动。将实施此类暴力行为的个人和群体列入名单，是处理这些侵权行为的途径之一，安理会在这方面负有责任。

但我们也需要确保施害者被起诉。我们需要填补有罪不罚这一漏洞，对于联合国工作人员实施的性剥削和性侵害也应如此。因此，荷兰王国大力支持秘书长对此问题采取零容忍做法。

关于制止有罪不罚现象，我们强烈认为国际刑事法院（国际刑院）可作为终审法院发挥作用。其授权使起诉涉嫌性暴力行为的个人成为可能。我们认为国际刑院必须继续加强各项政策，确保根据国际刑事法追究责任。

接下来我们要谈谈第三点。我们需要采取行动。我要在此介绍荷兰的一些例子。所有荷兰警察和军事人员都接受部署前培训，我们还与我们的宝贵伙伴西班牙——其代表今天早些时候作了发言——一道，对其它国家的专业人员进行培训。此外，我们与妇女署一道资助了一项专门培训女军官的方案，我们也资助了关于第1325（2000）号决议执行情况的全球研究。

但我们也需要改变我们的观念范式，我们必须增强妇女权能，使其带头参与解决冲突及和平谈判。我们不应仅视其为受害者，还应将其作为领头人来看待，并相应地增强其权能。

最后，查明问题、制止有罪不罚现象和加强行动处理冲突中性暴力问题具有重要意义，而支持此类努力是安理会的明确任务。我们必须共同制止冲突中性暴力现象。我们必须共同制止将性暴力用作战争和恐怖主义手段的做法，安理会也应相应地

共同采取行动。荷兰王国今年——当然还有2018年——将继续参与和配合这项工作。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发言。

蒙泽尔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以阿拉伯语发言）：我们对于乌拉圭就任本月安全理事会主席感到高兴。

我们注意到正在审议的秘书长报告（S/2017/249），其中载有负责冲突中性暴力问题的秘书长特别代表提交的信息。

我们固然支持作出一切努力，以制止武装冲突中一切形式的性暴力，并将施害者和唆使者绳之以法，我们同时也认为，我们在审议这个非常危险的人道主义问题时应当非常慎重和客观。该问题在世界若干地区已达到令人震惊的程度，此类罪行的实施者必须被绳之以法。

秘书长特别代表在其报告中指出，报告依据的是独立国际调查委员会的报告。我应重申，从该委员会成立以来我国一直不接受它的工作和报告。它的工作极为政治化，完全是不专业的。因此，我们对特别代表把这样一个没有公信力或人道原则的机构的报告与信息作为其观点的依据表示关切。她应该把她本人办公室进行的调查作为其结论的依据。

特别代表在其向关于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基地组织和相关个人、团体、企业以及实体的第1267（1999）号、第1989（2011）号以及第2253（2015）号决议所设委员会提交的秘密报告中，长篇累牍地描述了达伊沙、努斯拉阵线及其附庸对叙利亚妇女和伊拉克妇女大肆实施的性暴力行径。然而，在她当前的报告中，她却说，这些团体均未对叙利亚妇女公然犯下罪行，无论是绑架、强奸、暴力、酷刑还是将母子隔离的罪行。她只是软弱地提及它们限制妇女参加工作和接受教育。她远远超出了自己的职权范围，即：查明冲突中的性暴力行径。事实上，在报告的一些段落，她提到叙利亚妇女在政治生活中的参与。这使人不得不问为什么——如果特别

代表办公室无法对武装恐怖团体在叙利亚领土上对叙利亚妇女实施的性暴力展开调查，而这才是她的任务授权—她要超出该任务授权的范围而去讨论增加其工作量的其它话题。她还推动未获协商一致的第71/248号决议，这也超出了她的职权范围。

在恐怖武装团体控制下地区的叙利亚人成为最恶劣形式的性暴力与奴役的目标。妇女和女孩遭到绑架，被迫与恐怖分子、包括外国恐怖分子结婚。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再次敦促特别代表办公室查明被恐怖团体伊斯兰军人员劫持到大马士革郊区Adha、被关在铁笼中在杜马示众的数百名妇女和女孩的命运。我们还呼吁特别代表支持叙利亚政府确保为那些在北部拉塔基亚遭绑架、奴役或者杀害的妇女和那些在Zara和哈马遭到无情杀害的妇女伸张正义。所有这些罪行均已报告给特别代表办公室和安全理事会，因此我们呼吁给予更多支持以调查这些塔克菲里恐怖主义受害者的遭遇。

报告忽视了生活在邻国难民营中的叙利亚妇女和女孩的痛苦，尽管她们的处境一直是先前各次报告讨论的一个问题，因为这涉及已被载入联合国决议并在国际上记录在案的侵犯行为。我们原本希望，报告会提到叙利亚妇女在约旦和土耳其难民营中遭受的公然侵犯，特别是躲在合法外衣背后的达伊沙匪徒制造的蓄意强奸。

所有这些显示出结构上的缺陷。叙利亚政府已将所有结构性缺陷正式提交特别代表办公室，并记录在案。令人遗憾的是，特别代表办公室没有理会所有这些请求。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们希望她将提出具体建议，以制止对妇女的性暴力，利用她对那些支持武装恐怖分子的国家—我们都熟知这些国家—的影响力，制止这些恐怖团体制造可怕的罪行。我们不期望她向1267委员会提交秘密报告，这只会以一种干涉国家内政的方式扩大其授权。我们准备好与特别代表办公室合作，了解她所收到的人名与事件，以便在一种合作与对话的框架内，立案调查并惩罚施罪人，以便她能够尽可能有效地完成她意义重大的任务。

对侵害叙利亚、约旦以及土耳其境内叙利亚妇女的暴力负有责任者来自那些一边在安全理事会会议上宣布它们想尽一切努力保护叙利亚人，一边却向那些来到叙利亚、对叙利亚人实施最恶劣暴力行径的恐怖团体和外国恐怖分子提供金钱、帮助以及支持的国家。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葡萄牙代表发言。

普卡里尼奥夫人（葡萄牙）（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愿感谢你和安理会主席国乌拉圭举行今天关于把冲突中的性暴力作为一种战争和恐怖主义手段的公开辩论会，这确实是一个极为紧迫的问题。我还愿感谢阿米纳·穆罕默德常务副秘书长、阿达马·迪昂副秘书长以及米纳·贾夫女士今天上午非常全面的通报。

葡萄牙赞同欧洲联盟观察员早些时候所做的发言，我愿以我国代表的身份补充一些意见。

我们欢迎秘书长的最新报告（S/2017/249），它为我们提供了安理会有关冲突中性暴力的各项决议执行情况的非常重要的信息，并为处理这一祸患提出了大量建议。近17年前，安理会通过了关于妇女与和平与安全的第1325（2000）号决议，然而尽管我们迄今所做的各种努力和取得的各种成果，我想我们大家都同意，仍有大量工作要做。葡萄牙认为，确保安全理事会继续处理妇女与和平与安全议程方面的各种关切极为重要，这是防止冲突和更有效应对当今各种复杂危机的一个至关重要但却未得到充分利用的工具。

正如在秘书长报告中所讨论的那样，2016年，性暴力、包括大规模强奸事件继续被作为一种战术。这是不能容忍的。报告还揭示了人口贩运与冲突中性暴力之间存在的关联，妇女和女孩被暴力极端主义团体释放后遭到离弃并随后沦为性贩运受害者，此种情况尤其令人担忧。

葡萄牙完全赞同秘书长的观点，即：必须做出更多努力以防止冲突中的性暴力。

此外，我们必须确保做到以下几个方面：包括性暴力在内的暴力受害者应能够切实享受被保护和获得赔偿的权利；施害者应当受到惩罚；对社区动员运动的支持应旨在帮助将性暴力的耻辱从受害者转移到施害者身上。我们要再次鼓励各国和国际组织制定执行第1325（2000）号决议的行动计划，并将专门处理冲突中性暴力问题的措施纳入其中。

葡萄牙在2009年通过其第一项国家行动计划。正在执行的第二项计划于2014年通过，其中包括解决冲突中性暴力祸患的若干措施，尤其是就性别平等及暴力侵害妇女和年轻妇女、包括性暴力和基于性别的暴力及贩运人口问题，为司法部门的行政和技术人员及武装部队和安全部队成员开展的培训方案；为司法工作人员以及被指派参加促进和维护和平与安全国际特派团的武装部队和安全部队成员也开展了同样的方案。

我们还必须考虑到民间社会组织的重要作用，它们经常为军事、安全和文职人员在冲突和冲突后局势及紧急情况下开展的工作进行补充。民间社会组织还经常在预防和举报犯罪、提醒国际社会关注此类犯罪和恢复各国内部秩序方面发挥关键作用，它们对于支持国家重建和帮助民众可能也至关重要。因此我们认为，为加强我们正在努力实现的结果，与这些组织密切协作必不可少。

最后，我谨提请安理会关注妇女与和平与安全非正式专家组的潜力，该小组支持执行安全理事会第1325（2000）和第1820（2008）号决议。这是由西班牙提出、并得到葡萄牙全力支持的最有现实意义的倡议。葡萄牙也是该小组的一员，并为此而感到自豪。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科特迪瓦代表发言。

Gone先生（科特迪瓦）（以法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我谨祝贺你担任本月安全理事会主席。正如我们在你上次任期所作的那样，我们表示完全相信主席先生你会有效领导安理会的工作。

我国非常高兴地参加本次关于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的公开辩论会。我们早该再次就这个重要问题交换意见了。我国代表团注意到秘书长的报告（S/2017/249）。我还感谢各位通报者今天上午所作的出色发言。

秘书长的报告指出，在2016年，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和以往一样继续存在。这类暴力通常具有战略性，有其具体目标和选定对象。更糟糕的是，新的现象，例如暴力极端主义的抬头，使本就令人不安的状况变得更加复杂。这种暴力是令人无法接受的，它对受害者及其家人和社区造成了灾难性后果。这是对人权和国际人道主义法的严重侵犯和违反。

国际社会，尤其是作为世界和平与安全保障者的安全理事会，必须大力打击此类暴力行为，确保将施害者送交主管法院受审，使其为自身行为承担后果。在这方面，我国尤其欢迎第2331（2016）号决议获得通过，并完全赞同秘书长关于对蓝盔部队实施的性剥削和性虐待的零容忍政策，以及在这些案件中采取的特别措施。

我国摆脱了持续近十年的危机。不幸的是，那段时间发生了被举报的性暴力案件，多为个人和集体强奸。所涉报告中确实提到了这些案件。然而，科特迪瓦政府决心解决这个现象，除了现有的法律机制外，还落实了打击基于性别的暴力的国家战略。因此，相比2011年在选举后危机之后科特迪瓦武装部队和非国家行为体记录和实施的478起性暴力案件，我们在2016年仅发生了一起强奸未遂案件。施害者已被送交军事法庭受审。

考虑到已取得的值得称赞的进展，秘书长刚刚将科特迪瓦从执法机构和武装团体在武装冲突中系统实施强奸和其他形式性暴力的国家清单中除名。科特迪瓦政府谨表示充分赞赏联合国作出该决定，同时我们要呼吁将非国家行为体从清单中除名，因为尽管秘书长的报告中仍提到了这些团体，但它们不复存在已有六年了。这一结果是科特迪瓦政府与

其安全和防卫部队及联合国成功合作的成果。在此，我谨赞扬前负责冲突中性暴力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扎伊娜卜·班古拉女士及其小组开展的高质量工作。

为了应对相关挑战，科特迪瓦政府在若干层面采取了行动。关于加强监管框架，2011年危机以来所采取的举措促使打击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国家委员会和一项制止强奸的机制得以设立。因此，国防参谋长于2014年6月19日在伦敦举行的结束冲突中性暴力全球峰会上签署了《承诺宣言》。这导致武装力量的47名指挥官和随后宪兵队的35名指挥官在2015年6月和2016年7月签署了承诺。这包括培训其官兵处理性暴力问题并打击这一祸患。

当前，和平和冲突形势下性暴力指南是培训办公室和军事院校的培训模块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过去三年来，政府还为防卫和安全部队组织了多次讲习班，以确保能够在最高层面作出自主决定。

关于与联合国的合作，我国政府欢迎科特迪瓦武装部队与联合国科特迪瓦行动人权司在2015年建立了联合机制，监测侵犯人权状况。我们谨向法治与冲突中性暴力问题专家组发挥的重要作用表示充分赞赏。该小组提供了技术援助，协助我国制定并落实科特迪瓦武装部队行动计划，其中尤其涉及设立特别警察部队和加强对国家宪兵的培训。

作为部队派遣国，科特迪瓦打算继续本着这种精神，建设防卫和安全部队打击性暴力的能力。我国还决心圆满完成对记录在案的案件的法律程序，并且尤其是通过妇女、儿童保护和团结部采取的行动，为受害者提供支持。

最后，我谨指出，我国代表团赞成秘书长关于冲突中性暴力问题报告所载的大部分建议。但是，我们谨强调以下几点。

第一，会员国必须使国家立法符合有关判定、预防和处罚性暴力行为的国际标准。第二，必须将性暴力问题纳入维和行动。第三，在部署特遣队前，必须优先重视与性暴力有关领域的能力建设。

第四，必须在对国家安全部队和国防军的最初培训中教授人权、国际刑法和国际人道主义法。第五，必须将人权概念纳入中学课程和专业培训课程。最后，我国代表团谨强调，国防和国家安全系统以及维和特遣队中女性工作人员不断增多具有重要意义。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代表发言。

拉米雷斯·卡雷尼奥先生（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以西班牙语发言）：首先，我们谨欢迎乌拉圭外交部副部长何塞·路易斯·坎塞拉先生。主席先生，我们欣见你主持今天的重要辩论会。因此，我们感谢姐妹国家乌拉圭召集今天的辩论会，并祝贺其代表团全体成员、特别是罗塞利大使担任5月份安理会主席国。我们认为，这个月将是该国和安理会取得圆满成功的月份。

同时，我们谨感谢常务副秘书长阿米娜·穆罕默德女士今天与会并介绍了秘书长关于冲突中性暴力问题的报告（S/2017/249）。我们还要感谢防止灭绝种族问题特别顾问阿达马·迪昂先生和妇女难民路线组织执行主任贾夫女士介绍情况。

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谨重申，我们最明确地谴责武装冲突中的性暴力行为，因为这是一种侵犯人格尊严、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和国际人权法的罪行。今天所讨论的报告强调，武装冲突时期犯下的暴行和性暴力罪行数量持续增加，已成为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团体所采取的有系统行动的一部分。

委内瑞拉在本组织所有论坛上一再指出过，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之一是，有人正在为非国家武装团体提供培训、物资和支助，企图使有关国家陷入动荡和分裂，并迫使其机构崩溃，为有罪不罚现象和此类暴行提供了滋生地。作为破坏国家稳定的战略，极端主义以及宗教和族裔不容忍现象日趋严重，导致妇女和儿童成为性暴力受害者，这种暴力行为被用作惩罚少数群体或对其采取惩罚行动的一种方式。

如果根据国际法充分遵守不得向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团体提供武器和财政支持的禁令，那么，非国家行为体和恐怖分子的行动能力以及武装冲突局势中的性暴力发生率都会下降。我们坚信，有罪必究也是防止此类罪行的关键。我们不能任由这种罪行不受惩罚。委内瑞拉主张，有效地追究一切形式性暴力行为的责任，并对所有此类罪行的煽动者和实施者采取惩戒性制裁。

委内瑞拉还重申，我们支持本组织的零容忍政策，并要求对任何外国军队、部署在维和行动和特别政治特派团中的军事、警察或文职人员以及本组织未部署在此类行动中的工作人员犯下的所有暴力和性侵害罪行追究责任。在这方面，联合国仍有待对此类罪行的受害者作出回应。

另一方面，我们认为，在武装冲突局势中和冲突局势后的国家，建设与司法、卫生和社会福利制度有关的国家机构的能力，可起到根本性作用。因此，我们必须齐心协力，以便在充分尊重各国主权的同时，建设和加强此类能力，使适当和及时的处理与问责成为可能，并使此种暴力的受害者及其产生的儿童得到康复。我们要求保障和尊重获得身份的权利，其中主要包括国籍权，这是每个人的基本权利，也是享有其它基本权利的关键。

因此，我们要感谢法治和冲突中性暴力问题专家组作出重要努力，支持旨在建设应对这一问题的机构能力和技术能力的国家当局。我们希望这样一个重要专家组的预算不会遭削减。必须在和平进程、停火以及联合国参与的各种复员和重新融入社会进程的背景下处理性暴力问题。参与此类进程的调解人和特使必须接受必要的培训，这样才能对各种具体情况下出现的问题作出适当回应。此外，必须努力使所有外勤人员加强防备，并增加各特派团性别问题专家和妇女保护顾问的人数。

最后，委内瑞拉重申，我们致力于帮助加强负责打击这种侵犯人类尊严的犯罪行为的制度性行政和法律机制。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印度尼西亚代表发言。

克里斯纳穆尔蒂女士（印度尼西亚）（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谨感谢你主持今天的辩论会，讨论一个在安理会难以提起但又必须提起的议题。我还谨祝贺你担任5月份安理会主席，并向你保证，我们将为你成功地担任主席提供支持。

我感谢常务副秘书长、负责冲突中性暴力问题秘书长代理特别代表和“妇女难民路线”代表分别作了发言。

性暴力本身显然是一个极其严重的道德问题，无疑会毁了受害者。当作为一项策略在冲突中使用，性暴力会对民众的意志造成影响，这肯定会加剧和加深紧张局势。其长期影响还需我们去了解。但是，社会欣欣向荣要靠身心健康的个人，这是可持续和平的基石之一。因此，印度尼西亚对冲突中性暴力被用作战争策略深感关切。妇女和儿童尤其脆弱。国际社会必须继续谴责此类暴行，必须更加努力地找到这一问题的根源。

印度尼西亚赞扬联合国、其它多边组织和民间社会努力制止这一人类悲剧。国际社会必须始终坚决捍卫保护人格尊严这个原则，控制冲突对非战斗人员的影响，并坚定地致力于此。

联合国在冲突局面中遏制对人类暴行的规范性框架应继续得到必要的加强。结束战争中性暴力有罪不罚的风气的努力应纳入四项要素：预防、及早发现、提供保护并惩罚罪犯，以及为受害者伸张正义。

印度尼西亚在联合国建设和平的努力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并致力于加强我国在联合国维和行动中的作用。目前，印度尼西亚在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和非洲联盟-联合国达尔富尔混合行动中有女性人员，而且我们承诺增加维和部队的人数，包括印度尼西亚女维和人员和女性军事观察员。

为所有维和人员提供关于处理性暴力问题的必修培训应继续下去并得到支持。印度尼西亚国防军维和中心已纳入关于这个特定问题的培训，并将确保继续开展和加强这一工作。

最后，请允许我强调，我们不应忽视文职人员的专门技能。冲突一结束，马上就可以扩大和加深用于建设和平的文职人才库。一个方法是让妇女幸存者参与。应鼓励她们参加维和行动培训，让部署在实地的部队了解并更加熟悉性暴力和性剥削的迹象。这种方法还应包括在冲突后建设和平或民主过渡方面有相关经验的国家。

在武装冲突中保护妇女的工作应得到进一步加强，这一点非常明确。说到底，我们的目标应该是防止武装冲突。在这方面，安全理事会应与区域组织合作，在促进预防冲突和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发挥作用。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加纳代表发言。

Pobee夫人（加纳）（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首先要表达我国代表团的谢意，感谢你和安全理事会主席国乌拉圭召开这次公开辩论会，讨论妇女与和平与安全这一主题，重点是作为战争和恐怖主义策略的冲突中性暴力。

我们感谢秘书长非常全面的报告（S/2017/249），并感谢常务副秘书长阿米纳·穆罕默德女士、阿达马·迪昂先生和Mina Jaf女士所作的通报。

我们欢迎联合国系统在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的国际标准制定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并赞扬安全理事会的突破性决议有助于优先处理这一问题。然而，实际上，在预防、追究责任、实际案件的起诉和满足受害者需要等领域仍然有许多工作有待完成。

我国代表团高兴地注意到，现在的重点正从规范制订转向执行现有的法律文书，以打击冲突中的性暴力。我们认识到，会员国在保护其人民免遭包括性暴力在内的大规模暴行方面负有首要负责。因

此，有必要加强国家能力，追究作恶者的责任，为受害者伸张正义，并通过相关的立法和体制安排阻止今后的犯罪。

对于悠久的历史观念和信仰，仅立法还不够，国家法律还必须在社区层面得到多利益攸关方伙伴关系和网络的支持，并让传统领袖和宗教领袖积极参与。决不能允许社会接受冲突中性暴力的现象上升、常态化或得势。因此，我们同意这样的观点，冲突中的性暴力不单单是战争条件造成的，而是与任何社会中业已存在的暴力风气和对妇女的歧视有直接关系，必须全面处理这个问题。

处理冲突中和冲突后局势中的性暴力的一个重大缺陷是和平执法官员能力欠缺。性别敏感培训、防止性剥削和处理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应是国家、军事和警察培训，以及所有联合国维和人员和文职人员部署前培训的必修内容。

在维和人员自身涉罪的情况下，他们应该充分面对严格的法律，以此为戒。我国代表团谨重申，对待受害者必须以幸存者为本，以此作为处理难以重返社会和与虐待受害者有关的社会污名问题的一种手段。必须向具体和有针对性的方案提供足够的资金，包括适当的医疗和社会心理支持，有关法律权利的教育，以及使受害者在经济上重新融入社会。我们必须付出特殊努力，将受害者纳入司法程序，为他们创造空间，从而能切实听取他们的声音。在这方面，国家司法程序必须力求消除复杂或有辱人格的报告程序，及时彻底地调查申诉的案件，以此作为减少有罪不罚现象的进一步手段。

最后，我国代表团要称赞即将离任的负责冲突中性暴力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扎伊娜卜·哈瓦·班古拉女士已取得的长足进步。我们相信，即将就任的特别代表将继续引领这些努力。我们促请安理会批准为他们正在进行的重要工作划拨补充资金。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南非代表发言。

扎伊曼先生（南非）（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祝贺你和乌拉圭代表团担任安全理事会5月份主席并召开这次公开辩论会，讨论性暴力作为一种战争和恐怖主义策略这一非常重要的问题。

我国代表团要感谢常务副秘书长阿米纳·穆罕默德女士的发言，以及阿达马·迪昂先生和Mina Jaf女士的通报。我们还欢迎秘书长的报告（S/2017/249）。

在战争和冲突中，妇女和儿童仍然是蓄意袭击的受害者，其中包括恐怖主义行为、肆意和过度使用暴力。当这些暴力行为以有系统和广泛的方式实施，并成为对无辜民众的袭击的一部分时，它们加剧了武装冲突，并成为解决冲突和建设和平的巨大障碍。

性虐待和歧视与性别不平等、贫困、排斥和边缘化直接相关。性暴力蓄意和不可容忍地侵犯了受害者的人权。当妇女和女童成为猎物，遭到虐待和强奸时，国际社会有责任为她们发声，并充当她们的倡导者和监护人。

多年来，国际社会更深入地认识到武装冲突对妇女和儿童的独特影响。一致的意见是，妇女的参与对于确保解决冲突、包容性和解、建设和平和可持续和平至关重要。在这方面，第1325（2000）号决议及各项嗣后决议为更集中和更有系统地对妇女在冲突和冲突后局势中发挥的作用奠定了基础。安全理事会还通过了若干决议处理作为战争和恐怖主义策略的性暴力，其中包括第2106（2013）号决议，要求对被发现实施性暴力者追究最大程度的责任。尽管这些努力值得称赞，但此类暴行仍然有增无减。我们的各种讨论和辩论，比如今天的辩论会，必须促成不断采取有意义的行动来保护这种虐待行为的受害者。

我们强调，必须充分利用安全理事会创造的各项文书和工具，包括所有这些决议。我们还希望强调以下几点。

第一，南非认为，确保防止妇女沦为性暴力和性虐待受害者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方面是增加部署在维和特派团中的女性维和人员人数。这将为妇女举报性暴力和性虐待案件以及表达她们对安全局势的关切和总体看法营造更安全的环境。正是在此背景下，南非继续在联合国维和特派团中部署更多女性维和人员，并敦促其他会员国也这样做。妇女对缔造和平、维持和平与建设和平努力的贡献被视为有助于联合国部署产生效力和取得长期成功的因素。

第二，南非大力支持秘书长倡议在联合国特派团中部署保护妇女问题顾问。正如秘书长所建议的那样，安全理事会应确保加速部署此类顾问并为其提供充足资金。这将便于执行关于冲突中性暴力问题的各项决议，包括第2331（2016）号决议中提出的新监测要求。至关重要的是，会员国应支持将此类职位纳入维和行动的授权和预算。

第三，我们支持秘书长建议要求将对性别问题有敏感认识、防止性剥削和性虐待以及处理冲突中性暴力作为所有维和人员部署前培训的必修课。这还应包括根据第2331（2016）号决议更好地查明并应对受冲突影响地区贩运人口行为的迹象。在这方面，南非设立了有能力在72小时内部署到一个特派团的待命调查小组。

第四，我们还支持秘书长呼吁安全理事会在监测冲突局势时，尤其在暴力极端主义崛起、政局不稳、选举、内讧以及大规模人口流动期间，适当考虑性暴力的风险因素和预警迹象。在这方面，我们还敦促安全理事会与秘书长合作，力求制定一项议定书，促进防止性虐待，将此作为维和任务授权的一部分，并让大会将此纳入高风险维和行动的预算。

第五，我们呼吁联合国加紧努力打击这一祸患，更加有力地预防和迅速应对这些罪行。正如秘书长的报告所指出的那样，这还将包括专项和额外的人力和财政资源。因此，南非支持秘书长提议在联合国总部设立支持援助受害者机构。

第六，我们还认为，打击冲突中性暴力的努力必须考虑到确保获取充足信息、开展实况调查和进行适当记录的措施。提高对妇女和女童的权利以及对存在针对男子和男童的性暴力的认识同样重要。在这方面，我们支持秘书长提议建立一个全系统综合案件信息存储库。

总之，国际社会必须继续致力于建立一个无歧视和无性别偏见的全球社会，以使所有妇女和女童都被作为平等公民对待。杜绝针对妇女的歧视将大大有助于消除性暴力根源。

最后，让我们确认，没有正义就不可能有和平。要求冲突各方做到有罪必究，同时打击有罪不罚现象，仍然是我们的首要责任。让我援引曼德拉总统1997年在反对性虐待全国男子进军大会上所说的一番话来结束发言：

“只要我们认为这些是应由妇女独自解决的问题，我们就不能期望扭转强奸和虐待儿童案发率高的状况……。我们就无法打败这一影响我们所有人的祸患。”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以色列代表发言。

罗依特先生（以色列）（以英语发言）：我要感谢今天各位通报人——阿米娜·穆罕默德常务副秘书长、迪昂副秘书长和米娜·贾夫女士——的发言。我还要特别感谢前任负责冲突中性暴力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扎伊娜卜·班古拉女士过去五年来做了出色的工作，并祝贺普拉米拉·帕滕女士被任命为新秘书长特别代表。她始终可以指望得到以色列的全力支持。

我还要借此机会祝贺乌拉圭代表团担任5月份安全理事会主席，并赞扬主席先生你全天与会，恪尽职守。这恰恰表明，乌拉圭坚定致力于处理这一问题。我对此表示感谢。

以色列赞同加拿大代表以妇女与和平与安全之友小组的名义所作的发言，并愿以本国名义补充以下几点意见。

意识到2017年仍有必要集会辩论冲突中性暴力问题，这令人难以想象，也使人气愤填膺。性暴力是一种残暴的人害人罪行，也是一种必须根除的祸患。如果在平时时期一个国家拒绝起诉家庭暴力、婚内强奸或为维护名誉而实施的杀人行为，那么在战争和冲突时期伸张正义就几乎没有希望。

环顾当今世界，我看到性暴力泛滥成灾。受害者人数如此之多，以至于我们往往忽视那些生活被摧毁的个人。可悲的是，正如我们大家过去两年来所得知的那样，在世界某些地方，这一趋势实际上正在加剧。这一可鄙的古老战争工具作为恐怖主义策略再次浮现。它已成为招募、筹资和激进化的组成部分。尤其是，它意在将恐惧灌输到地方民众的心中。

根据秘书长的报告（S/2017/249），这一恐怖主义策略不仅非国家行为体在使用，本组织会员国的国家武装部队也在使用。想到这一情形，令人不寒而栗。该报告还就国际社会必须采取的重要步骤，为安全理事会、会员国和区域组织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我们再也不能忽视这些建议。以色列全力支持这些建议，并大力鼓励其他国家也这样做。

“冲突中性暴力”这个术语太过软弱，远不能实际描述妇女、男子和儿童被迫经历的地狱般可怕行为。我们有责任表示反对这些骇人听闻的行为。这是世界人民对我们提出的要求。面对强奸、性奴役、强迫卖淫、强迫怀孕、强迫堕胎、强迫绝育和强迫结婚，绝不可选择沉默。这些是世界各地远为太多的人面临的可怕现实。

在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达伊沙）控制的地区，妇女被赶入圈养牲畜的围栏内，只待日后在市中心露天市场出售。战斗人员从战场归来后，年轻女孩被作为奖品赏赐给他们。

但是，我们不应搞错：在叙利亚，并非只有达伊沙在这样做。叙利亚政权也直接参与此类暴行。根据秘书长编制的确信涉嫌对冲突中蓄意强奸或其他形式的性暴力负有责任的当事方名单，叙利亚武装部队、叙利亚情报部门和叙利亚亲政府部队也一直在使用这些野蛮策略。在此框架内，我还要提到一个事实，即伊朗这个臭名昭著的侵犯人权和促进全球恐怖活动的国家正在支持叙利亚政权，从而使之能够逃避罪责。

这些野蛮行径不仅给受害者本人，而且给整个社区和未来世代，都造成毁灭性的影响。我们要想一想那些被卖为性奴的妇女的子女，他们的母亲的创伤困扰着他们，挥之不去。我们也必须处理这一问题，并确保所有受影响的人都得到其亟需的支助。

这一现象最令人不安的方面之一是，许多案件未被举报。发生这种情况的原因很清楚——害怕背负污名，害怕遭到报复，以及缺乏救济渠道使很多人没有报告他们或其亲人的遭遇。我们必须帮助受害者打破沉默，确保其可以诉诸法律。

国际社会对冲突中性暴力受害者负有集体责任。我们所有人——政府、民间社会和联合国各机构——都必须共同努力，通过更有力的法律、加强执法、并对违法者实施更严厉的处罚。世界各地的民众都要求我们采取具体行动。冲突中性暴力的受害者呼唤我们的帮助。我们必须采取行动，我们必须现在就采取行动。不这样做就对不起性暴力受害者和幸存者。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马来西亚代表发言。

Onn 先生（马来西亚）（以英语发言）：我们谨赞扬主席国乌拉圭适时召开本次会议。这体现了乌拉圭代表团对于这一重要问题的承诺。我们也愿感谢常务副秘书长阿米娜·穆罕默德女士、负责冲突中性暴力问题秘书长代理特别代表以及代表关于妇女与和平与安全非政府组织工作组的米娜·

贾夫女士分别所作的通报。我国代表团高度赞赏他们为实现和平与安全不懈致力于保护妇女权利和增强妇女权能，我们赞扬他们在这方面继续作出努力。

我们认为不能孤立处理武装冲突中性暴力问题。它要求联合国所有会员和国际社会作出集体和协调一致的承诺并拿出政治意愿。近年来，此类承诺和意愿变得愈发重要，因为我们看到性暴力已成为尼日利亚“博科哈拉姆”这样的极端主义团体思想和行动的核心内容。

遭“博科哈拉姆”劫持的82名奇博克女童最近获释，令其家人得以稍感心安。我们认为，对这些女童及其家人的扶持必须是任何对策中的最重要内容。同样重要的是，要确保各种机制和方案已经就绪，从而帮助那些遭劫持、遭受过此类骇人行为之害的女童重返社区和恢复正常生活。马来西亚支持打算以更广泛、更有系统的方式处理冲突中性暴力问题。虽然对于局势作出应对和反应可能会在短期解决问题，但我们必须研究预防性和矫正性措施，以便更持续地解决问题。这一点的关键将是，需要借着2015年10月高级别审查（见S/PV. 7533）以及妇女署同步开展的关于第1325（2000）号决议执行情况的全球研究后出现的国际新势头的东风，努力充分实现妇女对于和平与安全问题的参与，并利用妇女对这些问题的影响力。尽管如此，我们赞同各位通报者的看法，即确保妇女参与各项建设和平努力以及提高其对建设和平的参与度，应当得到全体会员国的全力支持。

我们大力支持提高妇女在各个层面对于和平进程和调解努力的参与，并将此作为优先事项。哥伦比亚和平进程向我们表明，妇女的参与——无论是参与在哈瓦那举行的主要和谈，还是参与区域和本国协商——对于支持政府与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人民军）顺利达成初步和平协议有多么重要。国际调解人和谈判方在起草和平协议过程中更多地运用性别平等方面的专业知识，是应当予以保持的另

一个积极情况。这种做法使得一些决议载有具体针对性别平等问题的规定。

我们也赞同以下看法：女性维和人员在冲突地区的存在，可促进与当地社区和受影响民众特别是妇女和儿童进行互动和建立信任。去年的联合国维和国防部长级会议通过的《伦敦公报》除了支持“三个P原则”——规划、承诺和绩效——之外，还表示承诺加强妇女对维和行动的参与。在这方面，我要高兴地告诉各位，截至今天，马来西亚已将派驻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的我国特遣队中的女性军事人员从26名增至40名。马来西亚政府目前还在采取步骤，确保我国特遣队达到驻黎巴嫩女性军事人员比例应达15%的目标。

此外，我国代表团愿借此机会提出倡议，除了就防止性剥削和性侵害问题对联合国所有维护人员进行培训，以便支持秘书长提出的向部队和警察派遣国发放合规证书的倡议之外，还应就儿童保护问题开展强制性部署前培训。知识是最好的防护。作为预防手段，对维和人员进行培训的重要性怎么说都不为过。

第1325（2000）号决议认识到需要在政治、安全和人道主义行动中考虑到性别平等问题。虽然在将性别平等问题纳入联合国工作主流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特别是最近通过了建设和平委员会的《性别平等战略》，但在全面执行此类政策方面仍有很长的路要走。在这方面，马来西亚认为，增加担任决策职务的女性人数，有助于制定和执行具有整体性、性别包容性并可惠及社区、国家乃至本组织的政策。

第1325（2000）号决议发出的增强妇女在各级包括联合国内部决策中的代表权的呼吁，仍具有和当时一样的迫切性和现实意义。我们继续支持秘书长努力在联合国内部特别是高级决策层面实现性别均等。

最后，妇女与和平与安全议程希望使占到人类半数人口的妇女和女童重新发挥作用，成为平等

参与和平与安全努力的有效行动者。只有当妇女在预防、管理和解决冲突中的代表权和参与权不言而喻的时候，我们的任务才算彻底完成。在此之前，我国代表团将坚定不移地矢志努力和支持推进该议程。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刚果民主共和国代表发言。

Mabunda Lioko女士（刚果民主共和国）（以法语发言）：主席先生，感谢你召开本次辩论会，讨论妇女与和平与安全以及冲突中性暴力问题。我也感谢常务副秘书长阿米娜·穆罕默德女士、秘书长关于冲突中性暴力问题代理特别代表阿达马·迪昂先生以及“妇女难民路线”执行主任米娜·贾夫女士以及主席先生你今天上午所作的发言。

我们也愿祝贺普拉米拉·帕滕女士被提名为负责冲突中性暴力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以接替班古拉女士。我们衷心赞扬班古拉女士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和其它对象国所开展的模范性工作。

正如主席所言，本次辩论会为我们与联合国交流2013年以来在提供技术援助方面的体会以及所作的努力提供了适当的场所。在这方面，虽然缺乏人身安全与性暴力存在联系，但历史永远都不会忘记，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曾发生过十年冲突，同时还发生了强奸妇女现象。直至今天，这一直是引发我们讨论的问题。我们会记得，被用作战争手段的强奸行为常常伴随着其它暴行。今天上午有人提到的瓦利卡莱事件就是如此，我稍后将再谈该事件。

两年前在这个论坛上，我国发起了提高刚果妇女地位的倡议。我要高兴地指出，自2013年以来，刚果公民杀害妇女现象已逐步减少。我国参与了这场斗争，我们颁布了零容忍政策，这不再仅只是一句口号，并在最高一级树立了榜样。甚至连刚果民主共和国总统都努力表明这种政治意愿，创建了2014年以来由我领导的办公室，这个办公室是协调和促进各种打击性暴力举措的观察站。我们要指出，尽管仍然存在挑战，但正如第2277（2016）号

和第2348（2017）号决议以及秘书长2015年以来的系列相关报告所确认的那样，我国已经到达一个决定性转折点。

但是，我们不能认为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我们如何摆脱过去的恐怖，开始走向冲突后的正常状态？在联合国的帮助下，我国政府自签署2013年3月30日联合公报以来，制订并实施了打击性暴力的行动计划。这项计划调动国家的一切力量，特别是司法部和国防部、国防和安全部队、总审计长、民间社会组织以及宗教和传统领袖。这项正常化方案很大一部分基于预防、打击有罪不罚现象和我将在发言中谈及的社会经济对策。除我们大家知道的技术原则和术语外，这些是人类的经验教训，共同生活的体验和关于绝望或希望的故事，我们每天都在捍卫它们，把它们当作我们自己的经验，拒绝否定或诬蔑它们。

刚果民主共和国2006年7月20日颁布了一项法律，并且实施惩治性暴力的《罗马规约》。由此，刚果民主共和国武装部队通过了一项活动计划，由打击性暴力内部专门委员会来领导，三年来，委员会一直在各个军营开展提高意识活动。委员会得到联合国系统的支持。

执行这项行动计划帮助制订并签署了218名指挥官的庄严承诺文件，其中包括将军和上校，此外还有刚果民主共和国各军营中13 585名经过培训的士兵。我们的关注点不仅是处于冲突中的东部地区，还有26个省份，目的是确保打击性暴力的文化具有可持续性。刚果国家警察是这一动态的一部分，从而加强了警察能力。

妇女自2014年以来就一直一直是促进变革的力量，为了让妇女领导这场斗争，目前已经提拔四名妇女担任将军，这在非洲是非同寻常的。其中一名妇女是部队公民教育处的负责人。在此之后启动了名为“打破沉默”的运动，这一运动提供一个免费拨打号码，使2200万刚果农村地区电信用户能够报告强奸案件。自发起这场运动以来，有更多刚果男性

打电话举报影响他们的侄女或邻居的案件，表明刚果男性正在支持妇女铲除这一祸害。

这样做够了吗？肯定不够。但是，这是重要的一步。此类预防努力如果同时没有教学价值，将是不充分的。但是，打击有罪不罚现象的斗争已成为促成我们取得这一进展的一个触发因素。自2015年以来，我的办公室与司法部协作，支持高级法官的定期年度司法巡视，这些法官在实地评估有记录的性暴力案件，包括评估刚果民主共和国全国，也就是我们146个县的民事和军事法庭如何处理这些案件，速度有多快。

在我国政府的支持下，有时在联合国专门机构的支持下，司法部在农村地区犯罪现场定期安排流动法院。我无法一一列举这些机构，但是，特别代表办公室和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都积极参与调动农村法院。

作为这几轮活动的结果，2016年，全国各地的军事法院作出了225项定罪，与2014年的11项判决相比，三年中增加了50%。需要指出的是，阿鲁沙的刑事法院从启动应对战争罪和国际罪行的新政策以来，10年中作出了90项判决。

为了澄清任何有关当前一些问题的困惑，谈到军事司法判决，必须强调和指出的是，刚果民主共和国已有高级指挥官和其它军事指挥官因强奸罪被审理和定罪，例如，2014年11月，Kakwavu将军被判刑、人称“终结者”的 Engangela上校被判刑、Kibibi Mutware也于2015年被判刑。这表明，我们的司法行动对罪犯严惩不贷，无论他们的军衔或职位有多高。

此外，关于秘书长报告中引述的典型案件，我将提及两起案件：今天上午讨论的与军阀谢卡·纳田保·纳塔贝里有关的瓦利卡莱案件和卡武穆地区的案件。瓦利卡莱涉及谢卡及其同伙，包括Seraphin Lionso上校犯下的大规模强奸罪。Lionso上校已于2016年4月被逮捕收监。我们已经请求把他从刚果民主共和国西部Angenga的高戒备监狱移到东部戈马

的军事法庭受审。目的地与犯罪现场之间的距离相当于联合王国与俄罗斯联邦之间的距离。这些是我们每天都在面对的挑战。

另一方面，关于常常提起的关于卡武穆地区幼童的强奸案，被告人——一名名叫Batumike的省级官员——已于2016年8月被捕，他的议会豁免权被立即取消，以便对他进行起诉。任何人如果犯下强奸罪，都不应得到保护。

今天，一些安理会成员建议我们记录我们的最佳做法。我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实际上，刚果民主共和国刚刚出版了2010年至2015年军事司法判决简编，汇编为一份题为《高级军事法庭判决公报》的文件。这些判例将提供实际和有益的概况，了解实地的打击有罪不罚现象努力和挑战。在努力巩固这些成就的同时，我国愿意与其它受这一祸害影响的冲突中国家分享经验。

例如，我们与联合国一起，参与任命了刚果高级治安法官Mutanzini上校担任中非共和国特别法院的特别检察官，他过去曾担任总审计长。此外，最近，中非共和国政府向刚果的保护妇女和儿童特别警察部队提出请求，请他们培训一支这个领域的特警部队。

必须指出，由非洲本土人民提出的非洲内部解决办法有助于这场斗争取得进一步进展。我们欢迎非洲联盟的支持。

惩处作恶者还不够，我们还必须通过采取社会经济应对措施来照顾那些遭受过耻辱的受害者。我们自豪地宣布，由于日本政府和刚果民主共和国政府以及地方非政府组织的帮助，两年来，我们为1500名性暴力幸存者和回返儿童兵提供了免费实习培训。这种前所未有的公共机构、私营部门、非政府组织以及双边和多边发展伙伴联盟将确保我们覆盖社会各界的努力取得成功。

不过，赔偿受害者仍是一个挑战。针对这种情况，4月3日，我在130个刚果非政府组织，包括不在

冲突地区的非政府组织的陪同下前往刚果议会，提交了一项旨在改善对受害者赔偿的法案草案。

此外，关于医疗问题，我们对潘奇医院穆奎盖医生的同事Byamungu医生表示悼念，目前正在进行调查。我们继续通过公共机构和政府的可用资源来支持公立和私营医院，为受害者提供更好的护理。我们正与日本合作努力，扩建Kintambo的医院。2016年，我们还扩大了布尼亚的Karibuni Wamama医疗中心和非政府组织妇女团结促进和平与综合发展组织。

我们希望，即使我们尚未完全消除强奸案件，所有这些举措也将有助于逐渐减少性暴力案件。

最后，在负责冲突中性暴力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办公室开展工作三年后，我要感谢和赞扬该办公室所作的贡献及其专家小组的出色配合，这使我们得以执行与刚果民主共和国政府就打击冲突中性暴力行为发表的联合公报。

我们还必须感谢自2014年以来促使能够取得该进展、毫不怀疑刚果民主共和国政府的诚意并且在那条漫长道路上依然站在我们一边的所有人；在这场斗争中加入我们行列的区域非政府组织；尽管受到与安全相关的制约，但在2014年以来为我们办公室的工作划拨特定预算的刚果政府；以及直接或通过特别代表办公室协调以及与妇女署和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开展协作的日本政府。

也许是由于这种协作性工作，在秘书长接连提交的报告中，所举报的性暴力案件减少。我们从2013年举报的15 352宗案件减至2016年的1 734宗——三年内减少85%。这并非一种胜利，而是某种进展的开端，这一进展归功于刚果民主共和国政府的意愿，也归功于同我们站在一起且助益良多的伙伴的积极合力。这并非偶然，而是日复一日辛勤工作的结果，也是在国家最高层面展现的集体意愿的范例。

根据该报告，我们重申刚果民主共和国承诺继续努力为该国一度因遭到不受惩罚的强奸而蒙羞的

妇女提供更多的权利，并增强她们和平与福祉的意识。

在这方面，我国将在2017-2018年期间饶有兴趣地迎接更多地侧重于一份与巩固已有进展相关的精确路线图的技术讨论，以期实现除名的前景。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摩洛哥代表发言。

拉塞勒先生（摩洛哥）（以法语发言）：首先，请允许我感谢乌拉圭组织举行今天的辩论会，并选择以冲突中性暴力作为战争和恐怖主义策略这一主题。由于该主题的紧迫性、严峻性及其对一些社会的影响，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我也感谢阿米纳·穆罕默德常务副秘书长和阿达马·迪昂代理特别代表今天上午分别所作的通报，并感谢民间社会代表Mina Jaf女士。

在任何时候，也不论受害者是谁，暴力行为始终应该受到谴责。然而，冲突时期的性暴力更是如此。我们强烈谴责此种行径，这些行径可以追溯到另一个时代，但却延续到如今。今天的辩论会有力而雄辩地说明了这一现象。为证明这一点，我们只消引述安全理事会第1325（2000）号决议之后通过的各项决议，以及第2331（2016）号决议。

毫无疑问：秘书长的报告（S/2017/249）提及的达伊沙、博科哈拉姆、青年党及许多其他恐怖团体使用性暴力作为一种战争策略、恐怖武器和财政收入来源，以此增加其资源并增强其力量。它们公开倡导这些做法，在其战略目标和意识形态中，这些做法占据突出地位。无论是妇女、女童、男子还是男童，无一幸免。妇女和女童受冲突的破坏性后果之害最大，也因其愈加脆弱而付出沉重代价。她们现在被当作战利品献给他人。就男子和男童而言，他们往往遭受强迫劳动、家庭奴役、人体器官贩运乃至性剥削。性暴力不仅影响受害者，而且还侵蚀一些社区和社会的根本核心，使其衰败。其目标是伤害身体，损害尊严，破坏社会结构，从一开始就毁掉重建工作。它破坏了受冲突影响社会的稳

定，给这些社会造成破坏和恐惧。必须将这些令人发指罪行的实施者绳之以法，并处以最高刑罚。

我国是加拿大主持的妇女与和平与安全之友小组和哥伦比亚领导、通过了《结束冲突中性暴力承诺宣言》的促进性别均等之友小组的成员，愿意履行我们打击一切形式性暴力包括冲突时期性暴力的国际承诺，并认为这些暴力行径是野蛮、残忍和灭绝人性的方法和做法，对实现持久和平与和解的进程产生严重影响。

由于性暴力行径的有系统和有预谋性质，亟需采取创新做法遏制这一祸患。摩洛哥恪守国际法，致力于鼓励采取一种考虑到这一祸患错综复杂性和起因以及有关个人的利益和需要的包容性做法打击性暴力。这一做法要求采取强有力的措施追究所有那些继续蔑视国际人道主义法、人权法和日内瓦四公约的人的责任。此外，至关重要的是，我们改变了性暴力受害者和因这种暴力而出生的儿童背负的污名。

最后，保护、预防和打击有罪不罚现象必须成为我们的口号。这是我们的集体责任和义务。必须一视同仁地适用国际法，包括国际人道主义法。我们义不容辞，有责任保护和满足受害者的需要，防止性暴力，并确保追究这些侵害行为施害者的全部责任。现在正当其时，应该投资于和平，恢复受害者的尊严，使社会重建规划工作和持久和平成为现实。

我要借此机会向安东尼奥·古特雷斯秘书长致敬，他制订了联合国防止性剥削和性虐待的新办法。秘书长的报告（A/71/818）列述了这一办法，该办法将受害者的权利和尊严列为优先事项，并呼吁制定一项零容忍政策。我们深信，这项新战略将带来变化。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柬埔寨代表发言。

Yaung Chan先生（柬埔寨）（以英语发言）：请允许我向乌拉圭表示诚挚祝贺，尤其要祝贺主席

先生你担任5月份安全理事会主席，并感谢你召开本次极其重要的会议。

我国代表团还要感谢秘书长阁下关于冲突中性暴力的报告（S/2017/249），并感谢他不懈努力改善这些国际犯罪受害者的困境。

我国代表团赞同许多代表团今天在安全理事会表达的关切。我们感到不安的是，有人利用性暴力作为战争和恐怖主义的策略。这是一种可鄙的行为。然而，这种暴力形式在全球范围内不断增加，并且有确凿证据可查。

秘书长的报告指出，有人在战略上使用性暴力恐吓民众以使其顺从，激励招募战斗人员，并且进行创收，以此作为冲突和恐怖主义影子经济的一部分。这些是国际社会无法容忍的令人不安事态发展。柬埔寨王国政府强烈谴责非国家武装团体对宗教和少数族裔特别是妇女和儿童实施的一切形式暴力和性剥削。国际社会必须密切关注被用来非人道地对待、羞辱和征服整个群体特别是妇女和儿童的这一令人不安的恐怖策略。

我们必须加强现有的关于在武装冲突中保护妇女和女童的法律文书。为此，秘书长的报告和提出建议的其他文件应以明确、准确和可核实的资料为依据，由此形成的报告使我们了解情况和采取行动，从而有助于在国家和国际一级加强法治。此外，为了打击对妇女和女孩的残害，我们必须解决冲突的根本原因。预防冲突是可持续和平和尊重人权的先决条件。由于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首要责任在于联合国，国际社会必须以全面、有目的和坚定的方式解决冲突根源。

柬埔寨王国政府一直深深致力于打击一切形式和表现的恐怖主义的扩散，并与东南亚国家联盟、联合国会员国以及联合国各机构合作，不遗余力地处理对妇女安全的威胁。为了促进全球和平与安全，我国政府积极参加了联合国维和行动。

有时令人遗憾的是，维和义务要求服役人员作出最大的牺牲。最近，正如各位所知和安理会谴

责的那样，一个联合国车队上周在中非共和国被武装分子袭击，造成四名喀麦隆维和人员和一名摩洛哥人死亡。我国总理说，非暴力应当在每个人的心中，并呼吁和平，并强烈敦促本组织考虑采取措施，确保在叙利亚冲突地区保护联合国维和人员。

最后，我想重申，柬埔寨决心保护弱势群体及其在武装冲突局势中的权利。消除对男子、妇女、男孩和女孩的性暴力需要全球联合行动。柬埔寨致力于这一努力，以结束极端团体和恐怖主义组织对人民的残害。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马尔代夫代表发言。

Zahir女士（马尔代夫）（以英语发言）：首先，我要感谢乌拉圭主席国召开这次重要和及时的公开辩论会。我还要感谢常务副秘书长阿米纳·穆罕默德和其他通报人介绍此问题方面的新情况和专注的努力。我还要感谢秘书长上个月发表的关于这一专题的年度报告（S/2017/249），它阐明了我们现在必须考虑的面临的挑战和重要性。

如秘书长的报告和今天在安全理事会发言的人士所生动描述的那样，性暴力越来越成为武装团体以受他们欺凌者为代价，寻求巩固其影响力并扩大其势力的恐怖工具箱的一部分。事实上，虽然性暴力往往与性别暴力密切相关，但其受害者包括男子和男孩以及妇女和女孩。通常情况下，那些使用性暴力作为冲突的工具的人往往不认为性别和年龄是任何障碍。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团体的情况更是如此。达伊沙之流甚至使用能够实施这种行径的前景作为其招募策略的一部分。

鉴于这一严酷现实，马尔代夫认为，联合国，特别是安全理事会应全面调整其预防、保护和恢复工作，以适应非国家、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武装团体通过性暴力造成的日益不对称的威胁。马尔代夫欢迎第2242（2015）号和第2331（2016）号决议，其中明确表示安理会承认性暴力经常被用作恐怖主义策略的事实，并为全联合国和会员国之间深化打

击性暴力的战略统筹提供了明确的出发点。它们清楚表明，遵守国际人权法规定的提供保护的义务适用于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所有各方都有义务尊重其规定。

在这方面，马尔代夫欢迎并完全赞同秘书长的建议，即安全理事会采取一切手段，确保冲突各方遵守有关保护免遭性暴力的国际法。反过来，应通过系统地监测遵守情况，执行立法和体制安排以及在发生侵害行为时将事项移交国际刑事法院，来予以加强。

虽然两种性别的人都面临虐待的很大风险，但毫无疑问，冲突中的性暴力负担一边倒地不成比例地落在妇女和女童身上。在这方面，马尔代夫回顾第1325（2000）号决议，该决议是里程碑式的指南，努力确保妇女充分介入和平参与和平与安全框架的所有要素，包括预防冲突、人道主义反应和维持和平的努力。第1325（2000）号决议还明确指出，必须确保冲突所有各方，同样包括非国家当事方，将妇女和女孩免于基于性别的暴力行为，特别是强奸和其他形式的性暴力。这项决议为我们在这方面的努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是设法加强现有机制和探索新的途径的自然起点，由此我们可以保护平民免遭性暴力的威胁。

马尔代夫还完全支持秘书长对联合国维和人员性虐待和剥削的零容忍政策，并鼓励安理会将有关妇女、和平与安全的任务列入维和特派团任务授权。本着这种精神，马尔代夫政府已承诺对所有形式的基于性别的暴力采取零容忍政策。在我们提高认识，并为保护所有妇女和女孩创造必要条件的努力中，我们还制定了禁止性骚扰和虐待以及关于性犯罪、防止家庭暴力和社会保护的法律。

2016年，我们制定了一项性别平等法案，其中载有进一步加强我国《宪法》第17（a）条的全面规定，赋予所有人权利和自由，不受任何歧视，包括种族、民族血统、性别、年龄、精神或身体残疾。

需要在地方、区域和国际各级重新启动和重振行动，以保护冲突中性暴力和基于性别暴力的受害者并向他们赋权。鉴于这种行为的残暴，如果我们要作为一个组织保持公信力，联合国及其会员国必须特别警惕，并遵守零容忍标准和对此事的最高操守。马尔代夫坚决致力于深化在这方面与国际伙伴的合作，并尽可能承诺继续提供支持，使每个妇女、男子和儿童，不论处境如何，都能有机会确定自己的未来和实现自己的愿望。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塞拉利昂代表发言。

科罗马先生（塞拉利昂）（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我要赞扬你和你的国家乌拉圭今天就与冲突中的性暴力有关的妇女与和平与安全举行公开辩论会。我还要赞扬“司法快速响应”和妇女署的倡议。

塞拉利昂高兴地再次与其它会员国一道，审议这个极为重要的议题。我们愿借此机会肯定并且感谢即将离任的副秘书长扎伊娜卜·哈瓦·班古拉女士及其团队的出色工作，他们提高了全球对冲突中性暴力问题的认识，使无声者获得话语权。我们还想对其继任帕滕女士表示支持。我国代表团期待今后与她一道工作，完成她的授权任务。

塞拉利昂与世界上所有热爱和平的国家一道，强烈谴责冲突局势下一切形式的暴力侵害妇女行为。这种威胁是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必须严肃对待。我们还坚决主张，对于冲突局势下任何侵害妇女的暴力行径的实施者，都必须追究其责任，有罪不罚的日子已经到头了。绝不能容许他们在世界上任何地方找到藏身之处。对恐怖团体、暴力极端分子以及其它非国家行为体使用性暴力之举，必须加以最强烈的谴责。只有通过全球性行动与合作，才能击败性暴力实施者。任何国家都无法单打独斗。

安理会成员可能知道，塞拉利昂经历了11年极为暴力的国内冲突，妇女遭受大量暴行。自2002年1

月枪声平息以来，我国一直在社会经济方面取得稳步进展，并且巩固和平与善治。从战争中汲取的经验教训坚定了我们奉行和平社会、优先尊重法治和妇女权利等价值观的决心。

塞拉利昂问题特别法庭的设立和后续的塞拉利昂余留事项特别法庭——该法庭现羁押着那些责任最为重大者——继续生动地表明：国际社会和塞拉利昂政府决心确保对包括冲突中性暴力在内的各种暴行追究责任。

联合国应不遗余力地投入各种资源，以识别冲突的预警迹象并预防冲突，因为妇女、女孩和儿童常常成为冲突局势下的目标。必须指出，在联合国这里进行有关冲突中性暴力的讨论时，应该给予妇女更多机会参与最高决策机构。还应该提高那些正在摆脱冲突国家的能力，特别是在预防冲突和机构的能力建设方面。必需投资于妇女的发展，以实现当今我们对全球、地区以及本国发展的渴望，这一点再怎么强调也不为过。塞拉利昂坚决支持增强妇女权能方面的各种相关文书，包括《非洲性别平等庄严宣言》和秘书长的制止暴力侵害妇女行为的运动。

塞拉利昂政府继续颁行多项冲突后政策与法律框架，旨在处理性别不平等、不尊重妇女权利以及其它影响妇女的消极的传统规范，其中极为重要的包括《性别公正法》或《三部性别问题法案》。这表明我们决心实现性别平等，增强妇女的权能。塞拉利昂继续为国际维和特派团做出微薄的贡献。我们的特遣队接受了防止冲突中性暴力方面的必要培训，其表现令人钦佩。我们期待我们的部队获得更多为人类服务的机会。

请允许我重申，塞拉利昂致力于执行各项旨在制止暴力侵害妇女和女孩行为的国际文书。我还重申，教育、增强经济权能以及改变男性和男孩对待女性和女孩的社会与文化行为方式是消除冲突中和冲突后局势下暴力侵害妇女和女孩行为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最后，除非具备行之有效、高效率、可信的国际法律机构，能够追究那些已经实施并且继续在冲突局势下对弱者和手无寸铁者、包括妇女、女孩和儿童实施恶劣犯罪者的责任，否则，制止冲突中侵害妇女和女孩性暴力的斗争就不可能取得胜利。在这方面，我国代表团继续支持国际刑事法院，它仍是当前旨在处理有罪不罚问题的最有效的国际法律机构。

我们借此机会肯定司法快速反应机制和妇女署的杰出工作，并承诺我们坚决支持和声援它们打击对冲突中性暴力的有罪不罚。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吉布提代表发言。

穆萨先生（吉布提）（以法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我国代表团愿热烈祝贺贵国担任安全理事会本月主席。我还借此机会赞扬我们今天关于冲突中性暴力被作为一种战争和恐怖主义手段问题的辩论会的概念说明（S/2017/402，附件）质量高，并且具有现实意义。秘书长的报告（S/2017/249）为我们提供了就此进行富于成果的辩论的基础。

我们还欢迎常务副秘书长阿米纳·穆罕默德女士、负责冲突中性暴力问题秘书长代理特别代表兼防止灭绝种族罪行问题特别顾问阿达马·迪昂先生所做的通报。

吉布提强烈谴责这些暴行——这些暴行的主要受害者是妇女和女孩——并呼吁冲突中各行为体严格遵守国际公认的各项人权与人道主义法原则。吉布提坚决谴责非国家行为体实施此类暴力的行径。因此，我们愿赞扬尼日利亚政府不懈努力，使82名来自Chibok镇的高中生在被博科圣地组织关押三年之后获释。我们还希望将做出各种安排，以确保她们得到必要的护理。我们呼吁尼日利亚人民及兄弟般的尼日利亚政府继续努力，找到其他迄今仍下落不明的高中女生，并向其表示我们的充分声援。

在20世纪90年代冲突中和冲突后局势中，妇女的处境不断恶化，因而产生了有关妇女与和平与安全

全议程的多项国际倡议和决议，在此推动之下，第1820（2008）号、第1888（2009）号、第1960（2010）号、第2106（2013）号以及最近的第2331（2016）号决议的通过与执行确认了国际社会当前以各种方式打击把性暴力作为战争及恐怖主义手段的决心。

无论发生强奸、人口贩运、性奴役、卖淫或是与冲突直接或间接相关的严重程度类似的任何其它形式的性暴力，受害者所受的影响再怎么强调也不为过。这些通常针对妇女和儿童所犯下的可怕罪行造成各种病症与失调，加剧先前由于移徙、被迫流离失所、战争或者生活状况长期动荡不安等各种严重弱势处境所致的其它创伤与伤痕的影响。特别是，遭受此类残酷对待的儿童在今后有可能发展破坏性行为模式，因为，正如心理学家和创伤学专家所指出的那样，处于危险中的儿童是危险的儿童。生活四分五裂，精神支离破碎——这是等待着他们的命运。由于此类战争时期侵犯行为的毁灭性和破坏性，国际社会必须作出坚决应对。

第一，国际社会必须坚定执行保护妇女的国际准则。为此，必须把在这一领域采取具体措施作为优先重点，并确保这些措施侧重预防、探查和预警。经过东道国同意，必须在实地部署更多保护妇女权利和与性别相关问题领域的专门顾问。

第二，为了提高效率，我们认为，有关受害者人数的报告是有益的，因为这有助于确定必须采取什么后续步骤来确保继续照料受害者。一系列报告都表明，引用的数字与实际数字总是相去甚远。通过突出表明消除此类暴力必须克服的障碍，这个领

域可以得到更多重视。尽管第1325（2000）号决议范围很广，仍然必须采取更多行动。自15年前通过这项决议以来，虽然取得了不容否认的进展，但妇女的领导作用和参与仍然微不足道。妇女的优先事项在和平会谈和协议中仍未得到充分反映。我们要重申第1325（2000）号决议的现实意义，这项决议蕴含不容置疑的比较优势。

最后，吉布提欢迎秘书长采取举措，以便在预防和打击联合国维和人员和工作人员犯下的性剥削和性虐待行为方面取得可见和可量化的改进。吉布提在当前的谈判中密切监测这个问题。我们完全支持大会通过的零容忍政策。不过，考虑到本组织人力财力有限，除现有机制外，应当设立两个办公室，一个倡导受害者的权利，另一个则是特别协调员办公室，以便减少和防止重复努力。加强维和行动的效力也必须成为这些战略的核心。

最后，吉布提欢迎国际社会把这个问题作为优先事项。我们也坚信，这将帮助我们在走向更人道、更和平未来的道路上迈进。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发言者名单已到末尾，我谨感谢口译员辛勤工作，和我们一起坚持到最后。

下午6时55分散会。